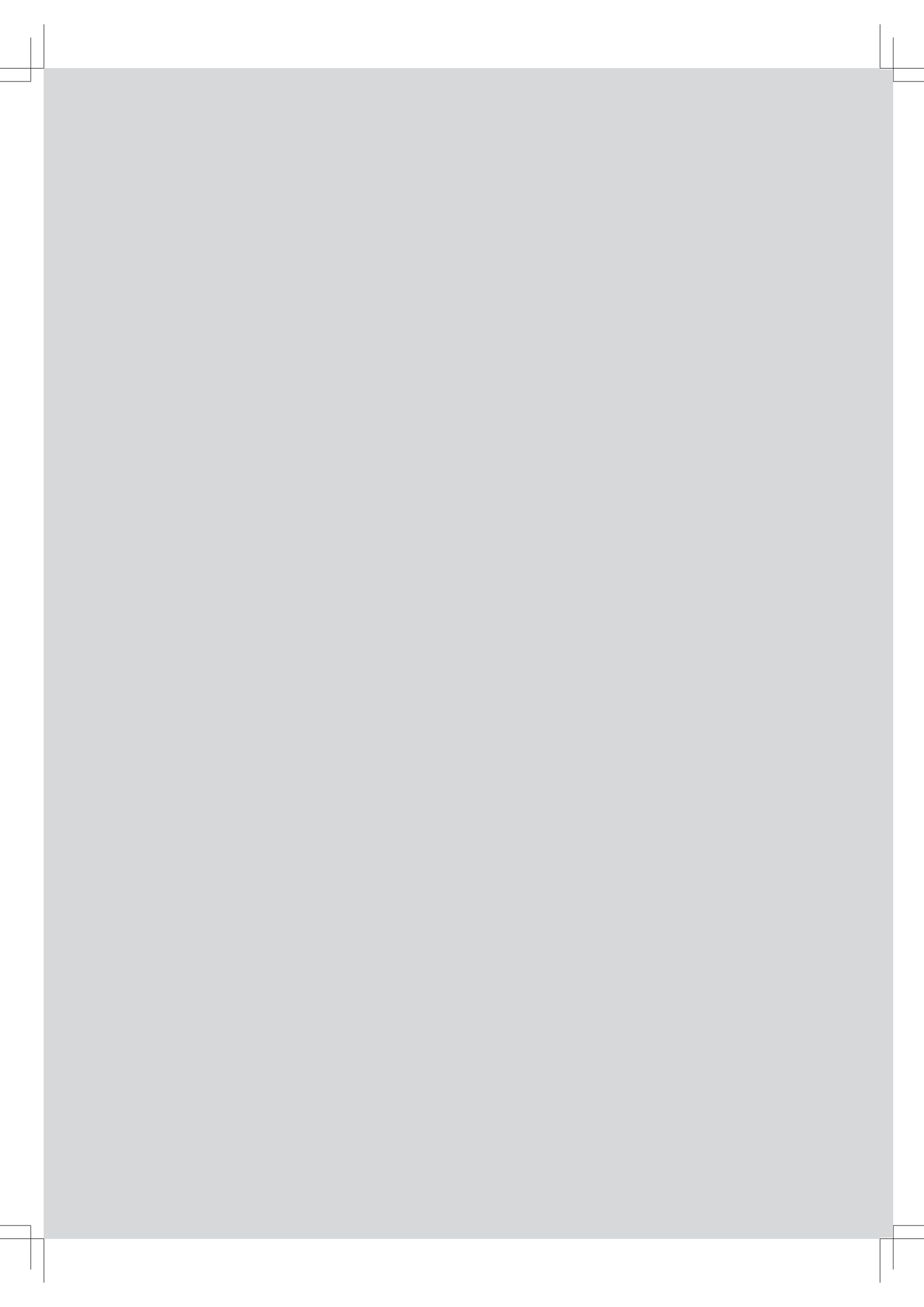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一】

徐醒民居士講述
雪明講習堂印行



觀經一 目錄

前言	一
一、略說因緣	三
二、五重玄義——釋名	一九
三、五重玄義——辯體、明宗、論用、判教	三五
四、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四九
五、爾時王舍大城·有一太子·名阿闍世·隨順調達惡友之教	六三
六、國太夫人·名韋提希·恭敬大王·澡浴清淨·以酥蜜和麩	七九
七、時阿闍世·問守門者·父王今者·猶存在耶	九五
八、時韋提希·被幽閉已·愁憂憔悴·遙向耆闍崛山	一一一
九、時韋提希·見佛世尊·自絕瓔珞·舉身投地·號泣向佛	一二五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一】

十、爾時世尊·放眉間光。其光金色·徧照十方無量世界·····	一四一
十一、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從佛口出·····	一五七
十二、爾時世尊·告韋提希·汝今知不·阿彌陀佛·去此不遠·····	一七一
十三、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	一八五
附講表·····	一九九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徐醒民居士講述 佛學弟子敬記

前言

佛法講「一切唯心造」，只要明瞭道理和方法，都可以照我們的理想造一切世界。極樂世界就是阿彌陀佛所造清淨殊勝境界。《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內容有十六觀，所以稱《十六觀經》，也稱《觀經》，是教我們修觀及持名念佛的方法。

《觀經》說：人人具有不生不滅，萬德萬能的真如實相。修心妙觀能感淨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生善滅惡，能使五逆罪滅，是大乘頓教。

《觀經》提到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一）世間善法，孝親為首。（二）出世間（戒）法，三皈為首。（三）出世間（乘）法，菩提心為首。

研究《觀經》更能知道何者是（真實）至誠心，更加深我們信心，及迴向發願心，來弘傳淨土法門。只要我們肯把一句阿彌陀佛名號，一直堅定地念下去，一定可以往生極樂世界，同時也可乘願再來，回入娑婆，廣度眾生。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一】

第一講

現在開始陪同大家一起研究《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先請大家看講表（一），（甲）略說因緣。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有因緣——萬法因緣生，佛家也是這樣，辦一場法會、講一部經，都有它的因緣。因緣要仔細講的話，時間會花的很長，這裏只是概略地說一說。

在釋迦牟尼佛說法時，一直到現在，我們娑婆世界是個什麼世界呢？是個五濁惡世。在這個世界上，無論是國內或國外，全球人類的心理，稍微仔細地往裏面研究觀察一下，就感覺到現在的人心都是污濁的，沒有一個人的心是清淨的。人與人之間，互相你爭我奪造成的現況，我們生存在這個時代有什麼自由自在的？談不上，從內心開始到外在的環境，處處都給我們加上一層一層的壓迫感，沒有真正的自由。這還不算，最根本的就是我們人，雖然這世間不好，大家還希望活得長久一點，但是沒有辦法，就算是活到一百歲或一百二十歲，最終還有一死，這就是生死問題。死了以後完了沒有？沒完，死了以後再轉世，轉到那一道？那就不敢講了，

現在這個時代大家心地這麼壞，我們心地雖然不壞，但是受到一般人影響，自自然地跟著心被染污，將來一轉世，誰有把握下輩子再到人間來？想到人間來是靠不住的，唯有必須學佛。

佛是什麼？佛是一種覺悟，世間任何學問都是不究竟的，只有佛家的學問才最究竟徹底，它能夠解決生死問題。首先我們要了解：學佛雖可以了生死，但是佛法這麼多，按照普通法門去學的話，來不及，普通法門要了生死、解脫六道輪迴，絕對不可能在我們這一生就辦得到。我們現在學普通法門，需要的時間那麼長，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我們要求當生就能解決，那就必須學淨土宗，修念佛法門。從過去到現在，我們台中許多蓮友在雪公老恩師教化之下，多少老蓮友往生，有事實的證明，只有修淨土法門才能當生成就，首先對這個法門要有信心。

我們也許都會這樣想：「我們在台中聽雪公老恩師過去幾十年來，在這裏講經說法，把普通法門講得清清楚楚，特別法門也講得清清楚楚，我們當然會有信心。」信心當然是有，可是有了信心就怕經不起考驗，什麼考驗呢？我舉一個事實供各位

做參考。在我們老師還沒有往生之前幾年，有個從外國回來的佛學家，他對帶業往生提出反對意見，他說淨土經論裏沒有這一條，帶業往生是假的。你想想看，這個說法傳布開來，可以說整個把淨土法門否定了。淨土宗能當生成就，最特別的就是帶業往生。假如不能帶業往生，那只有慢慢地把所有的罪業消掉，見思惑一層一層地斷了，什麼時候才能斷盡？修小乘法，從初果到四果，天上人間來回這樣修，需要七番生死；大乘佛法，成佛要更久遠了，從斷見惑至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這是普通法門。在現在這個時代，修普通法門沒有一個人能夠當生成就的，如照他的說法，那糟了，整個特別法門沒有了。

幸虧我們老師用了好幾年時間把這種邪說破除了，使我們台中的蓮友們信心穩定，不相信他那種說法。他是主張消業往生，不是帶業往生。消業是把無始以來所造的罪業，一層一層地消，消完了才往生，這個理是說不通的。我們老師引經文的理論、引歷代祖師的理論，把這邪說駁斥掉，他老人家太慈悲了，大家心裏穩定了，他老人家才往生。假使說，我們遇到這種情況，沒有老師在世給我們說明，堅定我

們的信心，破除邪說，我們的信心靠不住，人家是從國外來的，還領導一個小組，專門從淨土經典查經文，然後才發布這個學說，你想想看，我們經過老師這樣一說才穩定，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

我們老恩師往生到現在已經很多年了，這麼多年以來，我們想想看，眼光不要只放在台中地區，我們看看外面的情況：世間學問一天一天各種邪說多得很，佛家的呢？各宗有各宗的講法。我們要是現在聽聽這個，過些時候又聽聽那個；聽禪宗，有禪宗的方法，研究教理，也有研究的說法，密宗更有密宗的說法。各宗有各宗的修行方法，每一宗講出來，他們的理論跟他們的方法都好，都是成就很快，但我們一聽都好，我們究竟怎麼辦呢？尤其現在有些人講：「你不要等到命終往生，我現在教你馬上就有很好的效果，我顯示出來給你看。」我們想想看：遇到這類講法，我們對念佛法門的信心，會不會動搖呢？這是一層。再看人為的問題：很多修道人做事情、人與人之間相處，各方面有些不如法的地方，也會影響我們修道的信心。種種的這些現象，在我們老恩師離開娑婆世界之後，再看看外面這些情況，我們感

覺到信心還要再加強再堅定。

剛才所舉的例子，比如說有人講：「馬上就拿出成果給各位看一看。」這點我還要解釋一下。講那種話的人不是純正的佛家，純正佛家無論那一宗，都是規規矩矩地說，不會那樣說法，凡是那樣的說法，與經不相合，那不是純粹的佛法，不曉得是那裏的，我們說不上來，這個我們要了解。再呢，我們知道信心是要有，信心怎樣建立？建立之後還要往下生根，生了根還要有力量，所以有五根、五力，這都是必須要的，要使信心能夠有很深的根，也有很大的力量，這要靠什麼呢？靠明瞭佛理；不明瞭佛理，沒有力量，沒有根的。

理從那兒來的呢？普通法門的佛理當然要了解，也要特別了解淨土宗的理，淨土宗講的理和普通法門的理，基本上沒有不同，都是要把我們本有的本性能夠顯出來——這是真我。真我沒有生死，沒有一切虛假的現象；真正的我，是最大的自由自在，一切佛理都教我們把真我顯出來。淨土宗除此以外，它有特別的方法，就拿淨土三經來講，一部是大阿彌陀經，也就是《佛說無量壽經》，這部經講阿彌陀佛因

地如何發願，然後如何修行，最後告訴我們，要往生到極樂世界怎樣修法：要做種種的服務、修種種的福報。一部是《佛說阿彌陀經》——小本彌陀經，方法是持名念佛。再下來是我們現在要開始研究的這一部《觀經》，《觀經》教我們用修觀的方法，它最後也有持名的方法，講得非常完全，從最上等根器修觀，到最後講持名，全部都有，這是方法方面。

如果講到淨土三經的理論，只有在《觀經》，這部經講什麼呢？一切大乘佛法講的理，都是講「一切唯心造」，任何一個法門、一個法，都是我們眾生自心造出來的，我們凡夫迷惑顛倒，造成的世界是現在的五濁惡世——是生生滅滅、生死不斷的世界，這是凡夫造的世界。明瞭自己心性之後，我們可以造世界，造的什麼世界？阿彌陀佛造西方極樂世界，我們同樣可以造，要明瞭這個理，只要我們的心明瞭方法、明瞭道理，都可以按照我們的理想造一切的世界，我們了生死成佛，都憑這個理論。無論那一宗，就是禪宗講到最高處，也是這個大原則。華嚴宗——以《華嚴經》為主，它有一首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這

是《華嚴經》裏講的，再高也沒有了，但是這部《觀經》所講的理，與這個理完全一致，後面講到經文自然就知道。所以講到普通法門，禪宗、密宗、唯識、天台、華嚴，無論那一宗的理，都超不出《觀經》的理論。

明瞭理論，再加上特殊方法，懂了之後，我們的信心的確是堅定了。剛才舉的例子——馬上拿出成果，是不懂佛法的人所講的，當然不值得我們理會；就是真正佛家各宗講的理論，我們要分得清清楚楚的，任何一宗的理論、任何一宗的方法，都是在我們講的理論、方法範圍之內。理論了解之後，對於我們修持名念佛這個法，任何一種力量也不能把我們拉回去，讓我們退轉。這就是我們要開始研究這部經的重要因緣，了解這個理，信心就堅定了；信心堅定之後，願力才強，才能發願，然後再持名，修的方法才不會退轉，三資糧——信、願、行堅定，往生才能靠得住。

我們具備信心以後，自己在修道中，可說是有把握了。有把握之後，要了解淨土宗是大乘佛法，除了自己得到好處還不夠，還要讓所有的天下人，甚至所有眾生，都得到好處。所以第二條要跟各位說：要弘傳淨法——我們要把淨土法門弘揚出去。

弘揚淨土法門，理當然重要，這部《觀經》裏面講的理，剛才講得非常透徹，我們明瞭了理，不但剛才講的，外面的邪知邪見也影響不了我們，更可進一步地根據這個理論傳布，我們要轉變世間現在的現況，就要用淨法弘傳；弘傳淨法，必得要懂得這裏面所講的理論。

弘傳淨土法門，意義非常廣泛，就以「了生死」這方面來說，凡是修道的人，他要是決心要在這一生了生死的話，我們傳這個法門，當下他就得到好處。至於現在還沒有接觸佛法的人，我們傳這個法門，他根據淨土法門的學理，再看世間所有的學問，科學也好、哲學也好，一切學問都能看得通，為什麼呢？因為世間無論那一種學問、那一門最高的哲學，講到最究竟的時候，也沒有講得這麼透徹。所以你了解這個法的時候，把世間所有古今的學說都能掌握了，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也可以破除世間一切邪說，對於世間人心，都有轉變的能力，都能讓他們從學說上了解什麼是好的學術、什麼是不好的學術，都能夠加以說明，予以轉變。我們看現在世界上的一切學說，都是讓我們眾生往名上去追求、往利上去追求，增加人貪求

的心理，都是爭權奪利，沒有一種學問讓你儘量把名利推出去，讓給人家——教你不要貪，現在世間的學說沒有這種思想。

你要是跟著現代世間這種學說思想走的話，只有一天一天地墮落，絕對沒有好處。雖然眼前跟一般人爭取，自己還有點能力爭得過人家，可以把錢財爭取過來、權力也爭取過來，但是那太有限、太微少了，就算你爭取到在美國做大總統吧，那又怎麼樣呢？做了幾年，就不能再做了；進一步說，就算你能一直做下去，就像古時候的大皇帝一樣，做到終身為止，還有一死，死了之後什麼都完了，造了一身罪業，有什麼意思，所以這樣一想，世間的學說，你看它的底細是什麼？它鼓勵人家，讓人家去求的是什麼東西？無非是往生死裏去鑽，往三途去奔跑。所以我們傳淨土法門的理論方法，讓人家心理慢慢轉變，對所有的人都有好處。

按照佛法來講，有別業、有共業；造的業有善業、有惡業。我們個人造的是別業——個別的善惡業，社會人羣共同造的、全世界人所共同造的業力，是共業。今天的共業，大家想想看，這個共業都是往地獄、畜生、餓鬼道裏面跑；造了業就有力

量，我們不跟它走都不行。所謂「業」是一種習慣，我們做一件事情，第一次不習慣，第二次就習慣了。就拿做小偷來講，第一次偷人家的東西，心裏砰砰地跳，感覺非常勉強，深怕被人家發現而被抓到。第二次就放心了，心裏篤定，不會那樣不安。偷到第三次，偷的時候主人在場，他明目張膽地偷，主人問他為什麼拿東西，這時候他不是偷了，由偷變成搶，他已經不在乎了。習慣是一步一步養成的，養成之後，自己想轉變也轉變不過來。眾生所以到三途裏，是業力造成的力量，自然拉著他到三途裏去。我們要讓現在一般人了解這個道理，知道業力厲害，讓他們趕快改變業力，個人改變個人的別業，大家的別業都能夠改變，就是共業改變。所以我們這個法門弘傳出去，一方面對於修道的人有好處，再就是對一般的社會人心也有好處。由於心理改變，進一步對佛法也能夠聽得進去。如果心理上沒有這一層改變，認為世間講求的爭權奪利是對的，講求物質享受是對的，你跟他講佛法，他就聽不進去，就挽救不過來。他首先要認為爭權奪利是不對的，有這麼一個認識，然後再跟他講佛法，他就聽得進去了——他心理能夠接受，一接受，馬上就直接可以修了生死的大法，當生就能了生死。所以第二個因緣要弘傳淨法，要把這個法門弘傳出去，

對於修道的人、不修道的人，都有不可思議的功德，這是我們講這一部經，大家一齊要有這個認識，這是第二個因緣。

講到第三條——終無障礙。我們現在對信、願、行需要做到不退，再儘量盡個人力量，把這個法門向外面弘揚，這是度化眾生。將來臨命終的時候，那個人沒有命終呢？不學佛的人、不學特別法門的人，到臨命終時，那就苦，前路茫茫不知到那裏去——到生死關頭何去何從？他感覺茫然。但是修特別法門，最重要的——了解理，平常自己修養有素，再拿這個理論勸化人家，有了這些功德，自然就沒有障礙，到臨命終了的時候，福德有了，智慧的理论也看得清清楚楚的，絕對沒有障礙。

臨命終時，障礙從那兒來？就是理路不清楚——不明理的關係。不明理平常顯不出來，到了生死關頭時，心裏又恐慌又疑惑，再加上平常也沒什麼工夫，這下糟了，到了這時候，誰也沒辦法幫忙，就算是有人在旁助念，要知道「助」是幫助，還得靠自己作主，自己能夠作得了主，別人在旁邊助念才能幫助你一分力量。假如自己不能作主，別人在旁助念，要知道有很多人平常念佛，後來到壽命終了前，身體有

病，叫他念佛卻不肯念了，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不懂理，也就是障礙來了。無始以來的習氣（就是我們老師在世時講的，人到快死的時候，從八識田中出來的那些生死種子），就跟搖彩一樣，搖來搖去，究竟那個先出來？那時候心裏比什麼都煩躁，那是最緊要的關頭，所以我們能夠研究這部經，懂得這個理、懂得這些方法，事與理分得清清楚楚的，加上平常我們自己這樣做，也勸人家這樣做，有慧有福，到臨命終的時候，不會有那種現象，一定能夠正念分明——能夠一心不亂，這就是終無障礙，這是我們講這部經的第三個因緣。

以上把我們要研究這部經的因緣說過去了。下面第二大項是五重玄義。

在我們中國講佛經、注解佛經，一是華嚴宗的學派，在經文前，把經文裏面最重要的要點，分出十條來說，叫十玄門。二是天台宗，研究《法華經》的時候，把經文中最重要的意思提出來，分成五條來說，叫做五重玄義。歷代高僧以及在家居士講經，不外乎這兩大項，也有的不採用這兩大項，就看個人怎麼做法，只在經文前面講大意也可以。

今天我們是按照天台宗的五重玄義，跟大家做個簡單介紹，不能詳細地說。這一部《觀經》有天台宗智者大師的注解，到了宋朝的時候，有位知禮大師作《妙宗鈔》，注解智者大師的注，這就是所謂《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的《妙宗鈔》。《妙宗鈔》的五重玄義，要是按照書裏面講，起碼要講好幾個月，才能講到概略的情形，我們道場不能那樣講法，我們頂多一兩次就把它介紹過去，然後接著開始講經文。

五重玄義——五重就是分成五門，也就是五條；玄義就是很深奧的義理，指就經文中很深的道理，先提出五條來介紹。現在就開始看五重玄義：

五重玄義第一重，也就是第一條——「釋名」，釋是解釋，名是指這部經的名稱。首先解釋這部經的題目——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按照一般的講法，經題有特別的題目、有普通的題目。普通的題目就是「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這個「經」字。無論那一部經都有「經」這個字，譬如說：《華嚴經》、《楞嚴經》、《法華經》都有「經」字，這是共通的名字。別，是特別，單指這部經的名字。

這部經的名稱有「佛說觀無量壽佛經」這幾個字。先講「佛」字，佛也有通、

別兩個意義。通——就共同的來講，「佛」字，印度文是佛陀耶，簡稱「佛」，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做覺。什麼叫佛？佛就是覺者，這是通。別——特別指釋迦牟尼佛。佛說——是釋迦牟尼佛說了這個法門、這部經。「佛」字有通、別這兩層意思。

我們看通這方面的意義：「覺」的意思，凡是成了佛，都是覺，不覺不能成佛，釋迦牟尼佛是覺，阿彌陀佛是覺，東方藥師佛是覺，任何一尊佛都是覺。什麼叫做覺？我們現在都沒成佛，我們都是凡夫，都是不覺。大家都不覺，又怎麼知道覺的意思呢？所以佛說法很善巧，有很多方便，他要讓我們不覺的凡夫，能夠了解覺的意義，就拿對比的方法讓我們了解，還分層次讓我們了解。

第一個「覺」是「自覺」，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自覺，現在大家不要認為我們都懂得自覺，要知道各位懂得自覺，是聽我們老師講經，聽了幾十年，才知道什麼叫做自覺。假設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經，沒有接觸佛法，一下子講覺，什麼叫做覺？也許還以為睡覺睡醒，就叫做覺，那就差得太遠了，自覺的「覺」，指的是什麼？先拿世間迷惑顛倒的凡夫來講，我們世間上的凡夫，不管是讀過書的人，或不讀書

的人，都是不覺。讀書的人不管他讀多少書，就是世界上的大科學家像愛因斯坦，或現在的物理學家，拿了諾貝爾獎的那些科學博士、哲學博士，都是迷惑顛倒，他不懂得「覺」。得意政壇的政治家，他勝過所有的人，得到最高的位置，競選成功，他還是迷惑顛倒——不覺。為什麼呢？那些大學問家、大事業家，都把世間的錢財、名利、金錢、地位當作是實實在在的，執著地認為是真實，一點都不假，這就是不覺。佛法講世間法，萬法都是因緣，因緣隨時在變動，隨生隨滅的，這一點我們凡夫眾生誰能覺悟？你要是覺悟的話，絕對不會跟人家爭名奪利了。就是修道的人，他放不下，還是不自覺。為什麼放不下呢？放不下名、放不利，自己還是不自覺。自覺是什麼呢？把世間的知見整個轉過來，迷惑顛倒整個破除掉，再不是凡夫的知見。這自覺是專門對凡夫來講的，凡夫完全不覺，佛是自覺，自覺覺什麼呢？覺悟世間的一切法都是生生滅滅，沒有一法是真實的，不執著那些假法，往自己內心、往自性上去求，然後不執著假法，真法就顯出來了，自己覺了，這叫自覺。覺什麼呢？覺悟自己有真如本性，自覺就是看清楚一切，這是所有凡夫辦不到的，辦不到就不了解「覺」的意義，只有從不覺顯示自覺，這是第一層。佛——自覺，自覺是對

凡夫說的。

再來「覺他」，自覺之後還要勸化一般人，叫做度眾生，這是對二乘講的，學小乘的人不肯度眾生，「覺他」使所有的人都能夠覺悟。自覺覺他做得非常圓滿，行得非常徹底，到最後成了佛，叫「覺行圓滿」。覺行圓滿就是自覺、覺他，這兩者都做得非常圓滿，那個時候就成佛了，凡是一切成佛的，都具備這三個意義，釋迦牟尼佛就具備這三個意義。今天把「佛」這個字說清楚了。再簡單地說一說，「自覺」不同於凡夫，是對凡夫說的；「覺他」是不同於二乘；「覺行圓滿」不同於一切菩薩，說到這三個意義就好。

第二講

「說」字，一般是講我們說話；但是佛說這部經的「說」，在這裏要解釋一下：古代祖師解釋這個「說」字叫做「悅所懷」。什麼叫做悅所懷？悅就是喜悅，心裏很歡喜，歡喜什麼呢？所懷，佛把懷在心裏的話說出來很歡喜。懷在心裏什麼話呢？就是這部經裏面的道理以及修持的方法，對眾生有非常重要的好處。雖然是對眾生有非常重要的好處，但是因緣不到時，沒有辦法說；一定要因緣具備了，才可以說出來，拿現在好懂的話來講，比如在外面辦一場演講，也要若干條件，條件具備了，演講才能辦得成功；條件不具備，沒辦法演講。一般的講學或演講還要條件，佛法這種重要的法門，種種的條件不具備的話，佛沒辦法說。所以佛講這部經的時候，就是各種因緣都成熟了，這才能夠講。佛心裏非常慈悲的，他能夠把這種法門說出來，讓所有聽的人都能得到好處，佛的心裏就非常高興。根據這個意義解釋這個「說」字，所以叫做悅所懷——佛的心裏非常高興，高興這個法門能夠說得出來，讓聽的人都能得到好處，這是「說」的意思。

接著看「觀」字，觀在這裏特別重要，因為這部經叫做《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裏面的內容有十六種觀，所以也叫做《十六觀經》，再簡單地說，也叫《觀經》，因此這個「觀」字就重要了。這裏先把什麼叫做「觀」說一說。所謂「觀」，照字面的意思就是觀察。我們對於某種事情加以觀察，就叫觀；除了觀察之外，還要用心思，想像你所觀察的事物，這也叫做觀，叫做「觀察想像」。再具體地說，你觀察的是什麼？想像的又是什麼？下面就說以心緣之，什麼叫「以心緣之」？「以心」就是說修觀法的人用自己的心，「緣」就是接觸，用佛家名詞就是攀緣，普通話就是接觸，「之」就是代表你所觀的境界，比如說觀佛、觀阿彌陀佛，就拿我們的心接觸到阿彌陀佛，就放在阿彌陀佛上面，叫「以心緣之」，這就「觀」這個字的意思來解釋。

至於觀的方法就是括弧內所寫的兩句話「一心三觀、三智實在一心中得。」這都是天台宗佛學的理论，非常重要，講起來也非常難懂，雖是天台宗的方法難懂，《觀經》有一部重要的注解，那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師的注解，是用天台宗的學理解

釋的。不過在這裏要說明的是：純粹天台宗的止觀法門是普通法門；用止觀的方法來解釋淨土宗的《觀經》，學理雖然還是一樣，但是用功的方法就不一樣；這是要分別的。用功的方法有什麼不一樣呢？天台宗也講一心三觀，但是純粹天台宗講三觀，完全用自己的力量（自力）斷見思惑、斷塵沙惑、斷根本無明，一層一層地用止觀法門來斷惑。我們淨土宗在《觀經》裏，講一心三觀的理，還是一樣的，但是用出來的觀有對象，就是裏面有十六種觀的對象，那就跟天台宗的一心三觀不同了，這是特別的法門。

再跟大家介紹什麼叫做一心三觀，在講一心三觀之前，先要解釋次第三觀。什麼叫次第三觀？就是我們做任何事情或者研究任何學問，都要一步一步有次第的，你不經過那種次第研究的話，就研究不好。講觀也是一樣，先不明瞭次第三觀，一心三觀就不懂，現在我就先跟各位說明什麼叫做次第三觀。

次第三觀，第一步就是先修空觀。怎樣修空觀呢？我們凡夫都是執著得厲害，把我們自己的身體，身體以外，一切眼所見到的東西、耳所聽的聲音，一切的一切，

以至於山河大地，我們都執著，把這些東西都當做實實在在的，執著為實有。比如地球，誰都認為地球是實在的東西，我們的身體也是很實在的身體，這個人生是非常現實的，我們在社會上從小到老，從小時候入學到將來學問成就了，在社會上做事情，獲得的錢財、名聲、權位，這些東西，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把它當做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如果有人說這是假東西——不實在的，大家都反對：明明很現實，怎麼是假東西？不承認是假的，認為這些都是實在的，這是凡夫的知見。凡夫就是有生死的，生生死死的，這是凡夫。把這些東西「執著」不肯放，當作是真東西，就是以假當真。以假當真，真正的東西就得不到，就拿我們人身來講，把人身當作真我，另外的真如本性，真正的真我——大我，就迷惑了，自己不了解，以假當真，真我就迷惑，得不到受用，這是凡夫。要作空觀的時候就要把這些假東西都看破，要承認這些都是假東西，然後所有假東西你才能看得空；一切假都空了之後，真的就顯出來，假我放棄了，真我才顯出來。空觀重要的原則是這樣。

要把一切假法都看空，這不簡單，要先從學理上去分析：一個簡單學理，也是

很重要的學理，就是佛經裏講的「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一切的法都是因緣和合才有的現象。就拿我們人的身體來講，我們的身體也不是憑空就有的，我們到人間來，當然有我們原來的第八識——普通講靈魂。靈魂到人間來，來的時候，只是個靈魂，沒有身體，要投胎，投母親的胎，藉著父母的緣，加上自己的靈魂為因，有因有緣，然後才在母親胎內逐漸形成一個嬰兒。嬰兒在母體裏面吸收種種的營養（還是因緣），慢慢長成，然後再出世。出世以後那麼一點點大，自己沒有生活的能力，要靠父母撫養，再逐漸養大。大了之後還要受教育，才有辨別事理的能力。再說這個身體，還要繼續靠外面喝的水、吃的東西，每天都要補充，沒有飲食補充的話，我們身體就不能存在。可見這個身體、這個生命是假東西，是因緣和合的，任何一個緣變動了，我們這個身體，輕微的就生病了，嚴重的就要死亡。從因緣看，因緣隨時在變，我們的身體在物質的部分：水分、暖氣、吃的食物飯菜，這些東西吸收到我們的身體內，有各種鈣質補充骨頭的成分，隨時在補充，任何一個元素缺少了，身體就有問題，可見這身體隨時在變動，這都是假法。

相對地，「真我」是什麼呢？真我不是這樣，真我是不變的，真我是真如本性，在後面講辯體時，實相就是真我。實相就是永恆地沒有變化，假我在變，我們自己不覺察到，一分一秒，任何短短的一彈指那麼短暫，身體都在變化，凡夫一直變到死亡為止，死亡以後還是要變。真我呢？沒有死，不生不滅永恆存在，所以有死有生，這就是變。變化——有生有死就是一種苦惱、一種痛苦，我們身體有任何病痛的時候，痛苦不痛苦呢？很痛苦，我們跟家人分離，痛苦不痛苦呢？這也是一種痛苦。真我沒有這些變化，真我的真如本性永久不變，永久存在的，從這一方面去看，凡是變化不停，有因緣合在一起，而且時時刻刻在變化，生滅不停的，都是假法。不只身體是這樣，身體以外大家認為最實在的大地，也是這樣。大地跟我們的身體一樣有生命，研究科學的人就知道，地球在最早期，多少億年前是什麼樣的狀況，到了後來，慢慢的地球上才有了生物，慢慢地再有動物，我們高等的動物——人，那是在非常晚期才有，地球將來到老年期又是一種狀況。現在地球還是在變化，包括大氣層，我們人為的因素，把臭氧層破壞了，破壞後的結果，氣候就不平均，或者是很久不下雨，就是旱災了；或是有雨了，不下雨則已，一下雨就集中在一起，下了

很多很多又變成水災了，這都是地球在變化。在中國古代堯舜時代風調雨順，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它隨時在變，這是在氣流大氣層這方面。再就是地球本身有火山，譬如日本有火山爆發，菲律賓也有火山爆發，火山為什麼爆發呢？地球本身就在變，它在運動的時候，岩漿從火山口冒出來了；還有山崩、地震，這都是在變動。它為什麼變動？地球本身在轉變的時候，稍微受外面的干擾，本身角度變得不那麼自然，變動的速度大一點，或者快一點，角度稍微不那麼順，本身就變了，所以佛經講：「萬法無常」。國家的土地（版圖），國家有疆界——這是我的國家，那是他的國家，劃分得清清楚楚的，這都是假設的。佛經講「國土危脆」，任何一個國家的土地都是非常危險，也是非常脆弱的，不是堅固得牢不可破的，都是暫時維持現狀而已，這都是因緣法。緣有很多種，任何一個緣一變動，牽涉到整體都會變動，所以這一層要了解。了解了這一層，我們不要執著——不要把因緣所生的這些事物當作真實，不執著，我們就不會被假法困擾，我們眼睛的智慧就開發出來，就是觀空——把一切假法就看空了。看空之後才得了真相，真正的我才見到了；見到真我，才有真正的大智慧顯示出來，那樣才能了生死。這是作空觀的時候必須要了解的理。

我們念佛，為什麼要了解這個理？我們不是常常說：念佛用功用不上，平常還可以慢慢念，一遇到有不高興的事情，或者遇到很高興的事情，佛號就念不下去了，這就是不了解因緣法。高興，你為什麼高興？或者是發了一筆大財，或者升了官，這就高興了？不了解「財」也是假東西，升官的「官位」更是假東西，不值得高興，不明瞭這是假東西，一高興連佛號都念不下去了，被假法把我們帶走了。再說煩惱來的時候，心裏苦悶，無非是錢財被人家騙走了——破了財，或者是丟了官位——權位不保，這都是煩惱來了。只要了解那些東西不值得為它煩惱，我們就不會受它困擾；不受它困擾，佛號就不受影響，就可以念下去。所以了解這個理是很重要的，這是在作空觀必得要了解的道理。

空觀——把一切假法看穿看空了，不執著假法，就開智慧了，開什麼智慧呢？就是把見思惑斷掉了；斷了見思惑開的是一切智。就像羅漢證到羅漢果，他證到的就是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世間任何假東西（因緣和合的東西）引誘不了他，他一看就看穿了，絕不會受它的困擾，這種智慧開發出來，叫做一切智，這就是空觀成就的

智慧。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到那種程度，但是了解理很重要，要知道現在是末法時期，尤其在現代，外面邪知邪見的人多得很，他們在外面演講，有多少人在聽，他們實在沒有什麼神通，但假裝有神通，所以欺騙了很多人，他們也說他們說的是佛法。我們了解理就不會受欺騙，你說你有什麼神通？佛家的神通，釋迦牟尼佛告訴大弟子們，真正有了神通也不准向外面顯示，顯神通，佛是絕對禁止——不許可的，神通不可靠。別說那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是外道的神通，不是佛家真正的神通，靠不住。明瞭這個道理，神通除了漏盡通（斷了煩惱才是漏盡通，才是佛家的）以外，其餘的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神足通、他心通，都是不可靠的。印度的外道也有神通，現在有很多人說，他從國外學來神通，不要聽他的，我們要學的是漏盡通，漏盡通是什麼呢？是不受外界一切的引誘，時時刻刻要學習怎麼樣把我們的煩惱一天一天地減輕，不要被煩惱困擾我們。別說神通，就算是天上二十八層天，我們了解這個理，也不受誘惑。小乘證到羅漢果，他也不到天上去，所以了解這個理，我們的心能夠定下來，念佛的信心堅定了，不管現在外面人家怎麼講，你一聽，了解他講的是什麼東西，馬上就辨別出來他是正是邪，他若是邪魔外道，我們絕對不會

受他的欺騙，所以了解這個理特別重要。

空觀成就後證到一切智，自己生死已了。佛法以慈悲為懷，我們自己已了生死，還有那麼多的眾生在六道中輪迴，所以要度眾生，不度眾生是沒有慈悲心，是不對的。要度眾生就要修假觀，我們前面講：修空觀的時候要了解假法，不要執著假法。但是要度眾生的時候還要修假觀，再從空觀裏面出來，還要了解世間萬事萬物，雖然是假，也都是因緣。要了解這是什麼因？什麼緣？了解任何事物是怎麼形成的？它將來怎麼滅？這些你統統都要知道。世間的學問及佛經所講的道理，你統統要明瞭，雖然這都是因緣法，是假的，但是你要學，這樣做，用這個工夫就是修假觀。

假觀，就是在佛法的觀念裏明明只是一個名詞——是假的，比如說我，明明這個我是假的，但是為什麼還要講我呢？雖然是假的，但是在說話或寫文章時，你不用這個我還是不行，不用我，你話都說不出去了，沒辦法和人家交換意見，假相的名詞，還是要用的。人我各種名相都要了解，世間的哲學、科學、文學種種學說，佛家的三藏學理都要了解，這些學問不了解，就沒有辦法度化眾生，所以為了度眾生

要修假觀。修假觀要破除塵沙惑，我們迷惑顛倒，才不了解世間的因緣法，比如：地球怎麼來的？將來怎麼變？變了以後，結果怎樣？我們都不知道，必得要專門研究地球科學的人才知道。他們雖然知道，但也不究竟，所以必得用佛法來研究，研究地球成、住、壞、空的道理，一層一層的，明瞭一個道理，見解上的迷惑就去了。一分。惑有多少呢？就像塵沙那麼多——修假觀就是去塵沙惑。所以空觀成就了，再接著要修假觀，來學著度化眾生。假觀修成功了，他證到的智慧是什麼呢？是道種智，道種智就是菩薩所得的智慧，世間一切學問他都懂得，他度眾生，任何眾生是什麼根器，懂得什麼學問，他就運用什麼學問來引導他學佛，這就是道種智。

假觀修成功了，既懂得空，又懂得假，然後學中觀。中觀就是中道，把「空、假」這兩者融合起來，就是不住空、不住假，兩者都能運用，這是中觀。修中觀所證的果，就是一切種智，一切種智包括了空觀、假觀——空觀所得的一切智及假觀所得的道種智。前面空觀所得的一切智不徹底，假觀所得的道種智也不徹底，中觀所證的一切種智是最徹底的，叫做一切種智。

前面講的次第第三觀，就是先修空觀，然後修假觀，假觀修成了，再修中觀。一步一步有次第的，了解次第第三觀之後，現在就請各位看一心三觀。

什麼叫一心三觀？就是一下手，空、假、中三觀在一次用工夫，一心就具備空、假、中三觀，不必經過一步一步的，最圓融、最快的就叫一心三觀。用一心三觀所證的智叫三智，三智就是前面講的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三智實實在在，就在一心三觀中同時得三智，叫一心三觀。「一心三觀」我們的程度還早得很，「空觀」我們現在對世間還放不下，空觀做不到，何況是假觀、中觀，現在講一心三觀，我們是沒有辦法做到，不過說一說，了解理而已。所謂一心三觀，剛才講的，三觀在一次當中做，怎麼做法呢？比如入空觀的時候，只要一提起空觀，假觀、中觀都包括在空觀當中，一空一切空。要是提起假觀，空觀也好、中觀也好，一切都是假觀，都圓融在假觀之中。要是提起中觀，空觀也好、假觀也好，也是圓融在中觀之中。這就是古代祖師所講：「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這就是一心三觀。

了解這個「觀」字，知道「次第第三觀」、「一心三觀」，這都是用觀的方法，後

面經文裏講到十六觀，無論做那一觀，都離不開三觀的方法。

再說「無量壽佛」，在印度（古時講天竺）文的名稱叫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做無量壽佛。這部《觀經》裏就把無量壽佛當做觀的對象。我們用功修觀的人，叫做能觀，我們的心能觀察觀想，叫做能觀。我們所觀的對象呢？就是無量壽佛，無量壽佛就是所觀的境界。以無量壽佛做為所觀的對象、境界，就不是普通法門。前面所講的一心三觀、次第三觀是天台宗的觀法，這部經以無量壽佛——阿彌陀佛，來作所觀的境界，就是特殊法門。普通法門是用自己的力量，把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一層一層地破，一個一個地破，全部觀盡了，那才成功。這個特殊法門呢？有一個對象可以模仿，觀成功非常快，能夠幫助我們的心容易定，有一個模範在，根據模範觀想模仿非常快，普通法門沒有模仿的對象，等於我們寫字、畫畫，寫字先要有字帖才能模仿，畫畫也要先模仿人家怎麼畫法，才學得快。沒有一個模仿對象，一開始你自己畫吧，畫到什麼時候才畫得好？效果太慢，我們這裏講《觀經》，就是觀無量壽佛，無量壽佛就是我們所觀的境，我們心裏以心緣

之，我們的心就是放在阿彌陀佛上面。接觸阿彌陀佛，心與阿彌陀佛不要離開，心就放在佛上面，我們的見思惑、塵沙惑，不必刻意斷，自自然然地你的心跟佛連在一起——心就是佛，不可思議，妙就在這裏。經的別題，就是這部經的特別題目「佛說觀無量壽佛」說完了。

再把佛經取名的學理解釋一下：一切佛經取名有七種方法，比如以人名是一種、以法名是一種、以比喻是一種，那就三種了；再加上人與法、法與比喻、人與比喻，又是三種，合起來六種了；再將人、法、喻全部合在一起為一種，共有七種。簡單地說，這部經「佛」——釋迦牟尼佛以及「無量壽佛」這兩者都是人的名字，「觀」這個字是法，以人與法兩者合起來，定出這部經的名稱。

通題就是一切佛經的「經」字，比如《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不論佛講的那一部經，都有這個「經」字，就是普通的題目。經在我們中國，儒家有五經、十三經，也叫經，這是中國字的意思；在印度文（梵文）叫做「修多羅」，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契經」。所謂契經，契是很契合，怎麼契合呢？任何一部佛經，都是一方面契

合佛講的真理，再呢？就是契合眾生的根機。眾生是什麼根機？是什麼心理？這部經說出來，特別合乎眾生心理的要求，聽了非常高興，這就是契經；就是一方面契佛理，一方面契眾生的根機，這叫做經，也叫做契經。

這部經的題目說完了，各位想想看，一部經的題目，都花了一個多小時才講完，為什麼呢？要了解佛家的學問，一切的佛經不是那麼簡單，不像一般人寫一篇文章或寫一本書，隨便安上一個題目就好了，那有那麼簡單，佛家一部佛經的題目，就包含經裏面的內容、大要。現在一般人講科學，你研究任何科學，與佛經一比，都是小巫見大巫，現代一般人研究的科學，那真是佛經裏邊微小的一部分，所以要了解：必得要對佛經有這一分認識——這裏面的學問不簡單，不可以認為很簡單，然後我們研究經的時候，才會誠誠懇懇恭恭敬敬地往裏面求，這才有所得。假使我們認為這很簡單，一看就明瞭，有這個心理，就算從頭到尾每個字都認識，也都看了，還是一無所得，佛法就妙在這裏。所以印光大師講：「佛法要在恭敬中求」，你不求則已，要求就是要恭恭敬敬地求。題目是這樣，裏面的經文，每一個字、每一句，

都不簡單。現在在外面冒充的邪魔外道也講佛法，你叫他講講題目，經文裏面的任何一個字叫他來講講看，一講就講到心外之法，講到神鬼上面去，不是那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研究，必得要把這個道理明白，特別是現在這個時代，邪魔外道多得很，我們才不會受騙，才有正見。

第三講

辯體，是指這部經的主體是什麼？這部經的主體就是「實相」這兩個字。我們要了解，實相並不是實實在在有一個東西，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不是這麼講法。究竟什麼是實相呢？首先要了解「相」，一般人所看的這些相都不是實相。那所看是什麼相呢？都是假相。我們看的包括自己的身體、房屋、整個大地：一切一切以至於虛空裏的星球，這些相我們都能看得見，是不是實相呢？借用《金剛經》的兩句話，讓大家作參考，《金剛經》裏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剛才所舉的，從我們的身體以至於所接觸所看見的大地上一切東西，包括大地本身，以至於虛空裏所有的星球，這都叫做「所有相」，這些所有相是不是實在的呢？《金剛經》說得很清楚「皆是虛妄」，通通是虛妄相。為什麼這些都是虛妄相呢？因為這一切相都是由因緣和合才顯出來的，既是因緣和合，把因緣一拆散，「相」還在不在呢？不存在。那是因緣和合暫時顯出來的一個相。我們看大地以為很實在，其實這個大地時時刻刻在變化，成、住、壞、空，經過這些階段，可見不是永久不變的，凡是可

變的這些，都是假相。

實相是永恆不變的，就時間方面來講是不變；就空間方面來講是無處不在。就算拿整個地球給你看，還是太小，地球是有邊際的，實相是沒有邊際無處不在的，任何地方都是實相。這樣說，我們怎麼不了解？怎麼看不見呢？因為我們凡夫的心量太小，看到的只有一點點，非常有限，我們的心量放不開，所以只能看到虛假的，看不到廣大無邊永恆不變的實相。為什麼看不到呢？由於我們凡夫有見思惑——種種迷惑顛倒的心理，把我們的心量壓縮得太小，我們看不到。我們要得到實相，首先要承認一切相都是虛假的，也就是《金剛經》告訴我們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些虛妄的相，是由於我們的虛妄心執著看不破，不把虛妄相看做虛妄，相反地把虛妄相看做真實的。把虛妄看做真實的，真正的實相就看不到了。因此要了解實相，必得要離開一切虛妄相。

要離開虛妄相，首先要把自己虛妄分別的心轉變，我們虛妄的心是什麼？這個心不是理智的，是遇見什麼東西就執著那些東西，這就是感情用事。我們跟任何人

一見面，第一次見面生疏，第二次見面就熟了，熟了以後就變成朋友，變成朋友之後，人的影像就在我們心裏構成一個相，我們就執著那假相，而理性真實的，就被那個假相蓋下去了。很多事情都是這樣，我們在社會上做任何事情，跟人家來往相處，都是被我們虛妄的心理執著取相，認假不認「真」，你認假不認「真」的話，「真」自己就認不得，道理就在此。首先要了解，自己要把執著的心理破除掉，這部經講的就是讓我們明瞭實相。

實相在經文裏講很多。現在請各位看講表，所謂實相，第一、實相是「不生不滅」。為什麼不生不滅呢？剛才跟各位介紹過，實相是永恆不變的，它沒有變化，不像東西有成、住、壞、空，凡是有生命的，像大地上的花、草、樹木，春天發芽生長，秋天凋落，到冬天整個就枯了，這就是有生有滅。我們人的生命也是這樣，一個小孩子從母體裏生下來，慢慢長大成人，成人後還慢慢在轉變——變老，到最後還有滅的時候，所以人有生、老、病、死。有生必然有滅，這些相的變化都很小，隨時有生有滅。實相就沒有滅的時候，既然沒有滅的時候，那有生的時候？它是永

恆存在的，所以這叫不生不滅。我們學佛的目的，就是要把生滅的問題，也就是把生死的問題能夠解決。怎麼解決生死問題？要了解實相。我們原來都不知道實相，執著假相，執著假身體當做自己，這個身體能把握得住嗎？把握不住，將來這個身體一定會死亡，要解決生死問題就要認識、了解實相。實相是真正的真我，這個身體是假我，假我才有生有死，真我那裏有生有死？所以明瞭實相就能解決生死問題，能夠不生不滅。第一個意義講的是不生不滅，實相就是不生不滅，也叫做無生。

第二、實相不但是不生不滅，還是「萬德萬能」的。萬德——實相包含一切德；萬能——所有的能力都在實相裏，也可以說實相代表一切能力，這也就是佛性，成了佛，什麼都能辦得到。佛的德，那個凡夫能比得上？任何凡夫，就算某某人很有道德，還是太小了，真正的德指實相。實相用「萬」字來形容，萬不是可數的，不是一個、十、百、千、萬的「萬」，萬是一個代表，代表全能、完全、無窮無盡的，德是無窮無盡的，能也是無窮無盡的，這些德、這些能都是實相。

第三個意義，要了解不生不滅、萬德萬能的實相在那裏？「人人本具」。每一

個人本來都具有的，我有實相、你有實相、他有實相，任何人都有不生不滅、萬德萬能的實相。我們為什麼要了解這一點呢？了解了，才知道我們原來不知道真我，都把很渺小、在人世間短短幾十年的生命當做我——把假我當做真我，那就有生死。了解不生不滅、萬德萬能，什麼事情都能辦得到，什麼事情都了解，這才是真我——我們每個人都有的。了解真我之後，修道為的是什麼呢？修道就是要把我們的真我顯示出來，原來我們不知道有真我，現在學佛，佛經告訴我們有真我、有實相，然後再告訴我們用什麼方法，讓我們得到實相、證到實相。

最後這一句話「唯佛證知」。雖然實相我們每個人都具備，但是我們都不了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以假當真，真正的真我就迷住了，就不認識了。真正了解的人只有佛，只有成佛之後，才能徹底明瞭實相，唯有佛才能證明他知道實相。我們現在都是根據經文，才了解有實相，了解實相要認真用工夫修持，第一步工夫——了生死出六道輪迴，最後成佛——就徹底了解實相。現在我們不知道，只有佛知道，現在我們雖然還沒有證，還不了解實相，但從經文裏了解這些名詞也有好

處。有什麼好處呢？首先我們在世間，就不要跟一般人一樣，專門用種種手段追求假東西，那些假東西不外乎財物、錢財，不外乎在政治上奪取一個權位，我們不要那些假東西。了解我們自己的實相完完全全具備，太富足了，世間的官位，就是讓你做到像秦始皇一樣，把四海之內所有的國家都滅掉，做一個大皇帝，天下一統，有什麼用處呢？不過若干年，自己就要死了，死了以後這些東西還能帶得去嗎？這麼一想，我們用不著去跟人家爭取那些東西，我們在道上去求實相，我們隨時隨地心裏都安然，都是滿足的。真正貧窮的人，就是不了解實相的人，不了解自己有實相，想盡辦法做傷天害理的事情，損人利己，爭取到的無非是虛名假利，到了手，馬上就要消失的，有什麼用處呢？那就是真正貧窮的可憐人，他不懂「道」。所以明瞭之後，我們不像一般人那樣，我們心裏很充實，生活過得非常安定，我們一切滿足，為什麼呢？我們自己的實相裏什麼都有，這是一層。

再一層，我們現在學佛、念佛，念佛懂得實相——我們的心，我們本有的心是無窮無盡的，沒有邊際，往外開展，萬法都在我們心中。若有人問：我們念佛，念到

壽命終了時，十萬億佛土以外的極樂世界，我們怎麼去？這就是沒有明瞭道理，明瞭我們本來就有實相，我們念佛得到一心不亂，在定中就發現：十萬億佛土外的淨土，也不過是在我們實相之中，那往生太容易了，所以明瞭實相，我們修道念佛的信心絕對不會退轉，任何人講任何法門，我們也不會相信。照著這個方法去做，世間人追求的那些東西，我們不要跟著追求，我們就不得了，就是有道的人。

這部經講的就是讓我們明瞭每個人自己都有實相，換句話說，讓我們了解有這個實相，叫我們找回真正的真我，找到真我，什麼都有了，不生不滅、萬德萬能，全部都具備了。這樣一想，我們學佛要了解：現在這個時代邪說很多，世間邪說，他們說得還不夠，像那些邪知邪見的人，還冒充佛法到處說，說的無非是神神鬼鬼的事情，讓你一聽，覺得很稀奇很新鮮，你就跟他去學。我們了解祖師注解很重要，明瞭體——實相，我們學這部經，經裏所講的，讓我們一切都明瞭實相，這才是真實佛說的意義。除了明瞭實相，往實相上面去追求去了解，如果不是這樣，往別處去求去了解，都是邪魔，一般說是外道；外道不明瞭實相，他們就往外去求，求神求

鬼，求那些假東西，現在外面冒充佛家的人說法，其實都是魔說，說些魔法的事情。怎麼辨別是佛、是魔呢？他們講的不合乎實相，讓大家向外去求那些假東西，就是魔說。讓大家把心收回來，向自己內心中求實相，這就是佛說的，是佛法，這個體——實相，就說到此。

接著講「明宗」。明是明白，明白宗旨，什麼宗旨呢？這部經的宗旨，講的是修觀，修什麼觀？修我們的心，用「心」修妙觀。什麼是妙觀？前面講《佛說觀無量壽佛經》題目的時候，講「觀」字，講到有次第三觀、一心三觀，為了要明瞭一心三觀，所以先講次第三觀。前面講過空、假、中三觀，一心之中就具備這三觀，同時用工夫，不是依次第：先觀空，成就了，再觀假，假成就了，再觀中，不是那樣。一心三觀，不必按那個次序，一觀一切觀，三觀一齊觀，這叫一心三觀，這就妙，根器最聰明的人，按天台宗藏、通、別、圓講，是圓教根器的人。為什麼圓教根器是最聰明的人？因過去世學過佛，也不知學了多少生，佛理懂得非常透徹，工夫也非常好，這一生繼續學，所以他一聞百悟，悟得非常快，領悟力非常強，是圓

教根器的人。他能夠修妙觀，能感淨土。他用的一心三觀和普通法門不同。

普通法門修一心三觀，只是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一層一層地去除得乾乾淨淨的，到最後，去得一點惑都沒有，就成佛了，那是用自己的力量，是自力。淨土宗不是這樣，淨土宗要用一個對象，藉著觀那個對象——模仿對象，能感淨土。很多學藝術的人就知道，學畫畫也好、學寫字也好，需有個模仿對象；對學畫畫的來講，最先沒有畫本讓你學，自己憑空畫，畫不出來；寫字的話，沒有字帖讓你臨帖，也學不好。淨土宗的觀，效果最好，他教你先觀落日，然後一步一步地觀，最後觀阿彌陀佛，教你用這個方法，觀成功了，你就能感應到淨土，這個淨土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西方淨土我們在研究《阿彌陀經》時講過，極樂世界有四種淨土，最粗淺普通的是凡聖同居土，最究竟的淨土是常寂光淨土，成了佛的人就居住在常寂光淨土裏面。這裏講的能感淨土是能夠感應到四種淨土，換句話說，用這個方法不但可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凡聖同居土，凡聖同居土以上的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常寂光淨土都可以感應到。它的宗旨，重要處就在這

裏，這部經就是講這些事情。

論用就是講這部經的作用，這也很重要。講這部經的用處，按祖師的注解：「用的意思有力量及功用，就這部經的力量來說，這部經的方法，用「觀」可以滅所有的罪惡；另外講用，它能夠發生一切善事情，簡單說是「生善滅惡」——生出一切善，滅所有罪惡的事情；這就是這部經的「力用」，有大力量、有大功用。

我們再問：生善是生什麼善？滅惡又滅什麼惡？各位看講表，表裏說明，「能令五逆罪滅」，能夠使五逆大罪都滅掉。什麼叫五逆罪？逆罪有五種，不必完全講，比如說殺父母、傷害佛就是大逆罪。這部經就是因為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有個國王，國王的太子不好，他想要馬上做國王，要殺害他的父王——他現在還是太子，還沒有做王，本來是等父王死了以後，才可以繼位，他等不及了，怎麼辦呢？馬上要做王，父親沒有死，怎麼辦呢？就想辦法把父親抓起來，把父親殺害。殺父就是構成五逆罪的一大罪狀。想想看，我們人怎麼來的？沒有父母，我們生命怎麼來的？固然說我們生命在沒有投胎之前，我們自己有第八識，有自己的靈魂，但是沒有父

母的緣，我們的靈魂到那裏去？這個靈魂到處飄盪，怎麼能成為一個人？所以有父母才有我們的身體，才有生命，生下來之後，小孩子那麼一點點大，什麼都不會，還要父母慈愛地費多少心血，費多少精神力量，慢慢撫養、照顧才長大，這種恩德不得了，居然要殺害父母，這罪大不大？犯這種罪，得的結果，各位還不知道嗎？這種罪非下地獄不可。五種逆罪都要下地獄的，能夠懂得這部經的理，修這個法門，連下地獄的罪都能滅掉，想想看，它的用處有多麼大。

我們知道在古時候殺父母，任何人聽到，心裏都會震動得不得了，誰聽了都會膽戰心寒。可是看看我們這個時代，各位要是留心看報紙，或看電視報導，殺父母的事情屢見不鮮，常常發生，往往一個不良少年向父母要錢，父母不給他錢，他就把父母殺害，或者父母罵他幾句，他就動起殺父母的念頭。想想看，這個時代為什麼有人忍心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來？時代的風氣，在這個末法時代，人心惡化到這種程度，居然會造這種罪惡，造這種罪惡將來想不下地獄行嗎？想想看，在這世間如果不學佛，不學特別的念佛法門，要了生死，要不想墮三途，沒有辦法的，只有

修這個法門。這個法能滅這個罪，講是那麼講，但要修這個法不是那麼簡單，先要把心理轉變過來。要問為什麼這個人要把父母殺害？就是因為他的心理，貪心太重、瞋恨心太重，還有他是最愚痴的人，貪、瞋、痴是佛法所講的根本煩惱。一個根本煩惱重的人，他就能夠犯五逆重罪。而今天這個時代，貪、瞋、痴重的人多得很，這還不算，現代世間的教育，都是鼓勵人增加貪、瞋、痴，本來貪、瞋、痴已經夠嚴重的，而教育還鼓勵人儘量去貪、儘量去瞋恨、儘量愚痴，教育的風氣這樣，一般人也是這樣。你想想看，這個世界將來要走到什麼地步去？可說一步一步地把眾生推到三途去，不學佛，不學特別的念佛法門，多麼危險。

再講「生善」，生什麼善呢？「往生淨土」。我們在娑婆世界生任何善，皆善有善報。前面講罪惡，五逆罪下地獄是最大的苦報。生善當然得的是福報，我們想想看，在娑婆世界任何福報享盡也就完了，福報最大的，生到天上去，生到欲界天，那個福報了不起，要什麼有什麼，但有什麼意思呢？還是在生死當中。「生善」能夠往生淨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這部經的用處，所生的善，就是讓我們能夠往生，

比在世界上任何善業的福報都好，任何善業福報也比不上往生淨土。

關於「滅惡」這方面要補充說一說，我們看經要了解：這部經講修觀能滅五逆重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往生極樂世界的那裏？當然是往生凡聖同居土。學佛人犯了罪（人人都有罪業，但不至於是五逆大罪），學這部經，五逆罪都能滅，能夠往生，而我們還不到那種嚴重地步，輕微小罪業，不至於到五逆重罪，憑一句佛號怎麼不可以往生呢？我們了解這個之後，我們放心，只要我們肯把這句佛號一直持下去，往生一定有把握。過去世我們做了什麼惡業我們不知道，在這一生做的罪業，我們知道還不至於犯五逆罪，這種罪都能轉，普通罪怎麼不可以轉？可以增進我們的信心。

最後講判教，判教是講這部經是屬於什麼樣的教。按照一般講教理的，三藏十部有小乘（包括中乘在內），聲聞乘是小乘；有大乘，大乘就是菩薩乘——菩薩修的法門。小乘不能成佛，可以了六道之內的生死，要想成佛，還要轉過來學大乘才行，這部經是大乘經典。大乘經之中，還分漸、頓二種，漸是漸漸的，一步一步地

開悟。這部經是頓的，頓是圓頓，屬於圓教的圓頓法門，不必像漸那樣一步一步的，很快就成就，本經屬於「大乘頓教」。要問為什麼這部經是頓教？因為這部經是釋迦牟尼佛專門對那位太子的母親韋提希夫人講的，韋提希夫人一聽到佛講這個法門，照這個法門用功修持，當生就得到無生法忍。無生法忍地位很高，學大乘法，十信之後，學十住、十行、十回向，這叫三賢位，三賢位就要經過一大阿僧祇劫才能夠修圓滿，修圓滿以後繼續修，才能夠登地——登地上菩薩，地上菩薩才能夠得到無生法忍。登地上菩薩之前要經一大阿僧祇劫修行，韋提希夫人當生就得到無生法忍，她的地位就到了初地。按判教來講，這就是圓頓教。

第四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三萬二千·文殊師利法王子而為上首。

經文念過之後，再請各位看二〇〇頁的講表，先講翻譯的人，翻譯的人講完之後，就開始正式講經文。

劉宋西域三藏法師曇良耶舍譯

譯人就是翻譯的人，這部經翻譯的是什麼人？我們知道佛經的原文，是古代印度的梵文，也就是印度文。經文傳到中國以後，要經過文字的翻譯，翻成中國字。在古代翻譯，不像我們現在，只要把外文翻成中文，誰懂得中文跟外文，就可以把外文翻譯過來，私人就可以翻譯。佛經不是這麼簡單，那時候翻譯一部佛經不只一個人，當然最重要的是懂得梵文，而且明瞭佛經。譯者是從外國來的——從印度或中國西北、西域各國來的出家人，也懂得中文；另外還有中國的讀書人，當時在朝廷

裏做事情，他們的中國文學非常好；還有中國的出家高僧；集合起來互相研究，翻成一部經。翻成以後，一部經總不能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出來，所以只列出一位代表——最重要的一位。這部經參與翻譯的人很多，只舉出一位從西域來的出家法師，現在就介紹這位法師。

本經的譯者是劉宋時代的人，我們知道中國歷史有唐朝、宋朝，這劉宋不是指唐朝之後的宋朝。中國歷史很久，佛法是在漢朝時傳過來的，漢朝以後是三國，三國之後是晉朝，晉朝到後來分南、北兩部分，到了東晉之後是宋、齊、梁、陳——南朝，這劉宋是宋、齊、梁、陳的宋，為什麼加個「劉」呢？「劉」是劉裕，是劉裕開國的朝代。

這位法師從那裏來的？是從西域來的。我們現在所了解的西域，在當時，從現在中國大陸甘肅省敦煌以西一直到印度，統統叫做西域，那時這個地區有很多國家，這些國家都叫做西域，這位法師究竟是那個國家的人呢？就沒有辦法考查了。古時翻譯佛經不是任何人都能翻的，前面講過，必得要通「三藏」。什麼是三藏呢？

一部大藏經，佛經是經藏，還有論藏（論是解釋經文的，也有單獨解釋佛理的也叫論），以及佛制的戒律叫律藏。經、律、論三藏非常多，精通經律論三藏的法師，他的名稱叫三藏法師。不管學佛不學佛的人，大家都知道在唐朝有位玄奘大師，一般都稱他「唐三藏」。唐三藏就是因為精通三藏，除了他精通三藏以外，很多翻譯的大師們都是精通三藏的。這位三藏法師的名字叫「曇良耶舍」，曇良耶舍是由外國文音譯，翻成中國字的意思是「時稱」。他是在劉宋（劉裕開始的宋朝）元嘉年間，在揚州翻譯這一部經。

我們知道翻譯一部經，在古時候是如此慎重其事，必得要精通三藏才能主持翻譯，而且不是一個人翻，有很多人參與。現在有些人因為很多人看不懂藏經（藏經都是文言文寫的），他們就想找一些人把藏經的文言文翻成白話文，現在有不少人都這麼主張。我們要問：翻譯的人精通三藏沒有？如果沒有精通三藏的話，要把一部經翻成白話文，那不知道會把一部經翻成什麼樣子，不要說三藏沒有精通，也可說這一部經文言的文字都沒有通。真正通了一部經的文字，他就不敢翻成白話，怎

麼說呢？文言文一個字的涵意包含很多，絕不是說一句文言文，找一句白話文就能代替，代替不了，甚至一句文言文找好幾句白話文也表達不出來，徒勞無功。我們管不了人家把文言的佛經翻成白話，但翻成白話文的經我們不要看。白話文的經看起來是好懂，但那不是佛所講的意思，不能看的，要看還是要看原來的藏經文字。看不懂，有祖師的注解，再看不懂，就是念經文也比看白話文好得多，這一點大家要了解，現在在外面翻成白話文的經典很多，那個要不得，我們不要看。

每一部經裏面的文字，都分成三部分，那三部分呢？最前面的一部分叫序分，譬如現在很多人著書，自己寫一篇序，或請別人給他寫一篇序，這叫序。佛經的序不是另外的，是包括在經文裏，一開頭就有這一部分，叫序分。序分講的是什麼呢？是講釋迦牟尼佛講這一部經的因緣——為什麼講這部經。序分過後，接著正式講這部經當中的道理，叫正宗分。正宗分講到後來，快要結束了，這部經道理講得好，修行的方法也有了，佛就教聽的人要照著理、方法去修行，這一部分交代的話叫流通分。任何一部經都有這三部分。中國人寫文章、寫一本書也是這樣，都有結構，就

文章來講，章法非常嚴密，有一定的規矩。但是佛經早期——剛剛傳到中國來的初期，那時候一般講經的人都沒有交代清楚，什麼是序分？什麼是正宗分？什麼是流通分？沒有這樣交代。等於一般人講文章沒有講章法，沒有把起、承、轉、合的章法說出來，只是從頭到尾，按照文字一句一句地把意思說出來就算了。

佛經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三分呢？在北方五胡亂華的時候，也就是在晉朝以後，在陝西長安這一帶有個秦國，這個秦國不是秦始皇的秦，秦始皇的秦姓嬴，是嬴秦，這是後來苻堅的秦，大家讀過歷史就知道，苻堅準備到南方來，他帶領軍隊攻打南朝東晉，結果打了一次敗戰，叫淝水之戰，那是很有名的。苻堅那個時候，首都就在現在長安這一帶，他請法師講經，法師就照著經文一直講，秦王就說了：我們中國的文化：（其實秦王是胡人，苻秦是五胡建立的國家，雖是胡人，他愛好中國文化，以中國人自居。現在不一樣，外國人固然看不起中國文化，連我們中國人也看不起中國文化，那時候的胡人看得起中國文化，也讀中國書。）秦王說中國的文字，任何一本書、任何一篇文章，都有章法都有結構，一部佛經文字這麼好，不能說沒

有章法。如何開頭？是什麼名稱？中間是什麼？到後來又是什麼？應該有個文法，分得清清楚楚的。當時講經的人，因為早期佛經沒有科判（科是科學，判是判別，就是章法的意思），秦王這麼一問，講經的人就答不出來。

當時有位法師叫道安法師，我們知道後來有很多同名的，比如在台灣也有一位道安法師，這位老法師已經往生了，在台灣這位老法師也不錯。那位道安法師當時住在湖北襄陽，他聽到這件事情，秦王這麼一問，的確是講經的人應該注意的，經文文字這麼好，應該是有結構，要說清楚。他就著手研究，後來研究出來，無論是大經也好、短短的小經也好，都有前面的序分、中間的正宗分、後面的流通分。他把文字研究明白後，發現都有這三部分，然後他自己講經正式對外宣布，任何一部經都有這三部分。雖然他講經、注經都這麼分，但是在當時的高僧大德還抱著懷疑的態度，是不是有這三部分？大家都還存疑。後來傳到中國的經論愈來愈多，有一部論叫《佛地論》，《佛地論》的論藏傳到中國來，這一部論是印度親光菩薩造的，親光菩薩在印度很有地位，他根據各大經造這一部《佛地論》。在《佛地論》裏，

就說到每一部經都有三部分：前面一部分就是佛說這一部經的因緣——以什麼因緣才說這部經；中間接著講正式的理论，包括方法；後面一部分講依教奉行——依照佛所教的道理、方法來奉行。在這部論裏頭說明每一部經都有這三部分。這一部《佛地論》傳到中國來，大家都知道，把這三部分跟道安法師所發現的：「一部經有三分」完全相合。從那個時候以後，中國無論在任何叢林講經也好、高僧大德注解經書也好，科判方面都分這三部分。這是講經文三分的由來。

開始看序分，在序分之中又分兩部分：前面部分是證信序，後面叫發起序。什麼叫做證信序？證信序就是把講經的因緣都記載起來，證明這部經是佛說的，絕對可以相信；發起序是講這部經是以什麼因緣發起的。在序分裏有這兩部分。

先介紹證信序，證信序就如講表所說的有六成就——就是六種條件。六種條件具備了，這部經才能夠順利開講。這六成就：第一是信成就、第二是聞成就，接著是時成就、主成就、地成就、眾成就。配合經文（剛才念的那一段）來看：信是「如是」兩個字；聞是「我聞」；時指「一時」；主是指「釋迦牟尼佛」——他講這部經，

以他為主；地是「這部經在什麼地方講的」——王舍城耆闍崛山；眾指「在場的聽眾」——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三萬二千；正好合乎開首的那一段經文。這六成就就是證信序，也叫做通序。為什麼叫通序？根據《大智度論》（《大智度論》是一部大論）裏面所講的，釋迦牟尼佛快要滅度的時候（將不住在這世間，快要離開了），阿難尊者就請問佛：佛不住在世間以後，將來我們弟子要將佛在世時講的法門，用文字把它記載下來，每一部經開頭要用那些文字放在經文前面？佛告訴阿難尊者：應記載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什麼地方、與會大眾（就是經文這一段），佛告訴他開始都應該這麼記載。講完之後，佛又加強語氣說一遍，不但我釋迦牟尼佛告訴你一部經要這樣記載，以前任何一尊佛說的經都是這麼記載的。所以又叫通序。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三萬二千·文殊師利法王子而為上首。

現在我們看經文，每一個字都有它重要的意義，從序分到流通分都非常重要。先看「信」，包括「如是」兩個字。什麼叫「如」呢？「如」包含的意思很多，根

據祖師的注解，介紹兩種意思：第一個意思，如——任何眾生都有真如本性，為什麼叫真如？前面講五重玄義，講辯體就介紹過了，如就是指實相。任何一個法都有本體，我們眾生有本體，本體就是指本性，性就是體，如就是指本體。本體從古至今，以至於未來永恆不變，也沒有兩樣，始終是本性就是本性。迷惑顛倒的眾生在六道，有的在天上、有的在人間、有的在三途，不管在那一道，真如本性沒有變化。不能說地獄眾生的本性和天堂眾生的本性是不同的，沒有那回事情。地獄眾生的本性，不僅跟天堂眾生的本性完全一樣，而且跟任何一尊佛的本性也完全一樣，這叫「如」。佛講的經，講的道理，都是教人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真如本性，照這個理說，完全符合這個理就是「是」。「如是」這兩個字——佛講任何一部經，無非是教聽的人了解自己有跟佛完全相同的實相，也就是本性，為說明這個道理，所以拿「如是」這兩個字放在經文的前頭。由此一看就跟任何外道所講的經不相同，外道不明瞭自己的本性，所以他向心外求道，這才叫外道。我們一看佛經前面有「如是我聞」，證明這是佛家的，是佛經，這就是證信序，開始就是「如是」二字。

了解這個意思之後，再介紹一個意思，佛每講一部經都有一定的因緣，當時在會場上聽講的眾生心裏有需要，都希望得到好的佛理。佛是了不起的人，任何眾人心裏的希望，佛都知道，佛把眾生心裏所希望的事情都明瞭之後，就按照眾生心裏的意思，說出一個法門來度化眾生。佛把這個法門說出來，正好符合眾生的希望，「如」就是正好如眾生心裏的意願；眾生心裏有什麼意願，佛說出來完全符合眾生的意願，這叫「如」。佛在說的時候不管怎麼說，眾人在場聽，佛說得清清楚楚，眾生在當時聽得清清楚楚，一點也沒有誤解；佛與眾人在這場法會之中，無論是佛說的，無論是眾生聽的，真正是「師資道合相應」，教得清清楚楚的，聽得清清楚楚的，這叫做「是」。所以這部經在「信」這方面——如是，就是佛按照眾生的心理，講得明明白白的，眾生聽得清清楚楚的，這就是「如是」。

我們再了解一下，眾生的心裏所希望的，有種種不同，同樣在一個道場裏，聽佛講一部經，聽的人心理不同、根機不同，有的適合學大乘法，有的適合學小乘法，各個不相同；雖然心理各不同，佛所講的，都能適應每一個人心裏的需要。佛講大

乘法，聽的人是學大乘法的根機；講小乘法，聽的人是學小乘法的根機。佛講世間眾生所受的痛苦——這些苦報都是實實在在的，佛講的苦，娑婆世界眾生誰能否認這不是苦？苦就是苦。再講樂，佛講西方極樂世界的樂是真樂，講清淨的，西方極樂世界是清淨的世界；講我們娑婆世界是污穢的，就是污穢的世界。佛每講一句話都是如理的——如真理，一切的話都如真理；再加一個「是」，完全是肯定，相信這句話，「如是」就包含這麼多的意思在內。

經文裏講「我聞」，本來佛法講不要執著我，我是假的，但是在世間一般人說話、寫文章，如不講我，就沒辦法說了，所以順從世俗人講話、說聞的方便，假說一個我。這個我指的是誰呢？指的是阿難尊者，我們知道阿難尊者是佛的一位堂弟，就是佛叔父的兒子，這位尊者長時間親近佛的，這個我，指的是阿難尊者。「我聞」指阿難尊者說：是我從佛那裏聽來的。這個意思是證明這部經是阿難尊者親自從佛那兒聽來的，不是間接地從別的地方聽來的，是可信的。

「我聞」還要補充一下，剛才說是阿難尊者記載下來的，不是那麼簡單，不是

他一個人記載的。當時記載佛經是佛的大弟子們，像大迦葉這些尊者，這些大弟子都很了不起，大家集會，很多大眾聚在一起，原來是不准阿難參加，一直等到他正式證到阿羅漢果後，再請他參加，推他把佛說的意思口頭念出來，因為他的記性非常好，由他念出來，讓與會大眾證明佛是不是這麼說的，在場大眾都證明、認可了，這一句話才記載下來。每一部經都是由阿難尊者口述、大家證明才記載下來，那麼慎重，我們要了解經文是這樣記載下來的。

「一時」——指佛說這部經的那個時候。為什麼不記載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呢？因為時間是個假法，而且印度當時一年的計算法和中國的曆法不同，就是中國曆法，古代和現代又不同，不如經文裏講「一時」——指釋迦牟尼佛說這部經的時候。

「主」就是「佛」，主講的人就是佛，佛指的是釋迦牟尼佛，不是別的其他佛。「地」是地方，這部經在那裏說的呢？「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王舍城跟耆闍崛山是兩個地方，都是在同一國。在印度那個時候都屬摩竭陀國，王城叫王舍城，在山下，耆闍崛山在山上，當時佛帶著很多弟子住在山上，佛在那裏說法，那些弟

子大部分是出家弟子。佛有時也到王舍城裏面來，到王舍城來是針對一般民眾來教化，在耆闍崛山是以教化出家人為主，這是兩個地方。

王舍城的名稱是怎麼來的呢？不論中國、外國，凡是有歷史名勝的地方，都有很多古代的傳說，王舍城也有很多傳說，這就不必多講，但舉其中一個意思。在古代有一處城裏，一般老百姓造房子常常有火災，房子造起來就被火燒掉，後來城裏的人覺得這個地方不好，另外找個地方，就找到王舍城這個地方，這地方後面有耆闍崛山，耆闍崛山有五座高山，山上風景非常好，在山的附近造城，造成功，中間造的房子給國王居住，叫做王舍——王所居住的房屋叫王舍，周圍是一般大臣及老百姓居住的。那個地方遍地花草樹木，風景非常優美，那個城造成後，從此就沒有火災，那個城叫王舍城。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那是印度最大的大城。

耆闍崛山，翻成中文意思叫靈鷲山，山的形狀就像靈鷲鳥的形狀，簡稱靈山。大家都知道釋迦牟尼佛的靈山一會，釋迦牟尼佛講《法華經》就在靈山講的——就在耆闍崛山講的。後來把衣鉢傳給摩訶迦葉尊者，正法眼藏傳祖師禪也是在靈山一

會，拈花示眾也是在這山上。印度文耆闍崛山，中文意思簡稱靈山。

「眾」就是在會大眾，「與大比丘眾」就是釋迦牟尼佛與那些大比丘眾；大比丘眾是指出家的那些人，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都是在這裏聽佛講法。在講《阿彌陀經》時，這一千二百五十人已經介紹過，不必詳講了。還有「菩薩三萬二千」那麼多，菩薩以誰為上首呢？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是「法王子」——菩薩眾中最高智慧的一位菩薩。佛是法王，文殊菩薩是能夠直接把法王的法承擔下來普遍地弘揚出去，這就是法王子，他是這法會眾生中的「上首」，也就是首座的會眾。

第五講

爾時王舍大城·有一太子·名阿闍世。隨順調達惡友之教·收執父王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制諸羣臣·一不得往。

這段經文是發起序，證信序又叫通序，發起序又叫別序。通序是任何一部經都具備的條件，別序是發起因緣，各經不一樣。剛才開始念的這一段是別序，是這部經的發起因緣。

我們先把文字了解一下：「爾時」指的是什麼時候呢？指前面證信序裏面所講的，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那些大比丘眾，還有大菩薩眾集會的時候。這個時候「王舍大城，有一太子，名阿闍世」，有一位太子名字叫阿闍世。「闍」，音上有兩種念法，一個是阿闍（音督）世，一個是阿闍（音蛇）世，前面耆闍崛山念「督」是沒問題，人名一般是念「蛇」。但是還有一種講法，在印度跟我們中國一樣，中國有北平音——北方的口音，也有南方的口音，不同地方，說法、語音不一

樣，這個「闍」在中印度念「督」，北印度讀「蛇」，有時兩種音都可以念。查經書裏頭講的也有好幾種，照原文的音，字很多，在唐朝《一切經音譯》一書裏，阿闍世譯成「阿闍多設咄路」六個字，我們現在簡化為阿闍（音督）世或阿闍（音蛇）世都可以。

「隨順調達惡友之教」，「隨順」是聽話。「調達」是這部經裏的譯音，另外一個譯音為提婆達多，其實是同一個人。經文說「調達惡友」，「惡友」這兩個字並不是講調達的惡友，「惡友」是形容調達——調達是惡友。由他教唆之後，阿闍世「收執父王頻婆娑羅」，阿闍世就把他的父王（他自己是太子，太子可以繼承王位，他現在還沒有繼承做國王，聽他的惡友——不好朋友的話），父王的名字叫頻婆娑羅，把他收執起來——把他抓起來了。抓起來後怎麼樣呢？「幽閉置於七重室內」，「幽」是很深，幽閉——關在很深的地方，就在七重室內，一重一重的，在七重的房子裏面。「制諸羣臣，一不得往」，「制」是禁止，禁止朝廷裏的臣子，一律不准到那裏去。這一段先把文字看明白，是這個意思。

把他的父王關起來，不准任何人進去，而且是關在七重室內，這就是要把他的父親活活地餓死，有殺他父親的意思。為什麼？把他父親殺了後，自己就可以正式做王，事實上他把父王收執之後就已實際做王了。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他的惡友調達教唆他的，他們各有企圖，調達教他殺父親是有他的用意，阿闍世就聽調達的話（人一貪心就不得了）。

王舍大城大到什麼程度？當時在中印度可說是第一大城，當時摩竭陀國（又叫摩伽陀國，一般叫摩竭陀國，音稍微不相同）的首都叫王舍城。多大呢？據一般古注，居民有九億人，這個數目不得了，現在中國大陸也不過十一億人口，那個王舍城就有九億，此數目怎麼算法呢？在印度那時，「億」有好幾種講法，計算方式至少有四種，經文裏也有四種：一種「十萬」叫億，是一種講法；第二種講法「一百萬」叫億；第三種「一千萬」叫億；第四種「一萬萬」叫億。我們現在的計算方式是採取一萬萬，中國大陸人口是一萬萬為一億，十一億人口就不得了，王舍城居民九億，如果用萬萬為億，那城大得不得了，不大相合，就算千萬為億，數目也太大。

經典所取的，《華嚴經》取千萬為億，《大智度論》是取十萬為億。古人注此經多半引用《大智度論》的講法，我們採用《大智度論》的講法，十萬為一億，九億就是九十萬人。九十萬在那個時候是大城，我們採最少的數目來講。若採折衷的一百萬為億，也相當多，九億就是九百萬的人，這是不能確定的，只是將數目介紹出來，了解一下。不論是九十萬或九百萬，這個城的確很大，這座大城城外還有國家。

做這麼大國的國王，很有權威，那太好了，所以調達一教唆，他馬上就照辦，把他父親關起來，自己做上國王。做王就做王，為何要殺父親呢？自古至今都是一樣，父王有父王的老臣子，自己做國王，用的是自己的一班新人，如果不把父親殺死，父親再出來，還有老臣子一齊出來，自己又被推翻了，必得要把父親殺了以後，自己才做得穩當。你想想看，他的目的就是把父親餓死，就是要殺父親。

講表上說「逆事發起」，逆事是五逆大罪中的殺父、殺母。殺父是五逆之中的一个大罪，以殺父這種事情來做這部經的發起序，為什麼呢？這就特別了，在其他各部經都沒有這種情形。為什麼用這種事情來發起？釋迦牟尼佛講的這部經叫《觀

《經》，教人一步一步地觀，觀成功的時候，就能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一般人總覺得我們這個世界也很好，何必到西方極樂世界呢？再說，學佛在這世界按著佛法來學，也能成佛，何必到極樂世界去呢？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有些人就有這樣的想法，到現在末法時代有這種想法的人更多。所以佛就用逆事讓我們知道：在這世間學佛要有成就（別說成佛，你想離開六道輪迴，把生死問題解決也不容易），絕不是在這一生就能辦得到的，必須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要先了解娑婆世界，這是什麼世界？你看看，自己養的兒子，為了要貪圖權利貪圖王位，都忍心把父親殺害，其他的不必說了。你想想，這個世界惡劣到什麼程度？環境這麼惡劣，人心這麼壞，想在這裏修道，修行時往前進一步，惡環境卻拉我們倒退兩步。所以教我們了解這種情況，認識這世間非常惡劣，必須要離開這個世間，到清淨莊嚴的極樂世界去。

到那裏去修非常快，那個世界裏沒有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三種惡道。為什麼那裏沒有三惡道？凡是生到那裏去的都是念佛的人，念佛的人跟阿彌陀佛的願

力相合，才能到那個環境去。我們的世界有三惡道，不必等到死後墮落三途，好多人在當生，他的心就在三途，在這世界修道，那太困難了，所以用這種五逆大罪惡的事情，來做這部經的發起序，就是要讓我們學淨土宗的人，要厭離、厭惡、厭棄這個世間，要發願往生到極樂世界去。所以講表說：逆事發起「彰極惡」——把這罪大惡極的事情彰顯出來，讓大家明白；明白之後「令厭棄」——教學佛的人不要再貪戀這個世間，貪戀這個世間就不能往生，必得要厭棄這個世界，才能往生到那個世界去。有這個用意，才用它來做發起序。

我們學佛，不論是初學者，還是老參，最重要的要明瞭因果。因果不是眼前所講的短時間因果，一定要講三世因果，三世是任何一個眾生這一生——現在世；在這之前就是前生，前生還有前生——過去世；這一生任何眾生的壽命都是一定的，死了以後再轉世——未來世。過去、現在、未來叫三世。一般人對於過去世，他否定，未來世也否定，只承認現在短短幾十年這段時間的生命，這是邪知邪見。有這種邪見，學佛沒辦法學，不能入門，所以學佛必得要有三世的觀念，有三世觀念，然後才能

夠往佛法裏面研究。最先我們要明白這事情——三世因果不論初學或老參，都要往裏面研究。

要研究三世因果就要相信有三世因果，因為我們學佛就是要解決無始以來生生死死的問題。要解決生死問題，必須要了解它的來龍去脈。普通人講，我們人的生命就像長江大河一樣源遠流長，如果拿江河來講，要解決江河的水患問題，必得要研究江河從那裏發源，沿途那些地方有支流，將來匯歸到什麼地方入海，要全部了解，然後你才能真正地治河治江。假如說，你只看黃河中游這一段，或是長江中游這一段，上游不管它，我沒看到不管它，下游流到什麼地方，我也不管它，我只要看到的這一段，你這樣的研究法，怎麼樣也沒辦法把水患問題解決。以這個譬喻來說，我們要解決生死問題，過去我們不管它，未來也不管它（否定過去與未來），我只承認這一輩子，生死問題怎麼解決？連自己怎麼來的、將來怎麼去的事實現象都沒有考察清楚，等於醫生治病一樣，症狀還沒有弄清楚，怎麼能下處方開藥呢？怎麼能治療呢？這是辦不到的事情，所以要解決生死問題，必得要明瞭我們一個人

的生死，過去的事情，現在、未來，懂得愈多愈好，懂得愈多你掌握的資料愈多，你研究任何學問，你手上掌握的資料愈多愈好，不限於那一個時間、那一個空間，我們對於自己的生死問題掌握的資料愈多，愈容易解決自己的生死問題。基於這個理由，我們對三世因果要下工夫。這門學問不是像一般人說的那樣，有些人反對因果，故意說因果淺薄得很，因果自己一切都能明瞭，用不著得到宿命通。宿命通怎麼來的呢？宿命通是入定來的，把學問、經文全部都了解，知見都是一樣。往下講太子的前因——種種過去的事情。必得對三世因果沒有成見，後面講的才能進入情況。

現在看講表，太子阿闍世，翻成中國的意思是「來生怨」——還沒有生的時候，就有了怨恨。世間人若懂因果，父子關係，一個是恩的關係——報恩，一個是怨的關係——報怨的，我們人世間不過是恩恩怨怨，沒有恩怨就不會在一起。來生怨，就是還沒有生就結了怨。另外一個意思是「折指」——手指折了一節。為什麼叫來生怨，又叫折指呢？根據古代祖師的注解，他的父王原來沒有兒子，想到我有這麼大的國家，將來一旦死了之後，沒有兒子，國家要交給誰來繼承？就到處求神，神也不會

送給他一個兒子。後來一位看相的相師跟國王講：「在某某山中有位修神仙的人，他不久就要去世捨命，仙人命終後，將來會轉世到你家做你的兒子。」國王聽了很高興，問看相的人：「那仙人還要多久才死呢？」看相的說：「還要三年。」國王說：「唉呀，三年時間太長了。」一個人想求一個東西時，巴不得馬上求到。他覺得時間太長了，趕快就派使者到山上找，果然有位仙人在那裏，就把國王的意思告訴他：「你再過三年死了之後，要做王家的太子，國王現在等不及，不必等三年了，現在就趕快去吧。」怎麼去法？仙人說：「我壽命應該再活三年，我就活三年，你叫我現在去，辦不到。」使者回來就告訴國王，國王說：「那就由不得他，我是一國的國王，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你再派個人去，他答應最好，如果不答應的話，就把他殺掉，殺掉之後，當然就轉世了。」再派人去，仙人還是不答應，第二次奉命去的人就照著國王命令去辦，要殺仙人。仙人沒辦法就講：「你現在下命令提早結束我的生命，我將來轉世做你的太子之後，我也要用這種方式，命令人家殺害你。」說完之後就被使者殺了，殺了之後，果然轉世了，轉到國王家裏。當時那邊一殺，這邊國王的夫人就懷了孕。

明瞭因果的人，受用大得很，比如說那個國王，既然人家告訴他，仙人三年之後將轉世，生到他家裏，跑得掉嗎？跑不掉的。他就等不及，等不及就造了殺人的業。所以我們懂得因果的人平平淡淡地不必強求，該來的就來，不該來的強求不得，他就不懂得這個道理而結了怨。夫人懷了孕，國王很高興，請看相的相師來看，請他看夫人懷的是男還是女。相師一看，是男的。果然不錯，有了繼承人，國王非常開心。相師馬上告訴他：「你不必高興，這個小孩子生下來，固然是你的太子，是男的，可是將來對父母有害，很不利。」國王說：「有什麼害，頂多我把國家所有的一切都讓給他，生他的目的就是他要他來繼承王位，害不到那裏去。」相師說：「不只如此，你把權位交給他，他將來還要你的命，這是免不了的。」這樣一講，他起了恐怖心，心裏害怕，這孩子不能要了，不敢跟相師講，也不敢跟任何人講，秘密地跟他的夫人商量，將來要他們老命，這胎兒不能要，怎麼辦呢？生還是要生，將來生下來的時候，想個辦法讓他從高處跌下來，一出生就跌死了，誰知道？商量好了，到了出生的時候，他的夫人故意到高處生產，果然嬰兒掉下來，唉，可是太子命不該死，掉下來沒有死，只是手指頭折斷一節小指，因此也叫折指。

因這個名號不好聽，長大之後，宮廷裏的人再給他取個名字，翻成中國的意思叫「善見」。善見的意思是這個人很聰明，見到的事情很多，一見就會了。太子也的確是這樣，他腦筋思想很敏捷、很快，因為他前世學過神仙，所以非常聰明，因此另外有個號叫善見。

再看「調達」，另外一個譯名叫「提婆達多」（大家比較熟悉這個名字）。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從弟（堂弟），同一個祖父，不同父母，叫從弟。調達對佛非常嫉妒，造了很多罪大惡極的事情。他是佛的從弟，是誰的兒子呢？斛飯王的兒子，也就是阿難尊者的哥哥。我們知道，阿難尊者跟釋迦牟尼佛學佛，學得很好，他這個人非常聰明，記性最好，聽了任何法，永遠也不會忘記，佛教經典都是他背誦出來，然後再記載的。調達是阿難尊者的哥哥，換句話說阿難尊者跟調達都是斛飯王的兒子。斛飯王是淨飯王的兄弟，淨飯王有兄弟七人，斛飯王是其中之一。他跟佛有這種從兄弟的關係。

調達是從梵文翻譯過來的，翻成中國的意思是「天熱」，有的說他是天氣很熱

的時候生下來的；有的說當他下生時，天人都感覺到熱。我們人間在夏天感覺熱，天上那會感覺熱？天上氣候最好了，但是調達出生的時候，連天上的人都感覺熱，可見這個人不是好人，所以名叫調達。

他長大後也出家學道，學到什麼程度呢？他非常聰明，對佛法學得非常多，除了佛法以外，印度當時的婆羅門教經典，他都記得，學得很多很多，後來他要求釋迦牟尼佛教他神通，釋迦牟尼佛告訴他，你不要急著學神通，你先修觀。觀什麼呢？觀世間法——觀世間萬事萬物，修無常觀——世間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恆存在，都是生生滅滅的。佛法常講萬法無常，講歸講，你要真正體驗，要境界轉變過來，那要用工夫——作無常觀。佛告訴他：「你修無常觀」，是佛對他的好意，佛知道他不能學神通，學神通將來會害了自己，但他不聽。佛教他學無常觀，他不學。佛不教他神通，但佛還有很多大弟子，他就找那些大弟子，佛的大弟子有很多有神通的，像目犍連尊者就是有神通的人。可是那些大弟子都不教他神通，也都知道他學了神通以後，將來不會用在正當的地方。最後怎麼辦？他是阿難的哥哥，阿難有神通，雖有神通，

但沒有他心通，不知道調達的未來，也不知道他的心理，而且他們是弟兄，兄弟之情，哥哥要求，他就把方法告訴他。

教給他之後，他就到山上照這個方法去修，結果修成功了，神足通等各種神通都學會了。學會之後，他就嫉妒了。據經文注解，成了佛有三十二相，調達這個人本領很大，他有三十相，佛有三十二相，他只少兩相，這不得了，他跟佛只差兩相，再進一步就可以成佛了，自己感到又有神通又有相好，不得了，他看見佛到國王那裏，受到國王的尊敬、種種的供養，他心裏放不下，貪心起來了，佛能有那樣的供養，我也有這種本領，又有神通又有相好，幾乎快到成佛，我應該也有這些供養。他就打主意，就到阿闍世太子那裏去遊說，應用他的神通來說服太子。怎麼說服？當然用很多神通，把太子的心說動了。說動了之後，太子答應，他父王用怎樣的禮品供養佛，太子也照樣拿這樣的東西來供養調達。

一受供養，心裏就驕傲了。有一次釋迦牟尼佛在大法會上，很多人在聽佛講法，他就跑去跟佛講：「你老人家老了，應該退休，你這些聽眾就交給我吧，我來代勞，

我來領眾。」釋迦牟尼佛就申斥他一頓。調達沒有達到目的，他就挑撥太子，跟太子講：「你到什麼時候才做國王？不如現在把國王殺了，而我呢？我也等不及，我要把釋迦牟尼佛殺了。我做新佛，你做新王，這樣我們兩個人，一個是宗教，一個是政治，我們可以合作起來。」太子一聽到要殺父親，覺得這件事情辦不到，太子不相信他。調達說：「你不相信，我講給你聽，你為什麼叫來生怨？為什麼你的手指折斷呢？」就把過去的原因，一個一個說給他聽，一挑撥，就把心挑動了。「隨順調達惡友之教」，是這麼來的。

因緣都說完了。第二〇一頁講表各位看一看——「貪心退道」，我們任何人不能夠有貪心，像調達那種程度——得了五通，結果呢？要了解「眾生本有貪心」，我們任何眾生本來都有貪瞋痴，調達也不例外，「得而知足者少」，貪心不因得而知足，是永久不知足的。「得而增貪者多」，得了之後，愈多愈好，一般人都是這樣。

古人有個比喻，善導大師注解的《四帖疏》說，「以杖打惡狗鼻」，有一個人用拐杖打惡狗的鼻子，「轉增狗惡」，那狗鼻子，不打則已，一打鼻子，狗更發兇惡。

這個譬喻什麼？「利養喻杖」，名聞利養譬如拐杖，「貪心喻狗鼻」，貪心就比喻惡狗的鼻子，愈是用利養來供養貪心，貪心永遠不足，愈貪愈多。調達受的危害，就是得到太子的利養——「調達得利」。得多了才「背道起惡」。愈到後來所做的罪惡，就更不得了，他想害佛，又破和合僧團，結果生陷地獄——當生就陷到地獄裏去。

看看這些因緣、因果以及貪心，想想看這是什麼世間，這世間在末法時期更厲害了。今日之下，我們不學淨土，不求往生極樂世界，在這世間想當生成就，別做夢了，這是辦不到的事情。今日之下，想當生成就了生脫死，只有學淨土法門。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一】

第六講

國太夫人·名韋提希·恭敬大王·澡浴清淨·以酥蜜和麩·用塗其身·
諸瓔珞中·盛蒲萄漿·密以上王·爾時大王·食麩飲漿·求水漱口·
漱口畢已·合掌恭敬·向耆闍崛山·遙禮世尊·而作是言·大目犍連·
是吾親友·願興慈悲·授我八戒·時目犍連·如鷹隼飛·疾至王所·
日日如是·授王八戒·世尊亦遣尊者富樓那·為王說法·如是時間·
經三七日·王食麩蜜·得聞法故·顏色和悅·

上次說：佛的堂弟調達，教唆阿闍世太子殺父親，他自己要殺害釋迦牟尼佛，他們兩個約好，一個做新國王，一個做新佛。因此兩人就分別去做五逆大罪，阿闍世太子照調達的意見去辦，把父王關起來。

至於提婆達多（就是調達）怎樣陷害佛呢？他叫阿闍世太子，放出五百頭大象，印度是有很多象的，放出大象來攻擊釋迦牟尼佛，想把釋迦牟尼佛殺死。當時釋迦

牟尼佛入定——入慈悲大定，在入定中，右手伸出五隻手指，在五百頭大象一看，就是五頭猛獅出來了；獅子是獸中之王，看見五頭獅子出來，五百大象馬上跪下來，不但不來殺害釋迦牟尼佛，反而向釋迦牟尼佛跪拜。後來釋迦牟尼佛就告訴弟子們說：「我的手指那有獅子？只不過是手指而已。」佛是用慈悲的手伸出來，在對方的象眼裏看就是獅子，由此可見邪惡的力量再怎麼大，抵不過慈悲，慈悲心一發出來，可以勝過一切邪惡的力量，這是一樁事情。後來調達還不死心，有一次想用很毒烈的藥，放在自己的手指甲裏，準備到佛那裏去禮佛拜佛，我們知道拜佛，普通是用兩隻手捧著佛的腳，他想要在兩手捧佛腳時，趁機會把藏在指甲裏的毒藥放出來，想把釋迦牟尼佛毒死。這個用心非常毒烈，他還沒到釋迦牟尼佛那裏去，就在半路上，地馬上裂開來，整個人就陷到地裏面。佛經講他當生的身體下陷地獄——火徹地獄，這是他的結果。

說到這裏，天台宗祖師有一條注解很重要，祖師深怕我們學佛的人看到這裏，對調達及阿闍世太子發生嚴厲的指責，認為他們不對。他就注出來，注出什麼？這

些人都不是普通人，都是大權示現。所謂大權示現，都是大菩薩表演給凡夫眾生看的，不這樣表演，凡夫眾生看不出因果這麼明顯。再者釋迦牟尼佛說法，他的方法多得很，比如講這部經的時候，不是僅僅用口頭講，也安排好種種事實，讓聽法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增加他們的印象，讓他們聽得非常深刻。所以開始的「發起序」中有逆子、有調達這種大逆不道的徒眾（跟釋迦牟尼佛學的徒眾，都是佛說法非常善巧的一種示現），我們要了解這一層。以上兩點是補充上一次講的。

今天開始這段經文：「國太夫人」，這裏講太夫人，原來是國王的夫人。既是太子把父王關閉起來，自己做了新王，國王自己有夫人，他的母親就叫太夫人。國太夫人「名韋提希」，韋提希也是印度文音譯過來的，中國字的意思是思維。思維是什麼？一個人很善於用思維的能力，就是說她的思維、思考力很強，也就是她遇到任何事情，想得很好很週到，印度文叫韋提希。

她「恭敬大王」，大王的大字，古人讀「太」；後來人家認為這個「大」字不夠尊敬，下面再加一點，才有個「太」字。其實在古時，「大」字就是「太」字，讀

音也就讀「太」；現在有了另外一個太字，一般讀法就讀「大」，不讀「太」，甚至有人讀「待」，我們不讀「待」，我們按現在的讀法。這個大王是指韋提希夫人的丈夫，就是原來的國王，她對他非常恭敬。古時中國也是如此，不論是平民也好、是有地位的人也好，夫妻是互相恭敬。不像現代夫妻，大前提是夫妻相愛，把「愛」字放在前面，比如現在大陸上，夫妻互相稱呼——先生稱太太、太太稱先生，都是講相愛的人——愛人，以愛為前提。古時候是講互相尊敬。韋提希夫人對她的先生，也就是大王，非常恭敬，恭敬裏面當然含夫妻情分在內。

當時大王被不肖的兒子關起來沒飯吃，所以她想辦法要送東西給大王，維持他的生命。國太夫人想：照這個樣子下去，不到幾天，大王會在裏邊餓死。她腦筋動得快，任何人都不准進去，當然任何人都不能把吃的東西帶進去，她本人要是明顯地拿著吃的東西帶進去，那兒門禁森嚴，要經過檢查，也不會讓她帶進去的。那麼怎麼辦呢？她就想個辦法，下面就是她的辦法。

「澡浴清淨」，她先把自己的身體洗得乾乾淨淨的，澡浴是洗個澡、洗洗手等等，

洗得很清淨。然後「以酥蜜」塗在自己身體上。酥蜜有黏性，可以把別的東西黏上去，然後「和麩」。這個麩字，古時候注解，有的說是用麵做的、有的說是用米做的，注的不一樣，總之不外乎這兩種東西。麩是乾的，就用蜜把它和起來，然後黏在身上。「用塗其身」，就是用酥蜜和麩，然後黏在身上。黏在身上是貼身的，然後再把衣服穿起來，這個方法非常好。「諸瓔珞中」，瓔珞是玉石做的，在印度那個時候，凡是貴族、王族的人，尤其是婦女的裝飾品，佩帶在身上的很多。瓔珞裏面有孔，兩頭是空的，既有孔，她想個辦法，她想到老王只是吃乾麩加上酥蜜，口渴怎麼辦呢？「盛蒲萄漿」，蒲萄漿就是葡萄汁，葡萄汁是液體，要裝在瓔珞裏面，先把瓔珞一頭用臘封起來，然後把葡萄漿裝進去，裝進之後，再把另一端用臘封起來，她身上有很多瓔珞，每個瓔珞都盛葡萄漿掛在身上。衣服裏面的身上有蜜麩，掛在身上的瓔珞裏面盡是葡萄汁，這樣「密以上王」。她是國太夫人，新王雖然交代不准任何人進去，但是國太夫人可以進去。她沒有講要把吃的東西、喝的東西帶進去，守門的那些衛士們，一重一重的關卡都通過了。到了裏面就把衣服及瓔珞打開，密以上王，很祕密地來獻上給國王吃麩，然後再喝漿。

國太夫人一道一道的關卡都通過了，到了裏面把藏在身體裏吃的東西拿出來。「爾時大王」，就在這個時候，關在裏面的國王，「食麩飲漿」，吃了酥蜜和的麩，吃完後再喝葡萄漿，吃飽了，也喝足了，然後「求水漱口」，叫國太夫人找點水來漱口。「漱口畢已」，漱口完畢之後，「合掌恭敬」，一般最常用的禮節是合掌，很恭敬地合掌「向耆闍崛山」，就是佛說法的地方——靈山。「遙禮世尊」，遙遙地對著耆闍崛山禮佛，世尊就是佛。「而作是言」，然後就對佛說了。

「大目犍連」，大目犍連尊者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神通第一，佛弟子之中最有神通的。「是吾親友」，是吾親友有兩種講法，第一種講法，目犍連尊者在沒有出家之前就是國王家族的人——一個別親，這是講「親」，他們有親戚關係，目犍連尊者出家之後跟釋迦牟尼佛學，國王平常也是跟釋迦牟尼佛學佛，就是同門了，變成同門——志同道合是「友」，這是第一種講法，親是親，友是友。還有第二種講法是親友的「親」字，是指很親近的，「友」是道友，這個道友不是普通道友，是很接近的、常常親近的道友，這是第二種講法。雖有後面的講法，但是前一種講法是

古代祖師注解的，當然有他的根據，我們就遵循前一種講法，那就是說「大目犍連尊者既是我的親戚，也是修道的同修道友」，這個關係就不平常。

「願興慈悲」，希望大目犍連尊者興慈悲——發發慈悲心，「授我八戒」，傳授給我八種戒條。一般受菩薩戒的人都知道，受菩薩戒定時要持八關齋戒，八戒就是指八關齋戒。老王吃過麩飲過漿之後，他想到雖然餓不死，但是在這裏不是安全的地方，想到生命隨時都有危險，既有這種遭遇，有這種危險，那趕快要受八關齋戒，受了八關齋戒，學佛得了道，那就不怕，死也不怕了，是這個用意。

經文裏講到「求水漱口」，本來我們吃飯之後刷刷牙、漱漱口，這是普通的事情，為什麼要特地在經裏說出來呢？有它的特別意義：在禮佛之前，身口意三業都要清淨。所以剛吃了東西之後漱漱口——表示口業清淨；然後合掌——身業清淨；口業、身業出自心地，一心恭敬——意業清淨。漱口表示三業清淨，這才說得上恭敬禮佛。

老王求大目犍連尊者來替他授八關齋戒，什麼是八關齋戒？當然在座有些受過菩薩戒的老菩薩都知道，有些是沒有受過菩薩戒的，我們講一下。請各位看講表，

經文裏的八戒，就是八關齋戒。八關齋戒的「關」字怎麼講？關是把門關起來，門關起來幹什麼？免得外面的小偷、強盜跑進來，有這個用意。受戒時，八關的「關」字是把一切邪惡、一切罪惡的事都關閉起來，不讓任何罪惡的事情發生叫「關」。

齋戒——齋是齋，戒是戒。先講戒，戒有八條，前面五條是我們一般受的五戒。但要把五戒中的「不邪淫」改為「不淫」。還有「不自聽觀歌舞」，守八關齋戒的日子，從早晨到晚間，不管有事情、沒事情，不能唱歌，是好歌也不能唱；更不能跳舞，自己不歌不舞，也不能到別處聽人家唱歌、看人家跳舞，自己不能夠歌舞，也不能到外面聽人家表演，這是一條。加上「不塗香華鬘」，塗香是什麼呢？在印度那時候的習俗，總要在自己身上裝飾，塗上一些香味香料。華鬘是印度的風俗，用繩子串了很多花，結成叫做鬘，用串起來的花裝飾自己——戴在身上或戴在頭上，叫華鬘。使自己遍身又是花又是香，普通人是這樣。守八戒就不可以，既不能塗香，也不能戴華鬘。還有「不坐高廣大牀」，不坐包括不臥，無論是坐是睡，不能用又高、面積又寬又大的牀。不能用高廣大牀，因為一些有錢的人把牀裝飾得很好、很

華麗，又大又高又廣，持八戒的時候，不能夠使用這種高廣大牀。合起來一共有八條，叫八戒。

戒律是八條，齋是一條——「不過中食」，一般講過午不食。古時候沒有鐘錶，以太陽的陽光為標準，以竹竿豎起來的日影子來說，日影子偏了，就是過中。不要過中，拿現在來說，不要過中午——超過十二點；十二點以前吃飯，叫午齋，過了中午十二點以後就不能再吃東西了，叫「不過中食」，這一條算是齋。

八關齋戒有時說八條、有時說九條，怎麼算法？有一種講法，在小乘有一派把八戒後面的兩條「不戴華鬘塗香」及「不坐高廣大牀」，二者合併，內容相似，一樣莊嚴。數目算起來是七個戒，加上「不過中食」這一齋，就是八關齋戒，合乎「八」的數目字。不這樣講的話，八戒就是八條戒，加上一齋合併起來就是九條。因此在「不過中食」這一齋後面有說明：「戒八齋外、戒七齋內」，戒如果是八條，齋就另外計算；如果戒併為七條，這一條齋就計算在內。八條戒變成七條，小乘有一宗叫俱舍宗是這樣講法；另外的成實宗是八條，大乘的講法也是八條，稍微有點不同的。

其中的五戒稍微說明一下，我們知道在家學佛先是皈依，有的在皈依時，同時受五戒，有的皈依一段時間，自己認為可以守五戒了，再受五戒。在家五戒第一是不殺生，第二是不偷盜，第三是戒邪淫，第四是不妄語，第五是不飲酒，一共五條。五條當中特別要說的是戒邪淫這一條，因為在家人受了五戒，在家人無論是男是女，結了婚後，守五戒是戒邪淫而已。夫婦為了要傳宗接代，正淫是不戒的；不過，每個月也有特殊的日子，夫婦要戒正淫（不是常常的），平常要戒邪淫。八關齋戒不只是不邪淫，而是直接戒淫了。就是在家居士，不論男居士、女居士，雖然結了婚，這一天受持八關齋戒的話，就要戒淫，不只是邪淫，這一條要特別說明。

為什麼國王被關起來，想到要受戒呢？戒，一般人不了解，以為守戒很麻煩，很不好受，約束自己，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其實懂得佛法就知道，戒是一種清涼法，守戒守得好，心裏就是一股清涼，清涼就能夠去煩惱。煩惱這個「煩」字，懂得中國造字的方法就知道，煩的左邊是火、右邊是頁。頁是什麼？頁字在象形字，就是人的頭，你照象形的字畫出來，照篆字寫出來，就是人的頭。所以心裏一煩時，

頭上就滿頭火——一般說的惱火，守戒是去惱火，使火氣沒有，煩惱沒有，一層一層地把煩惱降下去，心裏能得一股清涼。

懂得戒的理，守戒的時候就是一種享受。所以佛法的方法很多，總歸起來不外乎三個字——戒、定、慧。戒是守戒，持戒持得工夫好，能夠幫助我們入定，入定有了定功，就能開發智慧。這個智慧是我們本有的，雖是本有，可是凡夫心一天到晚亂糟糟，行為也沒有約束，那就沒有定。沒有定，本有的智慧被無明蓋住，發揮不了作用，那裏有什麼智慧？所以學佛最重要的三個字，就是持「戒」、得「定」、開「慧」。我們了解戒非常重要，我們既是學佛，能夠持八關齋戒當然好，不受八關齋戒，持五戒也好，特別在心理方面，平常守五戒，受八關齋戒時，心裏更清淨了，在守戒的時候，心裏是一片清淨，當下就是一種最大的享受。

我們還要了解一條，眾生從無始劫以來，造的善業、惡業多得很，造任何業都變成一個生死的種子，就是生死的因；除了生死以外，還有其他附帶的，比如我們在人世間種種的遭遇，都是過去種的因。但是因要變成成果的話，只有因不能變成成果，

中間還要有各種緣。緣有很多，一下子無法講那麼多，只要知道有種種緣就是了。有因有緣然後和合起來才能結果，假如只有因，而緣不具備，它就不會結果。譬如電器用品，電是電力公司輸送進來的，還要有緣。要使用電扇乘涼，要有電扇；要使用電燈照明，要有燈管，這些都是緣。我們人世間，像現在又是天災又是人禍，種種兇殺案件、被人家偷盜搶劫這些事情，都是因緣和合。假使說，我們在持戒當中，把這些緣斷絕了，拿持不殺戒來講，持不殺戒持得乾淨，天下所有的殺業與我無分，儘管過去種了很多殺業的因，現在絕緣了，電接不上，因此這些災難就跟我們沒有關係，由這一條可以體驗出很多條來。戒律持得愈清淨的話，我們雖然還在五濁惡世，我們就能得到清淨平安，在修道方面就能夠精進修道，有這些好處。

我們看持八關齋戒的用意，五戒、各種戒多得很，為什麼國王要求受持八關齋戒呢？八關齋戒就是我們在家人持出家戒，持出家戒持得非常清淨，利益非常大，各位請看講表——持八戒的意義。持八戒「用心起行極細極急」，就國王來講，他要求持八關齋戒，從自己持戒的心來講，非常微細，世間任何杜絕罪惡的事情，都要

把它持得乾乾淨淨，非常徹底，極其細密；再講到持八關齋戒的時機也非常緊急，往往在非常危急的時候，要持八關齋戒。我們都知道，佛常講「人命在呼吸間」，一個人不管年齡老也好、不老也好，誰能保證自己這一口氣目前在，下一口氣還來不來？不敢說，一口氣不來，這一生的壽命就完了，受八關齋戒是在非常緊急的狀況受的。既是非常細密，又非常緊急，我們在家人持戒時間不能太長，太長的話，持不好的，所以「唯限一日一夜」，只能受一天的時間。一日一夜是什麼？就是今天早晨授了戒以後，一直到明天，天明的時候，八關齋戒的戒體，自然就算是完成了。到明天你覺得不夠，你還要就再受；如果不再受，就這一天算是完成了，只限一日一夜。

受八關齋戒的時候，戒師父一條一條地問，首先問不殺生：「佛子，能如諸佛不殺生？」（就像諸佛那樣的不殺生，你能不能受持呢？）受戒的人說：「能持。」這一條就完成了。再繼續問不盜、不淫：共八條，每一條都要說如諸佛，為什麼要說如諸佛？實實在在講，我們凡夫持戒總是不夠徹底，佛是一切煩惱無明全部都沒

有了，乾乾淨淨的，真正的清淨；你受八關齋戒就是要如諸佛那樣清淨，所以「引佛為證」，每一條叫你守得像佛那樣，為什麼呢？「以佛習盡故」，因為佛的一切習氣（習氣是指守戒要斷除的那些事情）都盡了，完全沒有了，所以授八關齋戒要引佛為證。老王在那種情況下，生命朝不保夕，非常危急，在緊急狀況下，他要求請目犍連尊者給他授八關齋戒，八關齋戒既是引佛為證，功德怎麼樣呢？「功德超過人天二乘」，不但超過一般人，也超過天上那些天人，也超過二乘——即小乘、中乘，持一天的八關齋戒就有這麼大的功德。

再請各位看經文，國王遙遠地向世尊這樣請求，請求目犍連尊者來給他授戒。佛和目犍連尊者都是有神通的，當時佛也知道了，就叫目犍連尊者去，「時目犍連，如鷹隼飛」，這時目犍連尊者就像鷹隼（鷹是老鷹，隼也是鷹的一類）一樣在天上飛。「疾至王所」，「疾」是迅速，非常快，很快地就到國王被關的七重室內。如鷹隼飛，其實目犍連尊者飛得比鷹隼快得多，不過這裏沒辦法形容，就拿鳥類飛得最快的鷹隼來形容，目犍連尊者用他的神通飛得比鷹隼還快，立刻就到國王被關的地

方去；去了之後，就替他授戒，一天一天地授戒。「日日如是」，今天受了戒，到明天戒體就完成了；再要受戒，明天又來，日日如是，每天每天都是這樣，目犍連尊者都飛到那裏去「授王八戒」，教授給國王八關齋戒。

「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亦遣尊者富樓那，為王說法」，同時釋迦牟尼佛又派尊者富樓那（富樓那叫滿慈子，說的法非常好），去給老王說佛法。富樓那尊者也有神通，否則他怎麼進去呢？「如是」，這樣一位是目犍連、一位是富樓那，這二位尊者每天去，一個給他授戒，一個給他說法。「時間經三七日」，經過三七二十一天。「王食麩蜜，得聞法故，顏色和悅」，老王吃的是麩蜜，又能聽到佛法，不但沒有餓死，反而顏色非常平和喜悅。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一】

第七講

時阿闍世・問守門者・父王今者・猶存在耶。時守門人白言・大王・國太夫人・身塗麁蜜・瓔珞盛漿・持用上王。沙門目連・及富樓那・從空而來・為王說法・不可禁制。

「時」，在什麼時候呢？「阿闍世問守門者」，當他知道前面所說經三七日——三七二十一天，在他認為經過二十一天這麼久，他的父親一定會在裏面餓死了，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就跑來看一看。首先問守門者——就是看守門的人：「父王今者猶存在耶？」，父王（指老王），現在還存在沒有？這個意思就是問是不是已經死了？

「時守門人白言」，「白」是下面的人向上面報告——稟告的意思。這個時候守門的人就向他稟告：「大王」，這個時候他已經做國王了，所以稱呼他大王。前面他問父王現在還存在不存在？因為照一般常理來講，一個人有七天不吃東西就支持不了，超過七天以後大概都是活不成了；已有三個七天，父王不知道是不是死了？在

大王的心裏想應該是死了，才問這話。守門的人知道沒有死，為什麼沒有死？需要說出個道理來，把原因說出來。什麼原因呢？「國太夫人」指大王的母親，現在成為太夫人了，她「身塗麩蜜」，前面講過的，用麩和蜜敷在身體上，然後「瓔珞盛漿」，用瓔珞盛葡萄漿，「持用上王」，將吃的東西、喝的東西，帶進來獻給您的父王，使他不至於餓死。還有「沙門目連及富樓那」，是佛弟子目犍連尊者，還有富樓那尊者，他們兩位「從空而來」，從虛空之中來到這裏「為王說法」，替您父王說佛法。接著這一句話是「不可禁制」，「禁」是前面王子交代禁止任何人進去，「制」是控制住，不准任何人進去。但是守門的人講，一者是國太夫人，沒有辦法禁制，另者是兩位沙門，他們是從空中進來的，也沒有辦法禁制。

經文前後都有照應的，怎麼前後照應呢？前面阿闍世王子，他「制諸羣臣，一不得往」，他交代的是朝廷裏面的羣臣，各個大小臣子任何人都不能進去，但是沒有提到國太夫人，所以守門的人講，國太夫人她要進去，大王沒有交代，守門人是沒有責任。另外沙門是從空中飛來，他沒有辦法禁止，這也沒有責任。如果不是這

樣的話，守門人的責任就交代不了。這兩點守門人說不可禁制，是照應前面的意思。

「沙門」兩個字是印度文，翻成中國字的意思是「勤息」。一般的注解，沙門是修行的人，要怎麼修行呢？勤修戒定慧，修戒、修定，然後開智慧；息是息滅貪瞋痴。做一位沙門，主要的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目的就是息滅貪瞋痴。這裏的沙門是指目連和富樓那這兩位尊者，他們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目連尊者是神通第一，他來是給老王授八關齋戒的；富樓那尊者是說法第一，他的說法非常善巧方便，他一說法，聽的人就容易明瞭容易接受。他們兩位來，一個是給老王授八關齋戒，一個就講佛法的道理給老王聽。老王在這裏面有吃的，也有佛法，所以經過這麼長的時間還活著。守門人這麼報告後，國王就說了。

**時阿闍世·聞此語已·怒其母曰·我母是賊·與賊為伴·沙門惡人·
幻惑呪術·令此惡王·多日不死·即執利劍·欲害其母·**

他罪惡的念頭就起來了，要殺害他的母親。「時阿闍世，聞此語已」當時阿闍世王聽到守門人一講，當然守門的人沒有責任，他沒辦法懲罰守門的人，所以他就

惱恨了。「怒其母曰」，怒就是發脾氣、憤怒了，憤怒誰呢？憤怒他的母親，一憤怒就罵他的母親：「我母是賊」。他的母親怎麼說得上是賊呢？下面就說了，「與賊為伴」，她與賊為伴，怎麼與賊為伴呢？下邊的賊是指他父王。因為他父王當國王，他要把他父王關閉起來，目的就是要他父王在那裏面餓死，一日不死就是老賊——老而不死。現在不是也有很多人這樣講，老而不死是為賊。罵他父親是賊，母親為什麼也算賊呢？母親天天送吃的東西、喝的東西給他父親吃，這就是與賊為伴，這兩者（父親、母親）在他看來都是賊了。

接著說「沙門惡人」，想想看這句話，前面我們已了解「沙門」是專門修戒修定修慧的人。凡夫眾生一切罪惡從那裏出來？都是從貪瞋痴出來的。而沙門是專門息滅貪瞋痴的——把貪瞋痴滅掉，是最大的好人。他反而說沙門是「惡人」，這可不得了，這話一出口，罪過不得了，我們看《阿彌陀經》中的牛呌尊者，在過去世因為看見一位老修行人在誦經時，嘴裏牙齒沒有了，一句一句在念時，他取笑老修行人像牛在吃草一樣，那還是無心的譏笑，結果是多少世受惡報，後果是不得了的。

他親自罵沙門是惡人，像目犍連、富樓那兩位尊者是不得了的人，他罵他們是惡人，想想這罪過大到什麼程度，為什麼說沙門是惡人呢？「幻惑咒術」，說這兩位沙門不知道用的是什麼幻法，用什麼誘惑人的方法和咒術，用這些東西「令此惡王，多日不死」，使得這個惡王這麼多天還沒有死，這又不得了，罵他的父王是惡王。

這話說了以後，「即執利劍，欲害其母。」就拿起了很鋒利的劍，想一劍殺死他的母親。就這一段，你看看，罵他父母是賊，又罵沙門是惡人，又罵他父王是惡王，然後手抓著利劍要親自殺他的母親，這造的口業、造的身業、造的意業，身口意三業都造了罪大惡極的業。

時有一臣·名曰月光·聰明多智·及與耆婆·為王作禮。白言·大王·臣聞毗陀論經說·劫初以來·有諸惡王·貪國位故·殺害其父·一萬八千·未曾聞有無道害母。王今為此殺逆之事·汙刹利種·臣不忍聞。是旃陀羅·我等不宜復住於此。

「時有一臣，名曰月光，聰明多智，及與耆婆」，這個時候有兩位大臣出來諫勸他，不能殺害母親。一位叫月光，為什麼叫月光呢？因為他這個人非常聰明，有很多智慧。另外一位是耆婆，耆婆是阿闍世王的兄弟，有的祖師注解，耆婆是阿闍世王的弟弟，也有注解是他的哥哥，有這兩種講法。有一部經叫《奈女耆婆經》，根據那部經講，耆婆的年歲比阿闍世王年紀要長十歲。

耆婆比阿闍世王年紀大十歲，為什麼沒有做太子？當中有他的因緣，因為耆婆不是國王的大夫人生的。耆婆的母親是誰呢？耆婆的母親叫做奈女，奈是樹木的名稱，在當時的印度有個小國家，小國家有個修梵行的外道。他有個大花園，裏面有很多奈樹，這些奈樹中，有一棵奈樹長得很奇怪，後來生出一個女子來（《奈女耆婆經》裏所講的，生個女子出來）。這個女子長得非常美，過了十五歲，傳遍了整個印度，很多大國的國王都知道了，都去這個小國家，要娶這個女子做王妃，後來一共有七個國王同時去說親。她的父親梵志是個修道人，就說明事實：「這個女子不是我的女兒，是奈樹生下的。」，然後就做個高樓說：誰能上得了這樓，這女兒

就歸誰。後來由阿闍世王的父王先上去了，就由他聘奈女做王妃；當時沒有把她娶回到他自己的國家，就在那小國家成了親。後來生了一個兒子，這兒子叫耆婆。耆婆生下來，八歲的時候，就到他父王那裏，那時候他的父王及大夫人還沒兒子，就立耆婆為太子。但是過了兩年之後，阿闍世王就出生了——前面講國王的大夫人，就生了這個真正的太子。生下來以後，耆婆已經十歲，懂的事情很多，他知道自己母親不是大夫人，他就把太子讓給後來生出來的阿闍世王，他就不是太子了，有這麼一段因緣。他不做太子，但他是有名的醫生，他的醫術非常高明，「耆婆」這二字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固活」。為什麼叫固活呢？凡是任何人得了絕症也好，怎麼樣

的病也好，只要他去治療，都必然會救活，所以他的名字叫固活。

當時，這兩位大臣在國內都非常有名望，月光不得了，又聰明又多智慧。耆婆呢？既是太子的哥哥，醫術又非常高明，所以在國內，人人都敬佩這兩位大臣。這個時候，這兩位大臣聽到大王要殺害母親，就跑來了，「為王作禮」。這二人要勸告他的時候，先要向他行禮，行禮之後，就說了——「白言」，稟告他，先說「大王」，

稱呼他，這兩位臣子就說——「臣聞毗陀論經說」，我們聽過《毘陀論經》說，（請各位看講表，毘陀這兩字又叫韋陀，新的翻譯叫吠陀，翻成中國的意思叫明智——教育家發明智慧。是什麼經典呢？是婆羅門很重要的經典，婆羅門《毘陀論》分量很多，一共有二六六種，涵蓋的意思非常多。）為什麼舉婆羅門的經典呢？因為在那個時候，印度各國都不太注重歷史記載，這和中國不同；我們中國自有文字以後，都注重記載歷史，所以我們中國很多人講「六經皆史也」，儒家有六經，說起來裏面所記載的都是歷史。在印度不是這樣，印度跟我們相反，它注重講道理，反而歷史記載不太注重，因此要講歷史只有從婆羅門等外道，從他們的經典去找古代的那些事實。所以這兩位大臣，就把婆羅門的經典《毘陀論經》搬出來了，等於我們中國人跟人家辯論，講出道理來，道理是根據經典裏邊來的，這就有分量了；自己講的道理，不能夠有什麼力量的，就舉出婆羅門的經典來支持他的主張。

我們「聞」——從《毘陀論經》裏知道，「劫初以來」，所謂劫初是印度話，中國話常常講：「從開天闢地以來」，中國講歷史記載，遠古的時候，找出一個人來叫盤

古氏，在古時候，他把天地開出。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神話時代，劫初也和這個意思差不多。從開天闢地時一直到那個時候，「有諸惡王」，有很多惡劣的國王，他們為了「貪國位故」，為了貪圖要當國王——貪王位，「殺害其父」，把他們自己的親生父親都殺害了，從劫初到這兩位大臣說話的時候，一共有多少殺害父親的惡王？有「一萬八千」。「未曾聞有無道害母」，從來沒有聽過，就是在《毗陀論經》裏邊，從來沒有提到，有那位國王無道到要殺害他的母親，沒有這回事情。

這個意思是說：自古以來，有惡劣的國王殺父親，為奪國王位置，殺父親倒不足為奇，共有一萬八千那麼多，可是殺母親是沒有的。按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殺父親還情有可原，殺母親是最大逆不道。但這並不是說父親可以殺，而是在兩者比較之下，殺母親是最不可原諒的事情。這怎麼講呢？在中國三國的時候，也有一個小公案，後漢曹操的兒子曹丕篡位，做了魏國的魏文帝，那時候也不講道德。有位文人叫做阮籍，阮籍是竹林七賢之一的文人，他在魏文帝朝廷裏做司法官時，有一天聽到有人把父親殺了，殺父在當時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阮籍聽了之後說：「殺父

這種情形還可以，如果殺母的話，就最不可原諒。」魏文帝一聽就問：「殺父親是大逆大惡，為什麼還情有可原呢？」阮籍就說：「人類在古時候是母系社會，那時候人跟禽獸相處在一起，因為沒有婚姻制度，一般人只知道有母親，而不知道有父親，獸類更是這樣，純粹只知道有母親，不知道有父親，所以說殺父親也許還有例子，至於殺母親好像沒有聽到過。要問為什麼可殺父不可殺母？殺父親，在禽獸之中，有這個例子，人之中如果殺父親，就好像禽獸，不能稱為人。如果是殺母親的話，就連禽獸都不如，沒有聽說過禽獸殺母親的。」根據這樣的例子來講，所以阮籍答復魏文帝，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人殺母親的。殺父親在歷史上還有例子，為了貪圖權位、貪圖王位。可是殺母親的，不但人類沒有，連畜生類都沒有，人類如果要殺母親的話，換句話說連畜生都不如的。所以在這經文裏邊這兩位大臣講的——殺害父親有這麼多，從來沒有聽說有殺母親的。這句經文裏邊這意思很深刻，讓阿闍世王知道：你真正要殺母親的話，你連畜生都不如，意思在這當中。把利害的言辭說出來讓大王知道，「王今為此殺逆之事」，而你現在做這種大逆之事。逆是大逆，不但要殺父親，而且還要殺母親，殺父親就不是人類，就跟畜生一樣，而你進一步

要殺母親，你就連畜生都不如，意思就是這樣，你今天居然要做這種事情，「汙刹利種」，汙是污染、敗壞了，敗壞刹利種。

在印度那時候的社會有四大種姓，請各位看講表。在印度社會，分成四種姓，就等於社會上有四種階級，一種是「婆羅門」，婆羅門是梵文，翻成中國的意思是「淨行者」，是修行階級，講究道德，一切行為都非常清淨高尚的，也贏得一般社會的人對他們的尊敬。第二種就是「刹帝利」，刹帝利是「王種」姓，國王的種姓，這就等於我們中國古時候封建的君主世襲制度，所謂王種，是一代一代的，凡是國王的種族，他都可繼承王位，刹帝利就是個王者，生下來就是王家子弟，一個種姓。再來是「吠舍」，吠舍是「商賈」的種姓，就是商人，他從祖上一直到後代的子孫，都是做生意買賣的人。第四種叫做「首陀」，首陀就是「奴隸」，也就是農人，為什麼農人叫做奴隸呢？在四大種姓之中，農人的地位是第四種，他只是像奴隸那樣的替人家工作，所以又叫做奴隸。階級分得很清楚，是那一種姓的子弟，就是那一種姓的子弟，不會有混合的。婆羅門就是婆羅門，刹帝利就是刹帝利，吠舍就是吠舍，

首陀就是首陀，彼此不能夠變更。吠舍變首陀，首陀變吠舍，是不可能的，階級很嚴格，界限清清楚楚，這是四大種姓。

除四種姓之外，還有一種叫旃陀羅。什麼叫「旃陀羅」呢？翻譯成中國的意思叫「嚴幟」，嚴幟的意思就是由造惡業來嚴飾他的身分，這種人一看就代表是惡人，這是四姓之外，也是四種姓之下，這種人叫旃陀羅。他們做的是什麼事業呢？屠夫。屠夫是專門造殺業的，做屠夫的人，是造罪業的人，所以到什麼地方，尤其是走到都市裏，自己做一個訊號，什麼訊號呢？首先搖鈴子，再敲個木頭，把自己標示出來，標示自己是一個造惡業的人，叫旃陀羅。這樣又搖鈴又擊木頭就是提起人家注意，惡人來了，讓人家了解他是個屠夫。造罪惡的人是在四姓之下，最讓人家看不起的，這種人叫做旃陀羅。

了解這些人的身分之後，繼續看這兩位大臣所講：「大王，你今天造這種殺逆之事，是汙了刹利種。刹利種是王家，除了婆羅門之外，最受人尊敬的是刹帝利，你這樣子是把我們刹帝利的種姓都糟蹋了，把我們整個王種都污染了。」因此「臣

不忍聞」，所謂臣不忍聞是什麼？大王要殺父殺母，明明是親眼可看得見的，但現在聞都不忍聞——聽都不忍心聽，何敢親眼看見？既是不忍親眼看見，大王造這種大惡業，把王種污了，不配做王家的種，雖然身分是國王，但人格方面不配，別說刹帝利，連商人、奴隸都不如，「是旃陀羅」，只能比做那旃陀羅。這就是印度那個時候四大種姓來講。

古時候跟現在的情況不同，我們研究經的時候，要把時代分清楚，現在印度當然已不是這樣。印度現在是工商業社會，商賈比王種當然要高明，做農人，現在也不像古時候那樣，時代不同的關係，在當時是那樣。他們既然把利害說出來以後，「我等」，兩位大臣講他們兩個人，「不宜復住於此」，不适宜繼續住在這個國家。這當中有這個意思：在這個大國家，這兩位大臣是國內的臣子，就一個大臣來講，是要保護國君，做一番有利於國民的事，而大王現在做這種非人的事情，他們再在這裏替他做事，那他們也等於幫助禽獸一樣，甚至連禽獸都不如，所以不能再繼續住下去了。說這句話的意思，裏面包含很多事情，經文文字寫出來很簡單。當時，我

們想想看，兩位大臣去了之後，向大王先行個禮，當然先用好話勸他，叫他不要殺母親，王在那個時候非常氣憤，誰來勸告，怎麼勸告他也不接受，所以這兩位大臣才拿這些自古以來的事情，用種種的利害說給他聽，說到最後實在是警告了，他如果再不採納，不聽諫勸的話，還一直堅持要殺害母親，他們就不住在這裏了。兩位重臣不住在這裏，想想看，後果就嚴重了。

時二大臣・說此語竟・以手按劍・卻行而退。

「時二大臣，說此語竟」，當時這兩位大臣把上面的話說完之後。「以手按劍」，看看他們兩人的動作，也想想當時的情況——阿闍世王手裏拿著劍要殺母親，這兩位大臣勸他勸不過來，把利害的話說完後，他們兩人原來身上都有佩劍，各人把自己身上佩帶的劍，用手按著不轉身過去，還是面對著大王往後退——「卻行而退」。一般見君主的禮是這樣的，拜見君主之後，稟告來意，辭行時，不馬上轉身就走，而是繼續面對君主，往後退著走，退到相當的距離，然後才轉身走出去。他們表面看起來是「禮」，實際上不是這樣，你看：以手按劍——手裏按著劍，在防範大王發脾

氣。因為這兩位臣子說了這些利害的話之後，大王若不採納，趁他們二位轉身走的時候，大王在後面馬上就動手，把他們殺害了，這怎麼辦？所以以手按劍，卻行而退，是防範阿闍世王趁機殺害他們，自己有防範的作用在內。

時阿闍世·驚怖惶懼·告耆婆言·汝不為我耶。耆婆白言·大王·慎莫害母。王聞此語·懺悔求救·即便捨劍·止不害母。

這兩位大臣這種行為一表現出來，阿闍世王就要考慮了，「時阿闍世，驚怖惶懼」，阿闍世王看到這種動作，非常驚慌惶恐，「告耆婆言」，耆婆是他的哥哥，告訴耆婆說：「汝不為我耶？」，你現在不幫助不保護我了嗎？意思是說你要叛離我了嗎？「耆婆白言：大王，慎莫害母。」耆婆就說：大王你慎重考慮考慮，不可以殺害母親。「王聞此語，懺悔求救」，聽到這個話後感到懺悔。因為這兩位大臣一離開，他的地位就不穩，所以他恐懼了，懺悔求救，「即便捨劍」，當下就把他手中的劍放下來。「止不害母」，就停止不再殺害他的母親了。

敕語內宮·閉置深宮·不令復出。

雖然不再害母，但「敕語內官，閉置深宮，不令復出」，馬上告訴宮廷裏面的官員，叫衛士們把他的母親關在深宮裏，不讓她出來，也就是把他母親也關閉起來。

第八講

時韋提希·被幽閉已·愁憂憔悴·遙向耆闍崛山·為佛作禮·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在昔之時·恆遣阿難·來慰問我。我今愁憂·世尊威重·無由得見·願遣目連·尊者阿難·與我相見·作是語已·悲泣雨淚·遙向佛禮。

「時韋提希，被幽閉已，愁憂憔悴」，這個「時」字就是指她被她兒子關到深宮裏之後，就在這個時候，原來要殺她，後來不殺，可是關起來了。「被幽閉」這個「幽」字是很深的意思；被關閉到深宮裏，不准任何人去見她，單獨被關在裏面叫被幽閉。她感覺到愁憂憔悴，愁憂是心裏感到很苦惱。「憔悴」是一個人心裏苦悶的時候，身體就不好，表現在面貌上就很難看——就是憔悴。比方我們平常看一個人，他心裏有不愉快的事情，那麼從臉上看氣色就好像生病一樣，這叫憔悴。為什麼呢？本來是要被殺了，現在命保留下來，為什麼還是這樣愁憂憔悴？這裏面經文是很簡

單，我們研究經文的時候，經文的言外之意要體驗，也只有從經文的言外之意多加體驗，才知道人世間的苦，是既多而且又深。

祖師從三方面來解釋：韋提希夫人為什麼這樣愁憂憔悴？她心裏愁憂什麼呢？她沒有被禁閉之前，原來她的先生——也就是老國王，依靠她送吃的東西、喝的東西，維持生命可以不死。現在她被關起來，可想而知，老國王還能活得了多久？再加上老國王知道夫人也被關起來了，既沒有東西吃，一定撐不下去，又擔心夫人被關起來，在心裏又是一層苦惱，這樣兩層苦惱加起來的話，老國王活不了好久。所以在韋提希夫人心裏，沒有辦法消掉愁憂，她心裏非常苦悶，這是第一點。

韋提希夫人被關起來之前，原來釋迦牟尼佛派兩位大弟子天天去慰問老王。一個跟他授八關齋戒，一個替他說法，韋提希夫人在旁邊也聽到，也得到法益。現在關起來，什麼時候再見得到呢？為這件事情非常痛苦，這是第二點。

韋提希夫人被關起來之後，宮廷裏面守門的人守得非常嚴密。就跟守老國王一樣，不准任何人來探視她，當然也不會有吃的東西。這樣雖是沒有殺她，生命還能

拖延幾天？也就是生命在旦夕之間，這是第三點。

她本來是學佛的，學佛要學道、求道，現在被關起來，道也沒有了，還要在那裏餓死，有這三層意思，使得韋提希夫人一被關起來之後，心裏就很苦悶，以至於面容非常憔悴。一般人遭遇這種苦惱有什麼辦法呢？譬如講這部經是在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時代，現在雖然時代不同，但是殺父殺母的事情，現在倒是很普遍。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必說，就是台灣現在，我們每天看電視新聞的報導、報紙的刊載，兒子殺父親、殺母親，是常常有的事情。遭遇這種事情，我們普通人怎麼辦？心裏怎麼個想法呢？當然是很苦惱，就中國文化來講，這是遭天倫慘劇。父子、母子的關係是天倫，天倫的慘劇發生之後，有什麼辦法解決呢？我們普通人沒有辦法。她究竟是個學佛的人，想不出辦法的時候，下面經文說了，「遙向耆闍崛山，為佛作禮」，她就向著遙遠的耆闍崛山（就是印度的靈山——釋迦牟尼佛常常跟弟子們說法的道場），向釋迦牟尼佛行禮——「為佛作禮」。

對普通的人或對佛弟子都可以作禮——行禮，而這個禮是為佛作禮，因為要求佛

而向佛來行禮。行禮的時候，「而作是言」，心裏的念頭就表現出來，韋提希夫人心裏說甚麼呢？「如來、世尊」，如來、世尊這兩個名詞都是佛的名稱。任何一尊佛都有十個名號，這裏舉出兩個名號，上面的「如來」是共同的名號，凡是成了佛都叫如來；下面的「世尊」，本來也是任何一尊佛都稱為世尊；可是就這部經來講，如來、世尊專指釋迦牟尼佛。這兩個名詞是韋提希夫人對釋迦牟尼佛的稱呼。

「在昔之時」，指她還沒有被關的時候，釋迦牟尼佛「恆遣阿難，來慰問我」。恆是經常，經常派遣阿難尊者來慰問我，這個我就是韋提希夫人稱呼自己，這是在拜的時候，心裏就發出這些言詞出來。既是過去釋迦牟尼佛常常派遣阿難尊者來慰問韋提希夫人，她說「我今愁憂」，而我今天在這個地步，心裏非常愁悶憂苦。這個時候她最希望的是能夠見到佛，然而釋迦牟尼佛，「世尊威重」，世尊的威德太重了，「無由得見」，今天在這種狀況之下，沒有辦法能夠見到世尊。如果像過去那樣就可以見到世尊，或者跟老國王一同去拜見世尊，或者自己請世尊來王宮接受供養都可以呀，而現在辦不到。老國王被關在一個地方，韋提希夫人自己又另外被關

在一個地方，現在見不到。既是無由得見，「願」，但願釋迦牟尼佛，「遣」就是派，派誰呢？派「目連尊者」以及「尊者阿難」，這兩位佛的大弟子，「與我相見」——因為沒辦法去拜見兩位弟子，希望佛的兩位大弟子到這裏來與我相見，來看看我。

佛的弟子有很多，為什麼韋提希夫人只請求佛派遣這兩位弟子呢？第一，就目犍連尊者來講，在前面說目犍連尊者與老國王關係很深，因緣很厚，所以天天從空中來給頻婆娑羅王——老國王授八關齋戒，授八關齋戒就是他的戒師父，他是老國王八關齋戒的戒師，就韋提希夫人來講，因緣也很深，等於是教了老國王也教了韋提希夫人，可以說是這個因緣。再說請阿難尊者，阿難尊者是佛的一個侍者，佛所講的法，他聽了之後，一個字也不會忘記，所以請這兩位尊者來。萬法都是講因緣，所以憑這個因緣請來之後，可以把她心裏所感受的痛苦，轉給釋迦牟尼佛，韋提希夫人真正的用意呢？還是希望佛能夠非常慈悲地直接來教導她。這是發起序，從韋提希夫人的心意來講，隨後釋迦牟尼佛就親自來，所以在這裏她先請這兩位尊者。

「作是語已」，在拜佛之後，把這些話說完了，「悲泣雨淚」，心裏非常悲傷，悲

傷就哭泣，落淚很多，就像下雨一樣，滿臉都是淚水。一方面是心裏難過，再呢，自己見不到佛。接著就「遙向佛禮」，說完後，一邊哭泣，一邊再向佛行禮。普通人遭遇大變故的時候，心裏只是苦悶，想不出辦法來。韋提希夫人這個時候，她一想就想到佛，當她念頭一轉，想到佛的時候，就有轉機了，為什麼呢？萬法唯心，心裏這麼一轉，境界就跟著轉變。我們學經，從這段經文可以幫助我們念佛。我們是不會遭遇這種事情的，真正念佛的人，佛菩薩隨時在護念，《阿彌陀經》裏講得很清楚，只要我們真正用心念佛就能得到感應，同時六方佛都在護念，所以我們一定是平安的。可是我們要了解道理——就是在平安當中，平常也會有些不痛快的事情，我們一遭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心裏有了苦惱的時候，不要想別的，就把念頭轉到佛號上去，一轉到佛號上，境界就轉了。

從這裏我們還想到，過去老師在世時，老人家常提到，念佛要是在夢裏能夠作主，你念佛的工夫也就差不多了。夢裏怎麼作主？人人都會做夢的，你做什麼夢呢？不見得完全是好夢，也有些做的是惡夢。當你做惡夢時，你不要想別的，馬上就念

佛，你佛號從念頭一起來，惡夢的境界立刻就轉變，這是他老人家講的。我們在夜間如果有任何夢，不妨試驗看看。不但在夢裏可以這麼試驗，我們平常就是在白天，心裏遇見任何事情，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你只要佛號一提起來，就沒有什麼嚴重了，所謂「萬法唯心」，念頭放在佛號上，一切事情都能解決，境界就像夢境一樣，馬上就能化險為夷，就能解決惡劣的環境。我們研經看到這一點，要了解平常我們念佛要有這種用法，那麼我們在念佛方面，時時刻刻都能得到念佛的好處，也可以說時時刻刻，阿彌陀佛及十方諸佛都在護念我們。韋提希夫人向佛兩次的作禮——禮佛，古時候的人，平常對人有所請求也是一再地拜，她向佛作禮之後又作禮，希望佛能解救她的困境。

未舉頭頃·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知韋提希心之所念·即敕大目犍連·及以阿難·從空而來·佛從耆闍崛山沒·於王宮出。

當韋提希夫人再度向佛作禮時（作禮就是拜下去），「未舉頭頃」，頭放在地上，在那裏哀求，希望佛來哀憐她，還沒抬起頭來，頃就是在這短暫的時候。「爾時世

尊」，這時釋迦牟尼佛，「在耆闍崛山」——在靈山，馬上就「知韋提希心之所念」，韋提希夫人的心念，在耆闍崛山的釋迦牟尼佛都知道了。知道之後，「即敕」，即——馬上，敕——指派「大目犍連」，大目犍連尊者在弟子之中是神通第一的人，「及以阿難」，阿難尊者記性非常好，領悟力也非常好，就派他們兩位，「從空而來」，他們兩位運用神足通，從虛空之中來到韋提希夫人這裏。佛派兩位大弟子運用神通，從虛空中飛到韋提希夫人那裏去，佛自己怎麼樣呢？看經文說「佛從耆闍崛山沒」，佛從耆闍崛山那邊忽然不見了，佛原來在耆闍崛山道場裏，跟很多弟子講法，這個時候忽然間不見了，幾乎是同時「於王宮出」，王宮就是韋提希夫人被禁閉的地方，他就在那裏出現了。就是在靈山隱了，同時也在韋提希夫人那裏出現了。你看佛的神通就跟兩位弟子不一樣，兩位弟子的神通是從空而來的，佛是從那裏沒，從這裏出，來去沒有痕跡的。

剛才講的這一小段，我們要注意兩點。剛才是把經文消文，只把字面上的意思說出來而已，裏面的意思還有。我們要注意的是「知韋提希心之所念」，這一句話

很重要，就是韋提希夫人在那裏拜佛的時候，佛是在耆闍崛山——在王宮之外（在郊外），而韋提希夫人是在王宮裏面（在城市裏面），兩者距離很遠。雖是距離這麼遠，可是韋提希夫人一拜的時候，心念一動（話從心裏說出來）的時候，佛馬上就知道。平常我們研究佛經，知道成了佛是不得了，成了佛是無所不知的。怎麼無所不知呢？我們老師過去曾經說過比喻：三千大千世界以外，下了毛毛雨，那毛毛雨細得不能再細，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毛毛雨有多少雨點，佛知道得清清楚楚。由此可以了解，韋提希夫人心裏動了念頭，佛馬上就知道。

為什麼一動念，佛就知道呢？祖師就講，我們都是造業的凡夫眾生，實際上說起來，在佛的眼光裏，佛的心，時時刻刻都在照顧所有的眾生，所以眾生就是佛心內的眾生。因此我們所有的凡夫眾生都是在佛的心內（我們在釋迦牟尼佛的心裏，也在阿彌陀佛的心內），我們自己心裏起任何一個念頭，佛都知道。由這裏你可以了解，我們若遭遇到任何困難的問題，心裏有甚麼苦惱的時候，只要我們不想別的，就想到佛號，阿彌陀佛馬上就知道，因為我們就在他心中。這一點了解之後，我們

念佛的工夫，念佛的理就明瞭了。明瞭了念佛的理，作用就大得很。我們平常感覺念佛念很久，好像看不出什麼效果（不是沒有效果，是自己不明瞭理的關係），明瞭理——只要提起佛號的時候，這一念之中就跟佛互相感應，那裏沒有效果呢？在《淨土聖賢錄》裏有很多記載，往往一個念佛的人在念佛的時候，外面發生很多重大的災難，他在那裏念佛，就平安無事，這就是實實在在很明顯的事實。只要我們念佛的心跟佛心感應，世間萬法一切事情，在一般凡夫看起來，事情嚴重的不得了，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也是因緣所生法），只要我們念頭跟佛號融合在一起，感應在一起，天翻就天翻、地覆由它地覆去，我們的心在那裏不動，絲毫不受影響。這一點在這段經文我們也可以了解，佛怎麼護念？這就是佛在護念——心裏一動，佛就在護念我們。

第二點，我們在這一小段經文要注意的是「神通」，佛弟子的神通已經很了不得，能夠運用神足通從空中來去，自由自在，可是佛的神通來往看不出來，那個地方一隱，這個地方就現出來，這種神通，祖師注出來叫做「無記的神通」。所謂無

記是非常自然的，不必運用一種工夫表現出來，佛不需要。不善不惡叫無記。善是做善業，惡是做惡業，這當然是很顯著，心裏要做善事、要做惡事很顯著。還有不善不惡的叫無記。「記」是記載——用文字記下來，「無」是沒有，沒有記載——你說不出它是善、是惡，而是中和的性質，拿「無記」來形容神通，無記的神通只有佛才有。為什麼呢？小乘證到阿羅漢果，當然都有神通，他為什麼有神通？要出來度化眾生——對眾生有好處，那麼他運用神通的本領，都是有所作為的。外道也有神通，外道的神通是善還是惡呢？很難講，不要以為凡是有神通都是好事情。在釋迦牟尼佛時代那些大外道也有很多神通，他們有的利用神通在外面做很多不正當的事，今日之下也有很多講神通的，若問你學甚麼神通？跟誰學神通？是跟佛學神通？還是跟外道學神通呢？你跟外道學神通，不見得學得到，就算學到神通，只有壞自己事情，不會有甚麼好處。所以在今日之下學佛，你只要學佛理、學念佛，把自己的煩惱一天一天地減輕就好，你不要一心一意去學神通，佛家的神通是附帶的作用。

佛家講定功，你學定，定學到了之後，自然附帶地就發出神通來了。這神通是

好的，到時候你不顯則已，顯出來就是善的，是為了要度化眾生。反過來說，你不是由入定得到的神通，你去專門求神通，要問你為什麼要求神通？你動機在那裏？一個專門求神通的，必然是想表現一下，表現自己比人家高明，人家辦不到的，你有神通能夠辦得到，有這個心理就不得了，這就是一種傲慢好勝的心理，這種心理是一種煩惱。以煩惱心理求神通是求不到的，就算是求到神通，也是外道的神通，靠不住的。所以講到這裏，因為經文上明明講有神通，那我們大家都去學神通，可不是這樣的，釋迦牟尼佛這些弟子們有神通，都是先學入定後去煩惱，有了定功，附帶的才顯出神通，不是為神通而學神通。今日之下，好多人不了解這個道理。看看某某人以為他很有工夫，你的心裡有甚麼想法，你還沒有說出來，對方就知道，以為他有他心通，不要注重這些，他的他心通沒有什麼可貴的地方，這種他心通從外道學來都是靠不住的，你要是學佛的工夫好了，自然有他心通。不但學佛，你學儒家的學問，經書念多了，你工夫好了，也會有他心通。不妨在這裏跟各位附帶介紹介紹，那些老儒學到程度很好，你念頭動了還沒說出來，那些儒家的老儒夫子早就知道了，他也有他心通的。所以講這些神通幹什麼呢？沒有什麼大作用，最重要

的是了生死，他心通也好、神足通也好，你在空中飛來飛去的，生死如果未了，沒有用處的，還在六道之內。所以學佛必得要求了生死，把這個放在第一位上面，這才是正知正見。因此學佛最重要的是了生死，最後目的要成佛，成了佛，神通就不得了，你來去一點痕跡都沒有，所以無記的神通是不得了的。

**時韋提希·禮已舉頭·見世尊釋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寶蓮華。
目連侍左·阿難侍右。釋梵護世諸天·在虛空中·普雨天華·持用供養。**

接著再看經文：「時韋提希，禮已舉頭」，這個時候佛在王宮裏，也就是在韋提希夫人那裏出現了，韋提希夫人原來頭在地上，還沒有抬起來，當她一抬起頭來，「見世尊釋迦牟尼佛」，一抬起頭來看見世尊釋迦牟尼佛就在她的眼前出現了。接著說釋迦牟尼佛「身紫金色」，遍身是紫金色，「坐百寶蓮華」，坐在蓮花上，蓮花是用百種寶做成的。「目連侍左」，大目犍連尊者站在佛的左邊，「阿難侍右」，阿難尊者站在佛的右邊，一左一右，兩位大弟子。還有「釋梵護世諸天，在虛空中」，釋

是帝釋天，就是忉利天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帝釋天是在欲界第二層天，大梵天王是色界天的初禪天天主。還有護世諸天，護世指欲界第一層天，四王天的四大天王，諸天包括欲界及色界天，除上面舉出來的那些以外，一切的諸天都來了，都是在虛空中，沒有在王宮裏。「普雨天華」，就是灑天上的天花，往下散花，「持用供養」，用天花供養釋迦牟尼佛。

「身紫金色」，為什麼叫紫金色呢？任何一尊佛現出來都有三十二相，看起來都是相同的，以紫金色來顯示這是釋迦牟尼佛，祖師是這樣注解的。「坐百寶蓮華」，佛的座位由百寶來做成，這是特別顯示是佛的座位。這一點補充，我們要了解。後面講「釋梵護世諸天」，在虛空裏面用天花來供養佛，為甚麼呢？這些諸天都知道，釋迦牟尼佛到這裏來，是有任務的，就是要說法，而且在這裏說的法不是普通的法，而是最特殊最希有的一種大法，所以他們都用天花來供養。

第九講

時韋提希·見佛世尊·自絕瓔珞·舉身投地·號泣向佛。白言·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惡子。世尊復有何等因緣·與提婆達多·共為眷屬·唯願世尊·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善聚。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今向世尊·五體投地·求哀懺悔。唯願佛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

這一段經文裏面，就包含了請求釋迦牟尼佛告訴她無憂惱處，這世間太惡劣了，要找一個清淨的地方。在正宗分裏，佛就替她找極樂世界，所以這一段是請法。前面講她被兒子關起來以後，自己在屋子裏求佛派兩位佛弟子來給她說法，佛除了派兩位弟子到她那裏去之外，自己則一面從耨崛山隱沒，同時在王宮裏出現，韋提希夫人因而就見到了佛，還有在虛空中散花供養佛的諸天。「時韋提希，見佛世

尊」，就在韋提希夫人看到佛的時候，她就「自絕瓔珞，舉身投地，號泣向佛」，這是她看見佛時表現的反應。

先看「自絕瓔珞」，「瓔珞」是韋提希夫人身上裝飾的寶玉，這些裝飾物包括身上、頭上佩帶的，她一見到佛之後，「絕」是一下子全部拿下來，不要了。為什麼寫「自絕」呢？這表示的意義是：韋提希夫人平常是國王的夫人，在古時候國王夫人無論穿衣飲食，沒有一件事不是由別人來服勞務的。譬如穿衣服，都是由宮女侍候，戴的瓔珞也都是由宮女給她佩戴上去，卸下來的時候，也是由宮女按順序一件一件卸下來，這是指在平常的情況。而在這個時候她被兒子關起來，為什麼在見到佛時卻要把瓔珞摘下來不要呢？拿現在的人來講，透過裝飾打扮，可以表示一個人的身分，但也可以說那是對自身的一種執著（古人有注解：「貪愛自身」）。任何人穿的衣服裝飾得很好，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尊嚴，所以要裝飾，裝飾就表示對自身的一種執著與貪愛。韋提希夫人見到佛的時候是處在這種禁獄之中，所以不需要這些瓔珞的裝飾了，而要把它拿下來。她看破生滅法，不再貪愛自身，所以她自己不

按次序地動手把身上、頭上的瓔珞，一齊摘下來，這叫自絕瓔珞。

瓔珞拿下來之後，立刻「舉身投地」，向佛行大禮，舉身不是平常的拜佛。平常的拜佛也是五體投地，但拜的方法有一定的儀式，是恭恭敬敬慢慢地拜下去，而這時的韋提希夫人是舉身——身體站起來之後，一下子全身往前一倒，投到地面上拜下去。這表示其他的一切儀式都不注重了，一見到佛，就全心地歸投到佛那裏去。「號泣向佛」，「泣」是流淚，「號」是嚎啕，發出很大的聲音流淚對著佛。有這些舉動表示意想不到會見到佛，韋提希夫人原來只求佛派兩名弟子來，沒想到佛這麼慈悲親自來，就站在自己面前。在患難的處境之中，得蒙佛親自前來，心裏的感覺是又悲傷又感激，一時所有悲痛的情緒一齊發洩出來。就像小孩子在受到很多痛苦之後，見到自己的父母立刻痛哭失聲，是一樣的情緒。

「白言」，「白」字在這裏是稟告的意思，對佛說：「世尊，」世尊是稱呼佛，「我宿何罪，生此惡子？」「宿」是過去世，我在前世到底造什麼罪惡，以至在今生生了這種惡劣的兒子，這是一層。再就問「世尊復有何等因緣，與提婆達多共為眷屬？」

又問佛過去是什麼因緣（自己過去造了罪，對佛不好講罪惡，而問其因緣）和提婆達多結成眷屬？就世間法來講，提婆達多是佛的從弟；就出世間法來講，提婆達多是佛的弟子，這都是眷屬。如果不是有因緣，提婆達多也不至於處處惱害佛，更不至於教唆韋提希夫人的兒子做這些大逆罪惡之事。所以她不了解，要請問佛這幾層因緣。而宿世的罪惡，在前面已講過了。

世尊有什麼因緣，成了佛還有人要惱害他？研究佛法處處是因果，佛和提婆達多當然是過去有很深的因緣。過去有什麼因緣呢？祖師就注出來了，佛在另外的一部經裏也有提到，就是在錠光佛（也就是燃燈佛）的時候，釋迦牟尼佛那時還沒成佛，是個修道的人，修行工夫很好，他當時跟一個學神仙的人求學，一切學問、辯才都好得很。後來有一戶人家選擇女婿，應徵的人中，女方認為有兩個人條件不錯。有一個人非常有智慧、聰明，但是相貌長得不很好；另一位是釋迦佛，那時他既聰明，又有學問，相貌長得也非常好。選擇的結果是釋迦牟尼佛的口才非常好，那戶人家就把小姐嫁給那時候還未成佛的釋迦牟尼佛。當時另外那個人就非常氣憤，為

此發下惡願說：「以後生生世世，我都要找你的麻煩。」從那世以後，果然生生世世在很多場合，那個人都來找釋迦牟尼佛的麻煩，讓釋迦牟尼佛感受一點困擾。那個人是誰呢？就是現在經文裏講的提婆達多。釋迦牟尼佛成佛，到處弘法的時候，提婆達多還是這樣。佛在別的經裏有把他過去的因緣講出來，所以今生會遇見提婆達多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前世的因緣。韋提希夫人問佛過去有甚麼因緣，這就是祖師注出來過去的因緣。

由這裏可以了解，我們學佛的人必須注重因果，不管做任何事情，固然有意地傷害人家、做損人利己的事是不許可的（我們修道修到相當程度是不會有意地傷害人家），但是雖不是有意傷害人家，還要時時刻刻防範自己無意之中傷害了人。讓人心裏怨恨我們，這就麻煩了，那我們將來修道必遇障礙。生存在這世間為何會遭遇到種種人為的困苦呢？這些只有我們修道的人才了解，不修道的人不知道，因為不修道的人受到別人的傷害時，就憤憤不平，一心想報復人家。我們學佛的人，研究佛經之後就了解——遇到任何人故意找我們的麻煩、陷害我們時，不必管人家，先

自己檢點自己，並反省自己過去的因緣，這一點可以讓自己在世間減少很多障礙。障礙怎麼減少呢？我們過去世造的業很多，免不了有許多冤家，現在我們學佛修道，遇到任何人對我們不利的時候，我們要這樣想：人家佔我們的便宜、要害我們，我們吃了虧，就解了怨。解了怨等於消了一分罪業，在道上就進步了。若能有這種想法，我們學佛就很穩當了，也不會被世上那些惡劣事拉著我們向後退轉，可見懂得因果是很重要的。你看韋提希夫人了不起呀，原來是貴為一國的第一夫人，突然之間被關起來了，碰到這種惡劣的遭遇，她不同於一般人，而能當下反省自己，前世造什麼罪，才生此惡子。而她兒子不好是聽提婆達多的教唆，因此又問提婆達多和佛的因緣。這兩點問得很好，這一段的重點就是要我們了解，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從因果上去反省，這樣就能夠平心靜氣。一個修道的人要做到平心靜氣，那要多少年的工夫才能辦到？而我們要是懂得因果，就很快能做到這個樣子。

韋提希夫人把佛的因緣以及自己宿世造什麼罪，問過之後，就開始請求佛，「唯願世尊，為我廣說無憂惱處」，但願世尊為我廣泛地說「無憂惱處」。所謂「廣說」

是什麼呢？我們知道《華嚴經》裏講世界是重重無盡的世界，就拿現代的科學眼光來看，太虛空中有無盡的星球，直到現在沒有一個科學家能夠把虛空裏的星球數盡，星球太多了。虛空大得很，世界是無邊的。韋提希夫人的意思就是說，她現在在這個世界遭遇到這種惡劣的處境、遇到這些惡劣的人，因而興起換個環境的念頭。她想世界這麼廣大，就請釋迦牟尼佛為她找個「無憂惱處」——就是沒有任何憂愁、苦惱的世界，她要往生到那裏去。

我們這個世間沒有一時不叫人憂惱。各位先看一看講表（二）的後邊，憂惱的事情簡單地說有這幾種。第一種是「別離」，佛法講八苦中有愛別離苦，而愛別離包括人和物。就人這方面來講，譬如說家裏的人——父子兄弟，還有要好的朋友住在一起不是很好嗎？但是辦不到，世間人為的一些苦惱的事情，就會把這些人分離開來，這叫愛別離。就中國歷史來講，中國歷史才不過幾千年，朝代交替；黃河流域不斷地發生天災人禍。廣東一帶有家家人，為什麼叫客家人？因為他們原先住在黃河流域，後來政治發生動亂，在家鄉住不下去了，才整個向南方遷徙作客，所以叫

客家人。台灣也有客家人，台灣的客家人也是從內地來的。想當時這些遠離本土，初來南方作客的客家人，那種滋味可以想像是多麼苦惱，時間一久，好幾代住下來，就感受不到祖宗們初來作客時心裏的痛苦了。在別離上除了人口，再就財產來說，一個人自己沒財產，生活苦惱，就會希望財產愈多愈好；有了財產不一定能完全自己享有，有時還會遭人家來搶、小偷來偷，甚至國家政治上一變動，個人財產一下子就沒有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所以愛別離固然痛苦，財產不能保持而別離也是痛苦，這是要了解的第一點。

再講「怨會」，怨是怨家，我們任何人都不想遇見怨家，可是偏偏相會。怨憎會的內容包含有刀兵（就是戰爭），古時有戰爭，現在照樣有戰爭，一旦發生戰爭，到處家破人亡。還有盜賊，我們不想遇到盜賊，但是盜賊甚麼時候沒有？還有惡人逆子，像經文中所講的太子，就是想要殺父殺母的逆子，現在殺父殺母的人也不少。還有悍妻，在古時候，婚姻不像現在，現在無論男方或女方談不攏、處不來就離婚，古時候離婚是有，但是非常慎重，一般人都不能離婚，如果遇到強悍的眷屬，不離婚

也很難過。過去中國有句成語叫「河東獅吼」，它的典故是說蘇東坡有位朋友叫方山子，〈古文觀止〉有方山子傳，方山子是個隱士，他的太太兇得很，常常暴怒發威，蘇東坡就以「獅子吼」形容他太太。獅子吼本來是形容佛法說出來很威猛，蘇東坡就借用來形容他太太是河東獅吼，這是其中之一——悍妻。若遇到惡劣的丈夫，情況也是一樣。諸如此類的情形都是怨會，可見怨家相會，是一種很大的苦惱。

再講「求不得」，我們人生在這世間，要求的東西太多了，這裏舉出重要的幾點。一個是生活問題，我們在世間要維持生活，衣食住行這幾件事情要能維持。我們在台灣，生活雖然沒有問題，可是在台灣以外，世界未開發的國家，沒有飯吃的人多得很，就拿大陸來講，一遭遇大水災造成多少人的飢餓？生活問題古今都存在。我們在台灣生活雖是較少有問題，可是要想求個清潔的環境也不大容易求到，要不然為什麼到處有人說要環保。環境為什麼要保護呢？就是工廠排放的化學廢氣、廢水把環境破壞了，不僅水污染了，空氣也污染了，所以要求清潔的環境也很難。這還不算，我們都知道台灣的社會秩序不好，這還是看得見的。本來大家沒感

受到的，而電視播出來的，處處都是教人做罪惡的事情。惡事本來不想做，但是一打開電視，看一眼就學了一點印象，所以想要在心裏保持清淨也不容易。這就是求不得，也就是說，我們生活在這世間的生活問題及身心方面求其清淨，都不容易，這叫求不得。

最嚴重的是「生老病死」，任何人都有老的時候、病的時候。人人都生過病，到老年的時候，體會得出來，老的時候身體各方面都退化，行動諸多不自由，自己不能照顧自己，真是一種痛苦。而且人最後都有一死，死後還會再轉世，並非就此完了，至於轉世轉到那裏，誰知道？在六道之中輪迴，自己一點都不能作主，這就是三途流轉。照今日情況來說，眼裏所見、耳朵所聽，無一不是學造罪惡的事情，造了罪惡，下輩子再想要到人間來，沒那麼好，只有墮三途。三途就是地獄、餓鬼、畜生。在三途中來來回回流轉，就像流水一樣轉到這裏轉到那裏，這是最苦惱的事情。生、老、病、死正是我們這個世界任何人都遭遇得到的。

韋提希夫人很希望佛在無窮無盡的世界之中，介紹她一個無憂惱的世界，先讓

她了解。「我當往生」——她要往生到那個無憂惱的世界去。後面講的三途流轉的「流」字要注意，為什麼講流呢？就是說我們一個人的生命，絕對不是單指從生到死這一段生命，死了後就沒有，沒有這麼簡單。人的生命就像流水，淵源流長，過去還有過去世，未來還有未來世，長遠得很，這叫做三世因果。人必得要懂得自己有三世因果；不了解因果，不但學佛沒辦法學，就是研究世間學問也沒有辦法研究，世間任何學問都要了解前因後果。小事的前因很短暫、很淺近、很容易推究；深遠的事情前因還有前因，微細得很，但只要用心研究，都可以明瞭，要是把前因了解得愈透徹，對後果愈能掌握，愈容易明瞭，這就是說，世間做任何學問，只要把前因研究得好，都是高明的學問家。佛法是要解決生死問題，而要解決生死問題，不把前因研究明瞭，甚至要否定前世今生的因果，就無法解決生死問題，所以要解決生死問題，必得要研究前因、研究後果。就像現今研究學問，資訊很重要，資訊搜集愈多，提供了解的層面就愈廣泛，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愈大，所以學佛必得要研究三世因果，這是一個流，「流」是形容我們的生命比長江、黃河還淵源流長。我們自己還沒有到成佛境界，無始以來我們因迷失而看不清楚真如自性，必得要根據佛

法，一層一層地研究，研究到一個程度，智慧自然就開發到那個程度，多一分認識，智慧就多開一分，生死問題也就逐漸逐漸能解決。

韋提希夫人請求釋迦牟尼佛，告訴她一個無憂惱的世界，她要往生到那裏去，「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不樂就是不喜歡，不歡喜閻浮提。「閻浮提」指我們這個世界——南閻浮提，在欲界天之下有四大洲，南邊是閻浮提。她對閻浮提濁惡的世間實在已經厭惡了，為什麼厭惡？「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善聚。」在這個世界裏，地獄、餓鬼、畜生，有很多種不善的眾生都聚在這裏，「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但願我未來世，聽不到惡的聲音，見不到惡的人。

「濁惡」這兩個字講表有特別解釋，指我們這個世間是濁惡世間。什麼叫做濁惡世？「濁」是五濁，「惡」是十種惡業。

五濁第一個是「劫濁」，劫，印度話叫劫波，簡單叫做「劫」，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時分，就是一個時段——時間。「劫濁」是由後面四種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構成。換句話說，我們這個世間都是無常的，有好的時候、也有不好的時候，

好的時候沒有五濁，而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已經是五濁惡世。

「見濁」，講的是見解上的污濁，即邪知邪見，所謂邪知邪見是不明因果，沒有把自己本身看清楚。見濁包括五種，第一是身見，我們的身體都是由若干物質要素，加上自己的精神組合而成，身體隨時都在變動，靠不住的、不實在的，可是每個人都把它當做實在有的，有這個身見，就受身見的苦惱。第二是邊見，有人認為我們死了之後什麼都沒有，生命就此斷絕；或者是身體死了以後，下輩子還是到人間來。認為死了後就什麼都沒有了，是斷見；認為死了後還是到人間來當人的，是常見；執著斷見或常見都不是中道。佛法講中道，中國學問也講中道，所謂中道是不要執著一邊，剛才講的，斷見也好、常見也好，都是偏離一邊的，都不合道理，見解上也是一種錯誤。第三是見取見，學外道的人都認為升了天就究竟了，天道是不是究竟呢？我們佛法講天道不是究竟的，你就是升到天道，也不是永久就圓滿了，到了天道，天道還是要再流轉，生命完了之後還會墮落再輪迴，而見取見就是把它當做究竟了，妄執一種見解當做是真理，這叫見取見。第四是戒取見，外道學的道，也

有他們的戒條，但他們執行邪戒，卻錯認為是正戒，得不到理想結果，冤枉受苦，叫戒取見。第五是邪見，除上面的四條以外，凡是不正確的見解，都叫邪見。以上五種見濁，我們人人都有，有這種見解，知見方面就染污了。

因有前面的見濁，視這個假身體當做是真實的我，就為這個身體而起貪、瞋、痴、慢、疑等等，造成種種煩惱，這是「煩惱濁」。

所謂「眾生濁」，我們都是眾生，眾生由見解上的煩惱所感招來的身體也是污濁的。我們這個身體，《心經》講得很清楚，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和合起來的。五蘊也叫五陰，陰就是把我們的智慧蓋住，讓我們的智慧沒法發揮作用，迷迷糊糊的。所以假和合的眾生，是不可靠的，叫眾生濁。

最後的「命濁」是因果並劣，什麼叫因果並劣？由於我們的生命是由見惑、煩惱招來的，眾生是果，而造成眾生的因——見與煩惱都是污濁的，造成五陰和合的眾生也是污濁的，所以因與果都是劣的、不好的，這叫命濁。所以壽命很短促，人生就算活上一百歲覺得很長，但是到了一百歲，回想從孩童時代到了一百歲，就覺得

沒有多久，壽命可見是非常短促的。

前面講的劫，等於是「時代」，由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所造成的時代，整個時代都是污濁的，叫做五濁惡世。

惡這個字看講表列的就明瞭，在身體上面造的是「殺、盜、淫」這三種惡業。在口業方面：「妄語」——虛假不實的話，「惡口」指罵人，「兩舌」是搬弄是非，「綺語」是說了些雜穢不正的話引誘人做壞事。在意業方面有「貪、瞋、邪見」。表上所列共十種惡業，我們修道的人時時刻刻要拿來自己反省，必得要把惡業戒掉，然後才能學佛法，才能講了生死的問題。

這一段講完了之後，韋提希夫人就說：「今向世尊五體投地」，現在就向佛五體投地，行最敬禮拜佛，「求哀懺悔」，求佛哀愍她。韋提希夫人為什麼要懺悔呢？這一點是韋提希夫人了不起的地方，我們普通人遭遇這種災難就只會怨天尤人，那會懺悔？韋提希夫人懂得因果，她遭遇患難的時候，就知道是自己過去造的惡業，現在才得此不好的惡果，因而懺悔原來造了惡業；再一層就是怕這次受的報還不夠完

全消除過去的罪業，所以再加上懺悔，希望把它完全懺悔清淨了。所以她一面求佛哀愍，一面自己真正懺悔過去所造的業，希望借著這一次的懺悔完全把罪業消除。「惟願佛日」，希望佛就像太陽一樣，照得清清楚楚的。「教我觀於清淨業處」，教我修觀，得見那清淨業處（就是沒有憂惱的世界）。

第十講

爾時世尊·放眉間光。其光金色·徧照十方無量世界。還住佛頂·化為金臺·如須彌山。十方諸佛淨妙國土·皆於中現。或有國土·七寶合成。復有國土·純是蓮華。復有國土·如自在天宮。復有國土·如玻璃鏡。十方國土·皆於中現。有如是等無量諸佛國土·嚴顯可觀。令韋提希見。時韋提希白佛言·世尊·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惟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

這一段就接著上面——韋提希夫人請佛教她觀清淨業處。佛沒有馬上告訴她：清淨業處在那裏，是那一個佛土。為什麼沒有直接告訴她？這跟學校老師教學生一樣，真正好的學問要教學生的時候，馬上拿出來，也許他不知好在那裏，得先要拿出很多事物讓學生們自己看，看過之後，要他自己選擇。這時釋迦牟尼佛（在答應韋提希夫人請求的時候）先放眉間光，然後把十方無量世界用光照來，讓韋提希夫

人自己看、自己選擇，這一大段的意思，各位聽了之後，就知道佛的教法非常高明。

「爾時世尊，放眉間光」，爾時指韋提希夫人向佛哀求懺悔，請佛教她找清淨業處的時候，這個時候世尊就放眉間光。什麼叫眉間光呢？任何一尊佛都有三十二相，我們看佛像上面，在兩道眉毛之間，長有一根白色毫毛，這白色毫毛有多長呢？釋迦牟尼佛在王宮裏做太子時，毫毛是五尺長，到了成佛時，這毫毛就有一丈五尺長。平時盤起來，盤在兩個眉毛之間，遇到須要放光的時候，白毫就伸展開來發光，這是眉間光。我們知道不僅釋迦牟尼佛能放眉間光，阿彌陀佛的眉也是時常放光，我們在念讚佛偈時，會念到「白毫宛轉五須彌」——眉間的白毫宛轉盤起來，就有五座須彌山那麼大。可想而知，釋迦牟尼佛也是一樣——眉間有白毫，現在針對韋提希夫人要求佛，教她觀於清淨業處，佛首先在眉間放光。

「其光金色」，白毫雖然是白色的，但是放出來的光是金色的，我們知道顏色隨時都可以變化，而且我們凡夫眼睛看到的顏色非常有限，真正的光裏面，各種顏色都有，這是佛放的光。就拿現在這世界上，我們的光是從太陽來的，太陽的光我們

白天看是明的，似白色，其實陽光是紅、橙、黃……各種顏色都有，但我們肉眼卻只看到一小部分，所以專就「光」的裏面，涵意非常多。

佛是放金色光，「遍照十方無量世界」，十方每一方都有無量世界，佛的眉間光把十方無量世界都照遍了。照過之後，「還住佛頂」，「還」字也可作旋字講，旋轉回來再把光收攏起來，住在佛頂上。住在釋迦牟尼佛的頭頂上之後，又起變化：「化為金臺」，變化為一個金色的臺子，這個臺子有多大呢？「如須彌山」，如——好像是，就像須彌山那麼大。為什麼叫如呢？娑婆世界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所謂的三千大千世界——一個大千世界是由一千個中千世界組成的，一個中千世界是由一千個小千世界組成的，一個小千世界則由一千個小世界組成的。每一個小世界就有一座須彌山，須彌這兩字是印度話，翻成中文是「妙高」的意思，非常微妙不可思議叫妙，高到什麼程度呢？一般人看不到山頂，所以叫做妙高山。金臺就像須彌山那樣高大。

現這麼一個大金台做什麼呢？經文：「十方諸佛淨妙國土，皆於中現」，佛用光照遍了十方無量世界，然後就用光把十方世界諸佛淨妙（淨是非常清淨，妙是妙到

不可思議、好到極處）那些國土，每一尊佛都有一個國土——也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把那些三千大千世界佛的淨妙國土，「皆於中現」，都在他的光化成的金臺上面出現了，這種由光化成金臺，再在金臺上現出那麼多佛的淨妙國土，就跟現在我們照相一樣；比如說現代人類的科學技術，用倍數很高的望遠攝影機，把太空中的許多星斗攝影下來，它的原理也是一樣。不過現在是用照像機來照，佛是用他眉間白毫的光照出來的。

前面那一段是總說，什麼叫總說呢？把十方淨妙國土都在光中出現。下面舉幾個國土做代表：在那麼多的國土當中，「或有國土，七寶合成」，七寶我們原來就知道，不必細講，有些國土是七寶造成的。「復有國土，純是蓮華」，還有國土純粹是一個大蓮華，這也是特別。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座蓮華，這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復有國土，如自在天宮」，還有的國土，就像我們這個世間的自在天宮一樣。什麼叫自在天宮呢？就是大自在天，或者他化自在天上的宮殿。自在天宮裏面一切都好到極處，別說自在天宮，就是我們人間中國古代的皇宮，也非常好，不是一

一般人能了解的。這裏用自在天宮來比喻，整個三千大千世界就像自在天宮裏的設備，那樣的莊嚴。「復有國土，如玻璃鏡」，玻璃不是我們現在化學製成的那一種玻璃，這個玻璃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一種水晶或水玉（水裏的玉石），有各種顏色，這種玻璃可以照明發光，整個三千大千世界就像一個大玻璃鏡那樣。「十方國土，皆於中現」，十方所有的淨妙國土都在金臺上顯現出來。

自在天宮，按照《大智度論》講，自在天宮在什麼地方呢？三界有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有六層天，在頂上的是他化自在天，屬於欲界的。大自在天比這個高，在什麼地方？在色界天。色界一般講有四層禪天，但詳細分，每一層有若干天。比如說初禪天有三層天，二禪天又有三層天，三禪天也有三層天，到了第四禪天有九層天，合起來色界有十八天。如果再詳細地分，還要多一點，但是我們按照一般講法：色界十八天。在色界最高的地方，另外有一種菩薩住在色界天的頂上，叫菩薩的淨居天，什麼叫淨居？色界天四禪有九層，前面四層是凡夫所居住的，上面五層天則是修小乘證了三果的人住的，叫五淨居天，五淨居天最高的地方，佛家有一種

菩薩住在那裏——菩薩淨居，這菩薩地位到什麼程度？到第十地。第十地菩薩住在那天上，所以大自在天是了不起的地方。

「有如是等無量諸佛國土，嚴顯可觀，令韋提希見」，特別舉出上面四個國土，「有如是等」，等字包括所有的十方無量世界諸佛國土，這些國土釋迦牟尼佛的光中都把它照過來。「嚴顯可觀」，嚴是非常莊嚴、一切都好，顯是很明顯、看得非常清楚。「令韋提希見」，就叫韋提希夫人去看，一個國土一個國土讓她親自看。「時韋提希白佛言」，韋提希夫人把所有國土都看過後，向釋迦牟尼佛說：「世尊」——稱呼佛。「是諸佛土」，這些國土，指釋迦牟尼佛用光攝過來的國土，當然都是好的。「雖復清淨」，雖然這些國土都非常清淨。清淨就不得了，你想想看，整個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土都那麼清淨，我們住在娑婆世界的每一個人誰能清淨？想清淨也清淨不了，很多人來影響你，你的心就亂了，沒辦法清淨。韋提希夫人看過之後，這些國土都是清淨的。「皆有光明」，不但清淨而且都有光明，這是概括地稱讚十方諸佛國土，照映前面十方諸佛淨妙國土，都是清淨的、都有光明。

「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但是我（韋提希夫人稱呼她自己）現在所愛好（上面的樂字讀「要」，是愛好的意思）的是什麼呢？希望往生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佛土去。韋提希夫人選了極樂世界，她為什麼要選極樂世界呢？極樂世界一切的好處，我們在研究《阿彌陀經》時就講過；真正要了解極樂世界的好處，必得要詳細研究淨土三經，我們現在研究《觀經》，另外還有《無量壽經》，等三經都研究之後，才能了解極樂世界為什麼比十方諸佛國土都好。

我們根據經文，提出兩點來講，極樂世界所以比其他的世界都好，是因為阿彌陀佛在還沒有成佛之前，最初發願的時候，發了四十八願，這四十八願真是太好了，在那些願裏面，特別的就是要往生到他那個世界裏去，自己有能力去最好，沒有能力去的，佛會帶著大菩薩來接引，十方世界沒有這種好——佛來接迎。再來就是你想到其他那個清淨世界？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在釋迦牟尼佛看來也是清淨世界，但是我們為什麼看不到清淨呢？我們被自己的業力障礙住而看不到。到極樂世界就不是這樣，即使沒有斷見思惑，我們還有很多業在，只要肯念佛，照著方法去發願求往

生，就能帶業往生，十方諸佛世界都沒有這種好處。所以韋提希夫人選來選去，最後選了極樂世界，她選極樂世界也就是替我們後代學佛的人選的。

我們就因這些好處發願往生到極樂世界去，前人已經選過，所有的世界都比不上，我們再不選極樂世界，選那個世界？這一層，我們研究這部經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為什麼要特別注意？有很多人就說了，我們何必跑那麼遠的路，在十萬億佛土之外找一個極樂世界？那麼遙遠的地方，不如就在我們娑婆世界彌勒內院（彌勒淨土），到那裏去不是很好嗎？這是沒把佛經理論完全研究明白。要知道，彌勒淨土雖然好，可是彌勒菩薩不來接引我們，我們自己要有工夫才能到彌勒內院去，你自己能去，他歡迎；你不能去，他不會來接你。比如虛雲老和尚，他到過彌勒淨土，去了又回來，要是他有他那種工夫，也可以到彌勒淨土去。試問我們一般學佛的人有幾個能到虛雲老和尚那種程度？我們都是凡夫，要到彌勒內院去，那不容易，就算能去，彌勒內院在欲界天第四層的兜率天，兜率天有內外二院，彌勒菩薩在內院，外院是一般天人住的。這層天在欲界，彌勒內院之外的天人在那裏，五欲等各種美

好的事情多得很。我們普通凡夫到兜率天，還是進不了彌勒內院，為什麼呢？因為一到外院，看到外院的花花世界那麼美好，就貪戀那裏的好處，忘記要到內院去，只要耽擱在外院，僅僅是上了天，沒進入內院，就聞不到佛法，還是不行。

無論怎麼說，要發願往生到彌勒內院，是一般學唯識宗發的願。我們老師在世時，也講過唯識，他是跟梅大士學的唯識。梅大士的唯識就不主張往生到彌勒內院，他主張要往生極樂世界，這一層我們要了解。

還有些研究教理的人說：我們何必到極樂世界，在這個世間釋迦牟尼佛的國土修行成就不是很好嗎？這也是不懂。在這個世間學佛不是學不成，斷見惑之後，小乘要天上人間七番生死，才能證阿羅漢果；修大乘佛法要成佛，得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時間太遙遠了。我們要往生極樂世界，只要有信心、能夠發願、再持名念佛，我們這一生壽命完了的時候，就能往生到那裏去，你看這比什麼都快。因此我們看韋提希夫人選擇極樂世界，更沒有理由堅持——想在娑婆世界學，或者到其他的世界去。那都是不切實際的，這一層我們要特別注意。

她選好了以後（因為她所有國土都看過，只有極樂世界最好），就問這樣好的世界怎麼樣才能去呢？不錯，我們娑婆世界太不好了，是五濁惡世，我們凡夫要到極樂世界，需要具備什麼條件？韋提希夫人就說：「唯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要想到極樂世界去，首先必須請釋迦牟尼佛教她：如何思惟、如何正受。什麼是思惟？什麼是正受？請各位看講表三，這張表上，正宗分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淨業，業代表因，有淨土宗的因，才能學淨土宗；第二部分是妙觀，就是正觀，也就是後面講的十六觀；最後講利益，得了什麼利益；這是正宗分裏的三大部分。

現在講的這一段，先讓我們認識一下淨業，後面經文還會專門提到。在這裏，韋提希夫人要求佛教她思惟。按照古人注解，要想得好的果報，必得修因。修什麼因呢？有正行、助行。正行是正受，指後面講的十六觀，助行是思惟。現在請各位看表——思惟法，思惟不是一般人用思考、思想，想著某一件事，就叫思惟。思惟有思惟的方法，這裏的思惟是什麼呢？是想到極樂世界，先要具備的第一個條件，怎麼思惟法？表裏說，有依報、正報兩部分：依報是器世間——就是整個極樂世界；正

報是眾生世間——佛以外，大菩薩、極樂世界的人都叫眾生世間。根據天親菩薩（天親菩薩在印度非常有名，是唯識宗重要的祖師）所寫的《往生論》，裏面教人觀察阿彌陀佛的淨土。怎麼觀察法？他說極樂世界的莊嚴多得很，歸併起來共有二十九種莊嚴。這二十九種莊嚴，屬於器世間的依報莊嚴有十七種；屬於正報，也就是眾生世間的，一共有十二種莊嚴。

器世間十七種莊嚴，沒時間把每一種都講出來，只舉出重要的讓我們了解一下：第一種是清淨莊嚴，什麼叫清淨？我們凡夫在娑婆世界沒有一個人能夠清淨，我們所處的環境，那裏有清淨？放假的時候，大家到山裏看山上的泉水還比較清淨一點，可是山裏的泉水跟極樂世界的水（七寶池的水）那能比呢，何況一流到外面的河流就污染了，海裏的水也被污染。所以我們的世界沒有清淨，在極樂世界到處都是清淨莊嚴，是一塵不染，清淨莊嚴是其中的一種。

還有種種事莊嚴，事就更複雜了，比如我們在娑婆世界所見的事情多得很，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一切的一切，每天我們所看的事情太多了，你想想看，我們

這世界那件事情是清淨的？那一個國家都亂，可以說在這個世間上找不到美好莊嚴。可是在極樂世界，事事都是莊嚴的，凡是表現出來的：鳥在說法、往生極樂世界的、在七寶池裏的事物，任何一樁事情都是清淨莊嚴的，這是挑選的第二點。

跟各位介紹最後一條（十七種最後一條），一切所求滿足莊嚴——凡是你所求的都能滿足。我們的世間，你想想看，我們凡夫在這世間所求很多，但是都能滿足嗎？不一定。人人都想做大總統，大總統全世界只有幾個，你求就能求到嗎？不一定的。人人都想發財，錢財有限，每個人都想成為大富翁，這也辦不到。再就是人人都想長生不老，一直活下去，這誰能辦得到？但是在極樂世界，凡是你心裏所要求、所想的事情，都能滿足。就拿壽命來講，一往生到極樂世界，壽命跟阿彌陀佛一樣，都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就憑這一點，想想看吧，觀察之後，這些莊嚴，我們這個世間都沒有。所以，想一想，我們不到極樂世界，繼續在這個娑婆世界，怎麼個修法？懂得這個，天親菩薩教一般學佛的人，觀想極樂世界的十七種依報莊嚴。這十七種不必細講，指出這三點，就憑這三點，我們非往生極樂世界不可。

正報莊嚴在極樂世界有十二種，既是講正報，極樂世界有佛有菩薩，佛的正報莊嚴有八種、菩薩的莊嚴有四種，合起來十二種。佛的莊嚴，也不需要全部介紹，這裏舉幾個比較好講、聽起來比較容易明白的幾點：第一個，阿彌陀佛的座位非常莊嚴，我們普通在寺廟看佛的座位已經是不錯了，很莊嚴，到了極樂世界看見阿彌陀佛的座位，隨各人的根器到什麼程度，所看到的座位就不同，譬如說有藏、通、別、圓的差別，小乘是看不到的；到了菩薩的地位，看佛的座位也有大有小（隨著菩薩的程度），不管怎麼看，佛的座位最莊嚴了。還有佛的三業莊嚴，三業是身、口、意，都是莊嚴的。我們這世間，人人都認為自己好，要客觀一點，自己反省一下，我們的身口意，那一點值得舉出來？是清淨的？不必告訴人家，也不必問人家，自己反省一下，口夠不上清淨莊嚴，身體也好、心理也好，都是辦不到。在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他的三業都非常莊嚴。就舉出這幾點來，讓我們作觀思惟。怎麼思惟法？就是思惟佛的座位、佛的身體、佛的口、佛的心理，無一是不莊嚴。

菩薩有四種莊嚴，這四種莊嚴也不必每一種都說出來。第一種是極樂世界的大

菩薩，還是住在極樂世界不動，可是他們可以普遍地到十方世界去，供養十方世界的佛——隨處可以變化到那裏去，這在《阿彌陀經》裏講得很清楚，早上起來「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在極樂世界的菩薩們都有這些莊嚴。

依報、正報合起來一共二十九種莊嚴。這怎麼來的呢？都是阿彌陀佛發大願完成的，才有這些莊嚴顯出來。

請看二〇三頁第三講表，「思惟法」、「正（眾世間）」，這四行就是極樂世界菩薩的莊嚴，特別舉出來。第一種持戒離諸惡，就是持戒莊嚴，大菩薩為什麼要持戒呢？戒律一持，所有的惡事都沒有了，離開一切惡，這是第一種。第二種正定離邪覺，就是入了正定，定為什麼說是「正定」呢？佛家入的定是正定，比如娑婆世界的外道也入定，他們也講覺悟，可是他們的覺悟不是正覺，是邪覺，不合乎道理的。菩薩入正定的時候，有定功就能辨別什麼是正、什麼是邪？自自然然地就遠離邪覺。第三種智慧離顛倒，極樂世界的菩薩都有大智慧，有了智慧就離開顛倒，在極樂世界那有顛倒的人？沒有。我們這個世間的凡夫，都是顛顛倒倒的，不淨的偏說

是淨的；沒有我，把假我當做是真我，這都是苦惱的根源，極樂世界的人及菩薩都離顛倒。為什麼呢？他有智慧，他一看就知道是顛倒，所以有智慧就不會顛倒。第四種總持不失善不生惡，總持是什麼呢？印度文叫做陀羅尼，就是不失善不生惡——善法保持不失，罪惡的事情不發生。

接著講「正受境」，韋提希夫人請佛告訴她正受境，就是後面講的十六觀，這裏正受境，是解釋「正受」這個名詞。前面思惟就是觀察極樂世界的依、正二十幾種莊嚴，開始思惟，到後來愈思惟愈微細，就到了正受境。正受境就是正工夫，這正工夫就是思惟漸細，細到什麼程度呢？就是自己的覺、自己的想心都沒有了、都亡（亡就是消失掉）了。為什麼覺想自己都感覺不到，可說是沒有呢？就因為定心合境，入了定，心恆安定地在那裏，心與境能夠融合在一起，也就是無有分別的時候。覺想雖然亡（亡是不起作用，覺也好、想也好，這個時候都不起作用，只是定在那裏），心與境融會在一起。這兩點——思惟與正受，是韋提希夫人請求佛教她。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一】

第十一講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從佛口出·一一光照頻婆娑羅王頂。
爾時大王·雖在幽閉·心眼無障·遙見世尊·頭面作禮·自然增進·
成阿那含。

「爾時」，就是承接上一段講的——韋提希夫人請釋迦牟尼佛教她思惟，教她正受的那個時候。「世尊即便微笑」，釋迦牟尼佛就展開微笑，然後就「有五色光，從佛口出」，從佛的口裏放出來五色光，「一一光照頻婆娑羅王頂」，每一道光都照在頻婆娑羅王的頭頂上。「爾時大王，雖在幽閉」，這時候頻婆娑羅王雖然還被關閉在好幾層的房子內，「心眼無障」，他的心眼已沒有障礙，「遙見世尊」，可看到遠處的世尊（當時世尊在韋提希夫人那裏），看見之後，「頭面作禮」，就五體投地向佛頂禮。「自然增進，成阿那含」，他修行的工夫自然增進，就證到小乘第三果——阿那含果。

上回講到釋迦牟尼佛兩眉之間放出金光後，把十方無量諸佛世界都照遍了，之

後又將金色光回駐在佛頂上，化為一座像須彌山那麼大的金台，再將十方諸佛最好最淨妙的國土，都在金台上現出來，讓韋提希夫人選擇。現在科學時代研究佛經，比過去好懂得多，類似這種情形在過去就很難懂，現在很平常了。太空裏世界多得很，自從人類科學上了太空，可用衛星將太空中的許多星球拍照出來，讓人觀看太空的景像，由此我們想，凡夫眾生都能辦得到，何況是佛，那是更不得了，韋提希夫人想去最清淨的業處，佛用眉間光能把十方諸佛淨妙國土都照出來，讓韋提希夫人選擇，結果韋提希夫人認為所有的世界都好，但是她最喜歡的還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選出來之後，要怎樣修才能到那個世界去？所以韋提希夫人請世尊教她怎麼思惟、怎樣正受。思惟是助工夫，正受是正工夫——正助雙修。

「爾時」就是韋提希夫人選擇了極樂淨土而且又請佛教她正助雙修的方法時。所謂「微笑」就是會心的一笑，世尊一聽之後就微笑了——會心一笑。佛為什麼微笑？因為她選對了，所有好的世界都不選，單選極樂世界，那正合世尊的心意。這個微笑除了承接上文——韋提希夫人選擇極樂世界那一段外，還含有其他意義：一者是這

部經開始的時候，因為太子要害父王，準備將他關閉起來活活餓死，這是罪大惡極的事情，然而這罪大惡極的事情也是有因果的（有前因，後果就免不了，因果之事很複雜，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並不單純），就世俗的眼光來看，老國王被關起來活活餓死是最不好的下場，可是他卻借這個機會，證到小乘三果，等於已經脫離六道輪迴，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佛一開始就把這種錯綜複雜的因果看得清清楚楚的，在複雜的因果中，老國王能藉此機會脫離六道輪迴，所以佛微笑；再就韋提希夫人這方面來講，更不得了，因為她有這種遭遇，經她的請求，釋迦牟尼佛才說出這部大法來，也就是這一部《十六觀經》，這不但對韋提希夫人，就是對後代眾生來講，都是了不起的大因緣，所以佛也是為此而發出微笑。

微笑之後，接著從佛的口裏放出「五色光」，為什麼從口裏放出五色光？微笑跟光請各位看講表，微笑的意思剛才已大概介紹過，再看表就更清楚了。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要微笑呢？一、稱釋尊悲心：我們知道釋迦牟尼佛到世間來，為的是要度化眾生，眾生在六道之中，來來回回生死不斷，沒有佛來度化，永遠也難以出離苦

海，所以佛藉這個因緣，一方面把老國王度出六道，另外更重要的是要把這個法門講給韋提希夫人聽，教她照這個法門修，這是最合乎釋迦牟尼佛的慈悲心，「稱」，就是完全符合釋尊大悲的心；二、合彌陀本願：十方諸佛淨妙國土多得很，為什麼韋提希夫人會選西方極樂世界呢？（這是大乘根機的韋提希夫人了不起的地方，）因為阿彌陀佛因地時（在世自在王佛的時代），發了四十八大願，然後成就了莊嚴的極樂世界，現在韋提希夫人求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但合乎釋迦牟尼佛度化眾生的悲心，也合乎阿彌陀佛的本願；三、開淨土法門：我們知道淨土宗主要有三部經，其中道理講得最深，也最圓滿的就是這部經，也可以說從釋迦牟尼佛到現在末法時代，淨土宗一直能被廣泛地弘揚，不受到別的宗派的影響，這部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藉著韋提希夫人的請求，釋迦牟尼佛傳授她修行的方法，而開了淨土法門；四、度將來多眾：淨土法門一開，不但當時度了韋提希夫人，讓她求生到極樂世界去，直到後代很多眾生也都因這個法門而得到度化，尤其是現在，如果不修這個法門，要想在這一生就能脫離六道輪迴，有誰能辦得到？要想當生成就，只有這個法門才能辦得到；所以釋迦牟尼佛的微笑就包含這麼多意思在內。

佛身上常有光，但放光一定是有益於眾生的，佛的身體各部分都可放光，前面那一段，對韋提希夫人放眉間光，現在這一段則是從口裏放五色光，兩者都代表有一定的意義。請各位看「佛光益眾」這個表，佛放光能利益那些眾生呢？這要看光從佛身體那個部位放出，譬如：佛在腳下放光，能度化地獄的眾生；佛在兩膝之間放光，對畜生道眾生有好處；佛從肚臍之中放出光明，就對阿修羅道的眾生有利益；佛從心胸這部分放光，則對人道眾生有益處；至於後面兩種就是經文上所說的，五色光從口中放出，為度化二乘（小乘、中乘），佛於口中放光對他們說法，使他們得利益；而佛於眉間放光則是對大乘根器的眾生，使他們得到法益。

看前後這兩段經文，不難明白，佛放眉間光是要講大乘佛法時才有的，佛講《法華經》也放眉間光，講這部經是針對韋提希夫人講的，但因韋提希夫人是這部經的發起人，也是當機眾，所以佛對她放眉間光。為什麼佛放眉間光是表示要講大乘佛法？根據祖師的注解，它是一種表法，人的眉毛各居一邊，在兩眉之間代表中道，佛的三十二相之一——白毫，就在兩眉之間放光，白毫光表中道之光。這部經是純粹

的大法，講大乘經典，像《法華經》及這部經，佛對當機眾都放眉間光。

佛對頻婆娑羅王放的光則是從口裏放出的，老國王的根機沒有他的夫人那麼大，他是小乘根機，所以佛從口中放光照他的頭頂，照過之後，當下他就證到第三果阿那含，算是出了六道。佛從口中放出的是五色光，出六道怎麼出呢？《心經》裏講五蘊皆空，要把五蘊觀空才能脫離六道，佛口裏放出五色光，就讓頻婆娑羅王了解五蘊（色、受、想、行、識）都是虛假的，放棄五蘊後才能見到真正的真我，才能證果，所以放五色光有這個意思。

了解道理後，再看經文：「爾時大王，雖在幽閉，心眼無障」。「爾時」是佛光照過來，照在老國王頭頂的那個時候，「大王雖在幽閉」，老國王雖然被關閉在一重一重的房子內（一層一層的牆壁阻隔，一般人到不了那個地方），可是他「心眼無障」，肉眼是被障住了，看不到，可是他已開了心眼。什麼叫做心眼？在佛學上有個名詞叫做法眼淨，就是藉著法能夠看得清清楚楚的（不依肉眼，亦不依天眼，係藉禪定之力可遠見障外之色，照了諸法）。佛的光一照過來，一方面佛光的力量，

另一方面他自己心眼沒有障礙了。為什麼心眼沒障礙呢？這要看前面經文，老國王請求佛派目犍連尊者為他授八關齋戒，佛除照他的意思派目犍連尊者為他授八關齋戒，又加派大弟子富樓那尊者一齊去替他說法，連續了二十一天。八關齋戒受一天的功德，就已經很大了，何況連續受二十一天，又加上像富樓那尊者那樣會說法的大弟子，天天跟他說法，一方面持戒，一方面聽佛法，你想想看，這可不是普通的情況。我們一般人受戒也好、聞法也好，心裏覺得沒有什麼，我們要了解老國王在那個時候被兒子關起來，什麼時候死，自己不知道，他是受了那種打擊。學佛要放下，像我們念佛，要放下萬緣，佛才念得好，可是要放下萬緣不容易，而老國王在那情況下真能夠放下萬緣了，因為不放下不行，眼看就要死了，還能不放下嗎？所以他能徹底放下，一方面徹底放下，再方面又受戒、又聽法，這裏經文說得簡單，祖師注解就注出來：在這個時候他必然已經證到初果、二果。初果是見惑完全斷除。他為什麼能夠證初果斷見惑呢？在那種情況之下他才完全能夠覺悟——覺悟身體不屬於自己的、不是真實的，被關起來不得自由，眼看就快要死了，這身體還算是真實的嗎？既然不是真實的，不能執著，身見我執非放下不可。我們普通人不容易放

下，就是因為沒經歷那種遭遇，老國王有那種遭遇，很快就能夠放下，證了初果、接著證二果，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心眼無障（已證初果、二果），再加上佛光的加被，所以他能夠「遙見世尊」。

我們念佛有沒有佛光加被呢？我們念佛，不僅阿彌陀佛的佛光就在我們身上，甚至十方世界恆河沙數的佛光都在護念我們，只因為我們有障礙，自己看不見，雖是看不見，但是佛光還是在照我們，我們應該有這種信念。頻婆娑羅王這個時候已證到初果二果，所以他心眼無障，沒有障礙，能「遙見世尊」，不但見到佛的光，也順著佛光遠遠地看見世尊在韋提希夫人被關的牢房裏說法，這一段包含很重要的意義在裏面。

老國王見到世尊，就順著光「頭面作禮」，就向釋迦牟尼佛頂禮，「自然增進」，前面講他已證到初果、二果，這時借佛光加被，他一頂禮，工夫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證了三果，成了阿那含就出了六道。怎麼成了阿那含就出了六道呢？請各位看表，表上寫著小乘四果，小乘與大乘是不同的，大乘重在度化眾生，不求自己

先了生死。小乘則重在先自求了生死，要了生死須一步一步的，第一步就是證得初果。初果，印度文名須陀洹，中文譯為「預流」，就是參與、加入聖人流類的意思。他憑什麼證初果——預流呢？因為他把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的見惑八十八品斷掉，也就是普通講的八十八使。

所謂八十八使，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身見，每個人把自己的身體當做真實的，其實身體是因緣和合、五蘊和合的假東西，可是任何人都看不透，把它當作真實，而對它生起執著。愈執著就有愈多的苦惱，佛法說：「身為苦本」，執著身體就是痛苦的根本，其餘如：毀謗因果等種種邪知邪見，都是見惑——屬於知見上的迷惑顛倒，共有八十八使。使是什麼呢？是一種力量，能夠使你不由自主聽從它的指使，我們任何一個凡夫都被見惑八十八種力量所指揮、驅使，實在是不自由。現在一般人動不動講民主自由，其實並不懂得自由的真正意義，真正的自由是要把八十八使去掉，能不被那些力量所驅使，才算是真正得到自由。八十八使頓斷：只要明瞭這道理，把這道理看通了，三界八十八使一下就斷掉，叫頓斷。頓斷三界見惑，就證初

果了，那就真的是加入了聖人之流，也就是所謂的預流。一般來說，修小乘要脫離六道輪迴，還要經過天上人間七番生死，這七番生死怎麼算呢？並非現在七番生死，證到初果以後，又經過七番生死，因為初果只是頓斷見惑，還有思惑未斷。

思惑以三界來算，一共三界九地，分九層境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一共有八十一品思惑。欲界有九品思惑，先斷六品思惑就證二果，二果印度文叫斯陀含，中文意思是「一來」，所謂一來，指還要到人間來一趟，因為欲界九品思惑斷六品後，還有三品未斷，所以還要潤一生。我們為什麼有生生死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呢？轉生就是有思惑潤生的關係而讓我們生生死死不斷，因為還有欲界三品思惑未斷，所以還要到人間來一趟，名叫一來，這是證得二果。

思惑為什麼這樣難斷呢？思惑完全講修持上的工夫，講理論，或許一講就能夠明瞭，可是要事實上辦得到，從行為上改正過來，那就不容易了。思惑去除，就是在行為都能做到端正，所以思惑也叫修惑。前面所述是證到二果，證到二果後還得繼續修，欲界有九品思惑，證二果已斷六品思惑，還剩三品思惑，把最後三品斷盡

之後就證了三果，三果印度文稱阿那含，中文的意思是「不還」，就是不再來到欲界天來，生到色界天第四禪天。我們知道色界天有四層境界（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四禪天），證到三果以上的小乘人，就居住在第四禪天的五淨居天（阿那含住在那裏），繼續修，直至證到第四果。

思惑共有八十一品，怎麼算法呢？分三界九地，欲界算是一地——五趣雜居地；色界有四禪天——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共有四地；無色界有四種大定，也有四地。色界、無色界共有八地，加入欲界一地共有九地，每一地要斷九品，所謂九品分上、中、下——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欲界斷完九品後，還有色界、無色界，上面八地，還有七十二品，換句話說，證到阿那含果，還要在五淨居天繼續修，直至斷盡七十二品思惑，才能證得阿羅漢。阿羅漢中文的意思是殺賊、應供、無生，這個涵意過去在講《阿彌陀經》時已經講過了，這裏就不再細講。換句話說，斷盡上二界八地七十二品思惑，則整個八十一品思惑，全都斷乾淨，就證了小乘最高的第四果，成了阿羅漢。

我們了解老國王一見到佛光後，向佛頂禮，然後工夫一下子往前增進許多，當下證了三果。剛才看了表就知道，他已不用再到欲界受生，而生到第四禪天去，到了四禪天就穩妥了，絕對不會退轉，也就是說到第四禪天證了第三果，一定能夠證第四果，永遠脫離六道輪迴，不再有生死輪轉了。根據《涅槃經》講，頻婆娑羅王證了第三果之後，過了七天就死了，你想想看，原來有韋提希夫人每天送吃的東西給他，所以他的身體還可以維持，事後給太子一發現，太子轉而起意要殺韋提希夫人，經兩位大臣勸告後，雖沒有殺，但卻把她關起來，夫人被關起來後，就沒有人再送東西給老國王吃，所以證三果後，到了第七天他的身體就死了。依世俗人的眼光來看，老國王是餓死的，他雖然是死了，卻證三果脫離六道。這個帳如何算？是熱熱鬧鬧地死後，再到六道流轉好呢？還是餓死卻生居第四禪天證阿羅漢果好呢？那當然應該像老國王一樣，受短暫痛苦，把無始以來在六道裏生死流轉的大問題一下子都解決，這是最了不起的事。

還有一點須要說一說，前面經文講，韋提希夫人請佛教教她思惟、教她正受，為

什麼佛沒有馬上教她，要插上這一段呢？學大法，無論是思惟也好、正受也好，一定要專心一致來修，不能分心，一分心就不能成功，所以佛要使韋提希夫人能夠專心受持，必得要把老國王的問題先解決，這問題若不解決，她必然修不下去，因為她心裏一定想老國王還關在那裏，現在她也被關，沒辦法送東西給他吃，不曉得情況怎麼樣了？心裏會老是掛念著。佛一放光讓韋提希夫人看，老國王已證到三果，生死大事已了，再過七天就會死，死了之後，整個問題就解決了，讓韋提希夫人把這件事了了之後，她可以絲毫不分心，才有辦法修成十六妙觀。把這一段講完後，佛就正式跟韋提希夫人講思惟、正受的方法，這點是本段經文的主旨，可看一看祖師的注解。經文若不經祖師注解，不僅我們看不懂，就是文學再好的大文豪也看不出來。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一】

第十二講

爾時世尊·告韋提希·汝今知不·阿彌陀佛·去此不遠。汝當繫念·諦觀彼國淨業成者。我今為汝廣說眾譬·亦令未來世一切凡夫·欲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

「爾時」就是佛放光教頻婆娑羅王證了第三果的那個時候。「世尊告韋提希」，釋迦牟尼佛就對韋提希夫人說：「汝今知不？」不，在經文是否的意思，妳現在知道不知道？是問她的意思。問什麼呢？「阿彌陀佛，去此不遠」，妳所選的極樂世界的教主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距離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不遠。佛問韋提希夫人，韋提希夫人沒有答復，當然就是不知道。所以佛自己再繼續跟她講：阿彌陀佛既是距離這個世界不遠，「汝當繫念」（繫字古音讀「記」，現在分為兩種意思，把一個東西繫在一個地方，念「記」；另外一個念「繫」，掛在什麼地方，經文裏兩個意思都有），妳應當繫念。「諦觀彼國」，妳應該看看那個極樂世界。「淨業成者」，指阿

彌陀佛及往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都是成就淨業的人，妳要專心一致，清清楚楚地去觀察極樂世界的環境，尤其是那裏的正報——阿彌陀佛及往生到那裏的人。

這裏有幾個名詞需要說明，「阿彌陀佛去此不遠」，「不遠」這個名詞，首先就事實講，《華嚴經》講華藏世界是重重無盡的世界，在整個華藏世界當中，從豎的來講有二十層，橫的方面來講也有很多世界，從我們的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往西方經過十萬億個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西方極樂世界。這個極樂世界和娑婆世界都在第十三層，是同一層次的，雖然講要經過十萬億個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就整個重重無盡的世界來講，不算遠的。這是就事實上來講，的確在十萬億個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的西方有極樂世界。

就理上來講，任何一個眾生都有真心——也就是真如本性，我們的真如本性究竟有多大呢？重重無盡的世界，是無量無邊的，我們的本性也是無量無邊。換句話說，不管是極樂世界，或是華嚴重重無盡的世界，我們現在是凡夫，自己心量沒有開，不知道，一旦我們心量開了，這些世界都在我們的心中；換句話說，都不超出我們

的心法之內——都在我們心內。只要我們明瞭「心」，把自己的心性開放出來，到極樂世界就近得很，只要一念就到了。就理這方面來講，的確是這個樣子，

經是佛講的，成了佛，什麼都了解，不但一個三千大千世界裏甚麼事都了解，就是重重無盡的世界也都清楚了解，因為佛整個本性都開發出來，都明瞭。相反的，我們凡夫眾生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大家都把四大假合，加上妄心所組成的身體，當做自己。想想看，我們這個肉身既是因緣和合，必得要覺悟：既是因緣和合，要求永久不散，沒那回事。我們任何一個人，從兒童時代到現在都生過病，為什麼會生病？病是因為我們的身體及心理，不能維持平衡，某些因或緣發生變動，變動得不規則就出毛病，就感覺不舒服，嚴重一點就不能行動，更嚴重甚至身體就不能存在了，純粹是因緣法。我們本身如此，身體以外的世界更假，包括人羣組織、山河大地、財產、地位隨時都在變動（沒有一時一刻不在變動），想維持長久不變，辦不到，包括自己政治上的地位、財產：等等，都是時時刻刻在變動，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自己的身體都作不了主，何況其他東西，所以必須要明瞭要覺悟，不覺悟這

一點，我們痛苦會一天一天加深。

學佛要把凡夫知見轉過來，去凡情（去掉凡夫的心理）轉為佛覺悟的正知正見，放開心量不要執著假我，只要不執著假我，眼光就不同了，看的世界也不會跟一般人的見識一樣；一般人都執著自己這個小我，對外界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就不相信，譬如說，我們講除了我們的世界以外，還有極樂世界，一般人就不相信，再講其他很多的世界他也不相信，這怪誰呢？只怪他自己執著假而放棄真，真正的事實不了解。所以學佛必得不要把假我執著得那麼厲害，放棄假的，真的才能看得清楚——事實看得明瞭，道理也看得明瞭。一般人也常講某某人糊塗，什麼叫做糊塗？就是不明事理——事實不明瞭，道理也不明瞭，這是凡夫。任何人都不明事理，我們學佛就是要明瞭事理。所以釋迦牟尼佛講「不遠」，從事實方面來講，也從道理方面來講。就事實來講，在整個無窮無盡的世界中，我們距離極樂世界不算遠；就道理上來講，極樂世界就在我們的心中。「不遠」就這兩個意義來看好懂，根據事與理好講，我們現在看不到，但是知見正確，再用工夫，入定之後，心在定中就能看得見極樂世

界。後面講十六種觀的方法（包括念佛法門），修成功了，都能看見極樂世界。

前面講不遠的意思，釋迦牟尼佛告訴韋提希夫人，既是阿彌陀佛距離我們這裏不遠，將來要怎麼到那個世界去。像我們現在要到月球上去，可坐火箭、太空船去。極樂世界怎麼去呢？用心去；心怎麼去呢？那就要用功了。就理上來講，不只極樂世界，所有世界都在我們心中，我們現在還是凡夫妄心，即使是妄心也不得了，舉一個例子，任何人一提到太陽，我們的心馬上就到太陽。還有火星、銀河（銀河更遠），一提到火星、銀河，心就到火星、銀河去。可見得我們的心比太空船、比火箭還快，沒辦法比喻，這還是凡夫的妄心。把妄心去掉，整個真心顯露出來，念頭一動就到，的的確確是如此，我們要相信佛講的道理。

因為這個關係，接著佛就告訴她，「汝當繫念」（念是心念），妳應當要繫念。為什麼要繫念？因為凡夫眾生心裏的念頭散亂得不得了，我們各人知道自己念頭一下子跑到這裏，一下子跑到那裏，沒有一時一刻能夠安定下來。唯識宗的《百法明門論》講心所，心所有五十一個，這還是大概地講，詳細分更多。所以我們這顆心，

時時刻刻到處跑，散亂得安靜不下來。你想想看，怎麼用功、入定？不入定，則任憑妄心帶我們去造業，當然也造善業，但是更多的是惡業。例如：今日我們跑到打架的地方、殺人放火的地方，或看電視新聞鏡頭，我們的心就掛念在上面，時時刻刻會想到，印象一印到我們心裏，然後就變成自己的，將來因緣和合，自己也學那一套，也造了些惡業，所以我們在這個世界可怕得很，若不離開，準墮三途。墮三途是由於什麼力量？就是被自己的妄心拉著到處跑，到任何地方，就學那個地方，跟好學好，跟壞學壞，我們的世界到處都是壞的事情，學了之後將來怎麼了生死？不但不能了生死，下輩子要是再到人間來，也不保險，所以一定要修道。

要修道，韋提希夫人已經替她自己及我們後人選好極樂世界，要到極樂世界就要把念頭管制好，就要「繫念」，所謂「繫念」的「繫」字，比如把原來散的東西，綁起來、繫在一起，不要讓它散開來，我們的念頭就是這麼散散亂亂的，把念頭集中起來，能夠專心一致，就是「繫念」，這是其中一個意思；另一個意思是把念頭集中起來，集中起來的念頭放在甚麼地方？那就是掛念——「繫」在甚麼地方，念頭

放在那裏？放在極樂世界上，這就是「繫念」。繫念兩個意義明白後，就要訓練把念頭集中起來，而後才「諦觀」。觀是觀察，用心去觀察，怎樣觀察？並不是隨隨便便地看，要「諦觀」。「諦」當「審」字講，是很審慎的，看得清清楚楚的，一點也不含糊，叫做諦觀。這是跟著前面「繫念」來的，如果不能繫念就不能諦觀。我們現在念頭散散亂亂的，觀察任何事情都觀察不好，一面在觀，一面心則跑到別處去，就像看書，看著看著心就跑了，或是看著看著就打瞌睡，為什麼打瞌睡呢？因為心跑走了，念頭不集中，所以就不行了。先講要繫念，而後才教諦觀；下工夫繫念，使心念不昏沉、不散亂、不亂跑，然後「諦觀彼國」，對所觀察的彼國，才能夠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繫念是辦不到的。

一方面諦觀彼國（極樂世界）的環境，接著講下一句「淨業者」。彼國怎麼來的？因為阿彌陀佛做菩薩的時候，在世自在王佛時，他發了四十八願，然後按照那些願，經多生多劫的修行，也參考了十方清淨莊嚴的世界，把每個世界特殊的好處、優點採取下來，然後造成極樂世界。現在一般學建築的都知道，建築師要設計

一個很理想、很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單靠自己心裏想是不夠的，他還要到各國去參觀，觀察之後，自己再研究、發明出最好的。阿彌陀佛就是這樣，他有能力到各個世界去參觀，把所有世界的優點加起來，才造就了極樂世界，所以《阿彌陀經》裏講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極樂世界那麼好的功德莊嚴是誰成就的？就是阿彌陀佛成就的，那種功德莊嚴成就的就是「淨業成者」。整個極樂世界就是一個淨業，那一片國土就是清淨莊嚴的世界，都是由阿彌陀佛成就的。你要「諦觀彼國淨業成者」，要看清楚，阿彌陀佛是極樂世界的教主，也是成就極樂世界的一尊佛，除了阿彌陀佛之外，在極樂世界的大菩薩以及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多得很，不管是一般人也好、或者是大菩薩也好，都是「淨業成者」。換句話說，凡是要往生到極樂世界，都要修淨業，修成了才能往生到極樂世界去，所以除了教主阿彌陀佛外，所有的菩薩以及普通人，你也要觀察得清清楚楚的。

接著經文就說：「我今為汝，廣說眾譬」，繫念也好，諦觀也好，不是一說，工夫就用得上，尤其是諦觀。極樂世界對證果位的人、真正明白本性的人而言，當然

一下子就看得見；凡夫眾生可不是一下子就看得見，看不見怎樣諦觀？佛就說了：我現在為妳廣說眾譬，譬是譬喻。若真正按事實來講，可以說完全聽不懂也看不到，必得要講譬喻，不但佛是這麼說，世間的教育，孔夫子也講「能近取譬」，講道理要就人能了解的近處取譬喻；「可謂仁之方也已」，教人也不是一下就能令人了解，說譬喻可謂仁之方。尤其是佛法，不講譬喻，怎樣講也聽不懂，譬如阿彌陀佛是無量壽、無量光，就拿光來講，真正講佛放的光，誰也不了解，那就要講譬喻，你不懂佛的無量光。像太陽光就知道，太陽光一照，我們就看得見，眼睛就看得清楚了，這就是譬喻。但是太陽光和佛的無量光不是一回事，阿彌陀佛的無量光是本性發出來的光，我們每個人都有本性，我們的本性光在那裏？我們自己的性光都不知道，那能知道阿彌陀佛的無量光，所以釋迦牟尼佛用譬喻，告訴我們只要知道陽光就好，陽光一照就沒有黑暗了，我們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的。陽光是物質，從太陽那裏發出來的，這跟性光相比，簡直不能比，但不用這個譬喻接引的話，誰都不能了解。《阿彌陀經》講的或《觀經》後面講的都是用譬喻，極樂世界那些七寶池、八功德水、寶樹、鳥，如果釋迦牟尼佛實實在在地講出來，我們任何人也不懂，佛就拿我

們這世界有的、我們人類看得見的、我們經驗可以了解的東西作譬喻，告訴我們那個世界有這些好東西，可是要了解，不能夠真正比，那只是指引方向，讓我們依照相似的狀況去推想，所以這裏都是說譬喻。講真的東西不容易了解，因此釋迦牟尼佛對韋提希夫人說：我現在就為妳廣泛地說很多譬喻，讓妳了解。

說後面種種譬喻，不只專門為韋提希夫人說的，「亦令未來世一切凡夫」，「未來世」是指從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一直到我們現在，都是未來世；「一切凡夫」，我們都是六道的凡夫。「欲修淨業者」，我們凡夫心裏想修淨業，就像要滿足欲望似的，我們知道一個人有某種欲望，他就為那個欲望盡量地去努力，不達到目的不止，這「欲」字很重要。「未來世一切凡夫欲修淨業者」，要想往生極樂世界要修淨業，比如我們凡夫死後到那一道？怎樣去的？業力帶去的，到人間來，是由於過去世造人道的業力，才到人間來；到天上去也好、到三途去也好，都是先造成業力，然後才到那個環境去。現在想往生到極樂世界去，當然也要靠業，這個業不是普通的善業，而是清淨的淨業，這個淨業造成功，「得生西方極樂國土」，然後才能夠往生到西方

極樂世界去。

講到「欲修淨業者」，大家都知道現在是末法時代，一般人的見解都不正確，邪知邪見的人很多，在這個時代要找一個環境很好的地方，可以說找遍全球也找不到，有的國家物資貧乏，就算是物資很豐富的國家，精神方面也貧乏，像西洋工業先進的國家，生活都很好，但是要講到做人的道理就很難了。我們中國的文化，講五倫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對上對下、同輩之間都是一團和氣。現在到世界各地去，這種氣氛那裏找？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時代邪知邪見的人發表邪說，專門提倡只管個人不顧別人——就是講個人主義，甚至把國家教育、家庭教育都否定掉。在過去，國家有國家教育、家庭有家庭教育，父母教育子女是天經地義的，而現在小孩子小的時候，還可以教，一上了學，小學還可以教，到了中學、大學、研究所，就很難教，他有他的知見，這都是由個人主義造成的。彼此不能和諧，家庭有問題、社會有問題、國家有問題，要想在這種大環境下修道成就（本來無論那一種佛法都能夠成佛，都是釋迦牟尼佛講的，可是你要知道，釋迦牟尼佛住世那時就講了：在

這五濁惡世成佛甚難。），釋迦牟尼佛都感覺甚難，連說法度眾生也甚難。

自己成就難，要勸告人學佛也難，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已經如此，現在距離釋迦牟尼佛已經有幾千年之久，是末法時候，再加上人的知見這麼惡劣——只有自己，不顧別人，大家都這樣，你想這世界亂不亂？在這個亂的世界之中，要想在這世界修道成就，等於是做夢。所以經文講：未來世一切凡夫，要想修淨業，一定要往生到西方極樂淨土。到任何世界去都沒有極樂世界好，留在娑婆世界更不行，這一點我們特別要了解。了解這個做什麼呢？在這個時代，不學佛的人不必講，他們學佛還沒有因緣。學佛的人已經有因緣，開始學佛了，各位不要認為我們現在學得很好，我們在台中念佛，儘管大家現在還未得一心不亂，大家都在念，都相信有極樂世界，都發願到那裏去，很好，但這只是台中這個地方。你若到外面去聽一聽去看一看人家寫的東西——倡導人間淨土（不要到西方極樂淨土），從這裏到極樂世界去，要經過十萬億佛土那麼遠（何必跑那麼遠？），不如就在人間，你只要心淨就是佛土淨了。心淨佛土淨是不錯，可是心怎麼樣才能夠淨呢？在這個亂糟糟的世界裏，所有

的凡夫都在造惡業，心怎麼淨得了？想要把這娑婆世界變成淨土，我們都不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都認為很難，他都勸告我們到極樂世界去，我們還能夠辦得到嗎？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後，不要聽別人的話，一定要發願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要換環境。在娑婆世界別說不能成佛，連這一生了生死都辦不到，他們講那些話是說說而已，我們不能聽。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一】

第十三講

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淨業。

在這裏先要跟各位先說明，過去雪公老師一開始在台中講經的時候，教我們的就是純粹的發願往生到極樂世界的淨土法門，幾十年來，一直都是講這個法門，雖然他老人家講了很多不同的大乘經典，但修的法門只有這一個。他老人家到西方去以後，因為現在是末法時代，各種思想都有，最普遍的是說：「你們為什麼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呢？就在我們這個世界修人間淨土多好呢，何必跑到十萬億佛土以外的西方淨土去？」這種講法，現在非常普遍。老師在世的時候，我們跟著老師學，有老師在指導我們，我們不用怕；現在可要當心了，這些話不但在其他地方講，他們甚至也逐漸到台中來散佈這種思想，我們要特別注意。

所謂人間淨土，不是我們凡夫夠資格講的，釋迦牟尼佛在五濁惡世成佛，又在這世間度眾生，唯有他老人家能辦得到。這娑婆世界在我們看來是五濁惡世，但在釋迦牟尼佛看來是淨土，他在《阿彌陀經》裏講得很清楚，這兩件事在他看起來都是「甚難」；釋迦牟尼佛都認為甚難，我們凡夫只是說說大話而已，別說成佛，在這一生要了六道輪迴都辦不到，何況建立人間淨土，我們了解這一層。說那些話的人，不管是什麼情況，我們不管他，我們修我們的，我們一定要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去。這個世間殺父殺母的及徒弟學得差不多了，也要殺老師。釋迦牟尼佛是已經成了佛的人，提婆達多這種惡徒弟要殺害他，這都是做樣子給我們看。到現在末法時代，這種情形非常普遍，殺父的有，殺母的也有，殺老師的多得很。你想想看，這個世間還能住下去嗎？住在這世間自己的生死都沒辦法，還能夠把這世間轉變成淨土？誰能辦得到？辦不到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信念，一定要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要用功，要具備很多因緣，在《阿彌陀經》裏面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要有很多善根及福德因緣才可以往生。

接著講「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要想生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首先應當修三種福。為什麼呢？福非常重要，佛經裏講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得一個人身不容易的，得人身之後，想聞到佛法，更不容易，現在全世界人口有幾十億，學佛的人有多少呢？不成比例，少之又少。就拿台灣來講，二千多萬人，學佛的人有多少呢？就算拿學佛的人來算，學淨土宗的人又有多少呢？實實在在地講，在末法時代不學淨土宗，要想當生能夠解決生死問題是辦不到的。其實能修這個法門，也不是偶然，沒有福報的人，別說正式修，就是想聽到這個法門都不容易（聽到有個西方極樂世界，再聽到阿彌陀佛的名字，都不容易），能夠聽到就是大福報，因此要生到極樂國土去，就得要修三種福。

三福的第一段，「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些都是世間的善事，雖是世間善事，要想學了生死、成佛等出世間的大法，還是要以世間善法做基礎，沒有這個做基礎還不行呢，世間善法，第一、是講孝道——孝養父母。中國儒家講的文化，孝道在固有道統、道德中非常重要，佛法也是這樣，孝養父母

在世間法佔了第一位。孝養父母，為什麼講孝養？孝就是孝，為什麼講養呢？養是供養。固然孝的範圍很寬泛，但是對父母的衣食供養是孝道的基本條件。供給父母的衣食，叫供養父母，父母年老，子女能夠供養父母，是最基本的孝道。除衣食供養之外，中國所講的孝道，養父母的身體是物質方面，再來要養父母的心志，使父母的心裏很歡喜，沒有憂愁，這些都包括在養之中。

為人子女的，不免要問為什麼要孝養父母呢？無論就世間儒家文化來講，或就佛家的教理來講，這就是報恩。我們一個人到世間來，佛家講因緣法，既是講因緣法，因緣不具備，我們不能夠到世間來。就拿我們的身體來講，我們所以能到人間來，是有父母的因、父母的緣，及我們自己——佛法講的由第八識。一般的說法是每個人都有靈魂，我們到人間來，是我們的靈魂投胎來的，胎是母胎，沒有父母、沒有胎的話，我們的靈魂無所投，所以沒有父母，不能成為一個人，我們有身體是由父母來的。人剛剛出生，身體那麼小，什麼都沒有，自己也不會說話，也不懂事，沒有父母愛護照顧，自己能夠長大嗎？長不大的，這是第一層。

父母不但用衣食等種種物質供給我們生活，使我們能夠長大，另外父母慈愛兒女的心最珍貴，沒有那分慈悲心，兒女人格及其他種種，都不能很健全；現在有很多問題家庭，那些被拆散的兒女，長大後心裏多多少少難免有些缺憾，因為他們沒有受到父母完全的照顧。關於父母對子女的這種恩德，必得要等他有了兒女，自己做了父母，才了解父母對子女那種關愛心理，也才知道父母恩德是這麼大，了解這一層，無論儒家或佛法，都要把孝養父母，擺在最重要的一樁事情上。我們一個人到世間來，受的恩德最重的就是父母，因此要報恩。做人的根本，從報父母恩開始，有這個根本的話，你這個人修道或在世間做任何事情，人格就很健全。因此，佛法教我們修福的人要種福田（做任何善事，凡是對人有好處的，都算是種福田），種福田最重的，將來福報最大的就是孝順父母，這個福田比任何福田都要高，都要重要。這在佛法上是有根據的，不是我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釋迦牟尼佛時代，印度是農業社會，曾有一個時候，農業收成不好，大家都沒有飯吃。那時釋迦牟尼佛及弟子們每天到中午吃飯時，都得到外面托鉢乞食，遇到

饑荒之年，托鉢托不到了，大家都沒得吃，有一位比丘（出家人），他把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賣掉，換來一鉢飯，他自己捨不得吃，就拿來供養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就問：「你家裏還有父母嗎？」比丘說：「有。」釋迦牟尼佛就叫他把那鉢飯拿回家供養父母去。那出家人說：「佛的道德功德這麼高，我拿飯供養佛，佛叫我拿回去供養父母，我父母怎麼受得了？」佛告訴他：「父母生你，父母恩德就世間法來講，是最高尚無比的，所以你拿飯回去供養你的父母。」由此公案裏，佛所說的話，可見報答父母之恩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論身分、地位高到什麼程度，任何人對父母還是要孝養。

還有一層，釋迦牟尼佛生在王宮裏，出生七天之後，佛的母親摩耶夫人就死了，死了之後生到欲界第二層天（忉利天），釋迦牟尼佛成道（成佛）以後，特地從人間上忉利天，專門為他母親說法，說了整個夏季，以報答他母親十月懷胎之恩，他母親沒有養育之恩，佛還是要報答。成佛的人對母親都要報答，何況是一般凡夫？由這兩則事實可以了解：無論講世間法或出世間法，孝養父母特別重要。

第二、奉事師長。所謂「師」就是老師，我們在世間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瞭做人的道理，無論學世間法或出世間法，都要靠老師來教導。譬如說求世間學問，沒有各級學校老師教導，我們懂得什麼學問？固然講到真正道理，我們本性上所有的，都是真知見——一切都了解；但我們凡夫本性未開發出來，世間學問需要老師給我們啟發，我們才了解，沒有老師給我們啟發，我們永久不知道。再講到出世間學佛，在佛法上沒有老師給我們指點的話，我們就是世間學問非常好，道理懂得很多，把佛家經典翻開來，我們每個字都認識，每部經裏的任何字都看得懂，但是沒有佛家老師來指導的話，常常都是誤解，不能入門。所以要研究佛家的學問，必須要有佛家的老師來教導，這是出世間法的老師。

這樣看來，教我們世間的學問，尤其是教我們佛家修道的法門，這些人都是師長。對師長，釋迦牟尼佛說要奉事，奉事包含意思很多，「事」是老師有事我們要替老師辦。最重要的是「奉」，不是替老師辦辦事就算了，真正的是你跟那位老師學——你要遵照老師教的學問。譬如我們學佛，佛就是我們的老師，我們要奉事佛，

還有佛門的高僧大德、祖師們，都是老師，我們研究佛法不按照佛經、不按照祖師注解提示的話來做，就談不上是奉事，所以奉事最重要的是照著佛所講的話去做、照著祖師所指點的法門去修，這才叫做奉事。世間學校的老師也是這樣，不能說把學問求到了，他歸他，我學問求到了，我跟他有什麼關係？不行。現在很難講「奉事」，過去儒家的老師們，不但教授你知識學問，還對他所教過的學生人格行為負責到底，一直給你輔導、給你指點，不讓你走上壞的道路上；現在到了工業社會，當然沒有那麼親切、那麼關心，但是師生關係，你懂道理的話，還是不能疏忽的。佛經以及儒家的經典雖然都這麼講，然而現代人受了邪說影響，一聽到這種講法都不以為然，尤其是民國初年，五四運動開始向一般人傳播：「父母與我有什麼關係？我是我、父母是父母，我之所以生下來，是父母結婚附帶才有的。」這種講法，是最邪知邪見敗壞世間道德的講法。又說：「老師有什麼關係，他們到學校是拿薪水的，等於是一種職業，我上學是要付錢的。」這種邪知邪見都不是中國固有文化。中國固有文化講五倫，父母、兄弟都是天倫，外面講君臣、講朋友，老師弟子是朋友道義的結合，師徒如父子，比照天倫。五倫道德都是從人的本性出來的，天性如

此。父母為什麼這樣愛護子女？是天性如此，一個女子還未結婚時，在家做大小姐，遇到狗屎都怕，一旦結婚生了小孩，小孩的大便比狗屎臭得多，自己看了也不怕了，手也抓了，也處理了。母子是一體的，天性如此，這當中沒有利害關係存在，純粹是天倫——天然的天性表現，這是中國的固有道德。

這段經文，祖師是按天台教理注的，所講的孝養父母、奉事師長雖然是世間法，但是按天台宗教義來講是圓教。什麼叫圓教？世間法在圓教根機的人來學習，直接就徹底地見到本性，世法在他們一看，是從本性中出來的，也就是出世間法。因此這裏的孝養父母、奉事師長，無論是儒學、佛法，講的都是真理。既然都是真理，現在一般人傳播的邪說就聽不得，他們寫的文章也看不得，也讓我們了解現在如果不研究佛經，不研究中國固有文化，自自然然受邪說影響，自己都不知道。因為那些邪說不是普通人講的，他們在學術上都是有權威，在五四運動時代，那些人最早期都是在北大教書的有名學者、大教育家，他們所講的，都是從外國西洋學說抄襲來的，然後陷害我們，污染我們中國善良的學生們。說到這裏非常痛心，因此我們

研究了解之後，要明辨是非，佛法教我們學佛的人不要著相，不要看某某人學術地位很高，得了諾貝爾獎，全世界都崇拜他，雖然有這個地位，他所講的如果是邪知邪見的話，我們就不要聽他的，我們要老老實實地聽釋迦牟尼佛的話、聽孔夫子的話，這樣，我們修道才可靠才能夠學得好，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才比較穩妥。

接著說「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什麼叫十善業呢？十善業的反面就是十惡業，十惡業第一個就是殺生，前面講五濁惡世的時候，講到十惡業已經分別講過。這裏佛說要修十善業，首先要慈心不殺，不殺就要發慈心。什麼叫慈心？像父母愛護他的子女那樣的慈心、就像佛菩薩愛護一般眾生那樣的慈心——沒有條件的。我們普通人為什麼要對你好？必得要問你對我如何，我才對你如何，這是有條件的。父母以及佛菩薩的慈心是無條件的，所以佛法講無緣大慈，不必有什麼緣，就是對不認識的陌生人，都要講慈心，有這種心才會不殺。這種慈心就是儒學上所講仁義道德的仁，仁是從那裏出來的？是從本性來的。我們為什麼要講仁？仁是對所有的人、所有的有情動物，都要付予最大的同情心，他有什麼困難有什麼痛苦，我們要替他解

決；他不快樂，我們要給他種種的快樂，讓他生活得非常安然自在，這就是無緣大慈，也就是儒家所講的仁，所以仁慈非常重要。

不殺，指不殺什麼東西呢？最重要的是不能殺人，我們同樣是人，對人不能殺，殺人罪是非常重大的；不只不能殺人，人以外的動物，無論是高等的或低等的、微小的，都不能殺害。為什麼不能殺害呢？佛經裏也講，你要設身處地為對方想，我們準備殺害人或任何動物，先站在對方立場，假想自己是被殺的，心裏作何感想？是恐懼還是快樂呢？假使說我知道你要來殺我，我覺得很高興，你就可以殺；若不是這種心理，自己覺得恐懼，怎麼能殺對方？佛法教人這樣反省，儒學也是教人這樣自省。一想到自己遭遇同樣情況，就有種種的害怕恐懼，你再加害對方，對方不恐懼害怕嗎？不這樣想，就不是仁、就不是慈——仁慈談不上，就是殘忍的心。一個殘忍的人，人都做不好，還想修道、還想生到西方去，那怎麼可能呢？

我們看過佛法的經文之後，把所講的道理拿來和現在的社會對照，想想看，現在是什麼社會？我們老師在世講經或講書的時候，常常提到：「我是沒有什麼神通，

但是我可以預知未來的事情，我不但會預知未來事，而且不會差太遠，明天的報紙、電視我不看，就知道少不了有殺人、搶劫、放火的事情，這些準是有的。」你想想看老師講的話，實實在在是這樣，我們看電視新聞報導也好、看報紙也好，那一天沒有這些事情？不但殺普通人，而且殺父母，甚至父母殺兒子殺女兒也有，本來天性是不忍心殺，結果現在都反了。大家都知道，最近有個母親把五個兒女帶到海邊去，統統把他們淹死；另外，也有先把自己兩個女兒殺了，自己再自殺。辦案的機關說，這些人有精神病——心理有問題。我們要問，為什麼有這些精神病的人呢？精神病怎麼來的？為什麼過去沒這麼多，現在卻有這麼多？還不是現在這個時代的邪知邪見及邪說所造成的。

過去講五倫，現在大家都不講五倫。講五倫、講孝順，教人家把天性一天一天地往外發；現在講邪說，叫大家把天性一天一天地遮蓋，蓋得一層一層的，結果弄成現在這個樣子。所以現在這個社會，想想看，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就說是五濁惡世，現在這個時代比那時，更不知污濁到什麼程度了。因此我們要知道：在這個

世間，儘管時代是這個樣子，全世界都是一片黑暗，愈是在黑暗當中，愈要了解這一點——我們不要跟一般人那樣，在黑暗當中，我們能發出一點點光明就不得了，譬如在白晝、在大太陽底下，點一根蠟燭是顯不出來的。而夜間沒有陽光，在也沒有月亮的黑暗中，點一根蠟燭，就顯得非常明亮。這個意思是：在這個時代，大家都不講孝道都不講奉事師長，大家都彼此傷害，甚至殺人，殺動物更不在話下，吃一餐下來，不知殺害多少生命，現在的眾生所造的殺業比什麼都重。愈是在這個時代，不要同流合污，我們要照著佛經做；我們心裏本性的光，就能時時刻刻往外透出，透出一點光，我們自己就有辦法。不但自己有辦法，也可以影響我們周圍有緣的人，我們講的話，他們聽得進去，對他們都有好處。

這裏講慈心不殺，有些人卻認為殺一般動物很普通，我們不要認為是平常事，應認為那是罪大惡極的事。我們自己一定要持得住，一定要戒殺，不但不能殺人，其他動物也不要殺害，要養成慈心不殺。只要養成慈心不殺，慈悲心就一天一天地增長。就世間法來講，慈心重的人，他的壽命自自然然就會增長；就出世間法修道

來講，慈悲心重的人，他的道進步得更快。所謂十善業，就是十惡業不做。十善業第一條不殺生，就是第一個善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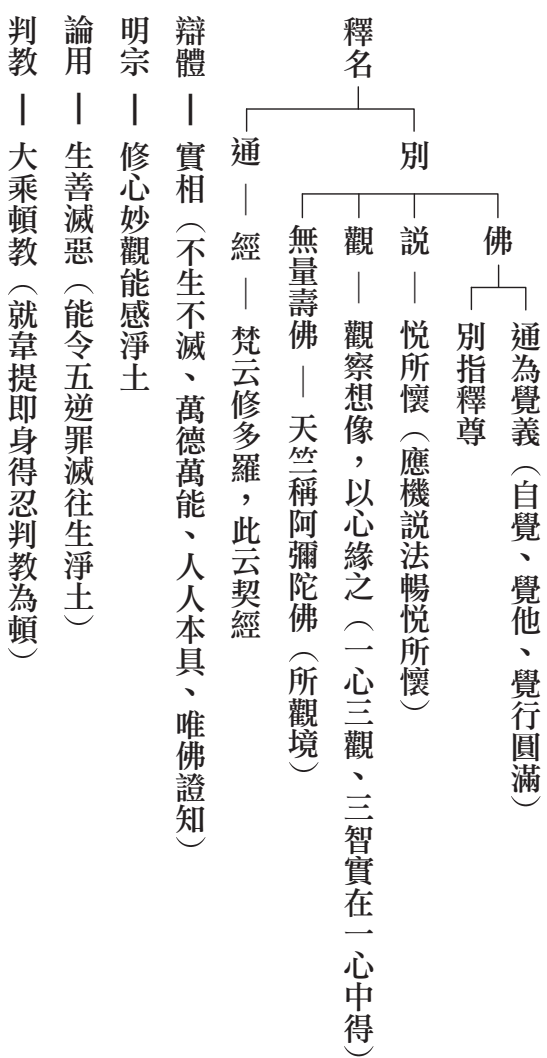
第二是不偷盜，第三是不淫，不淫是對出家人而言，出家人不淫，在家人為不邪淫（即是除夫婦外，不跟另外第三者發生戀愛關係，叫不邪淫）。身體方面不造殺、盜、淫這三種惡業，就是身業的三種善業。口方面不妄語、不惡口（惡口是說話傷人家）、不兩舌（兩舌是搬弄是非）、不綺語（包括說話、寫文章或畫畫等，引導人家造惡業，叫綺語），就是口方面的四種善業。身、口都是聽從心理的，心就是意，意識有三種：不貪（不貪圖一切東西）、不瞋恨（不發脾氣）、不邪見（所謂邪見是見解不合乎聖人的道理）。意方面不貪、不瞋、不癡，意也是善的。十善業有淺有深，我們普通人照這樣修也就不錯了，修到最究竟處，若用圓教來講，就是身口意三業都清淨了，心性就發出來了，到那種境界就高深得不得了，我們不要看十善業很簡單，只要往裏面做，境界高得很。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表 (一)

(甲) 略說因緣

- 一、堅定信心
- 二、弘傳淨法
- 三、終無障礙

(乙) 五重玄義



(丙) 譯人

劉宋——晉後劉裕之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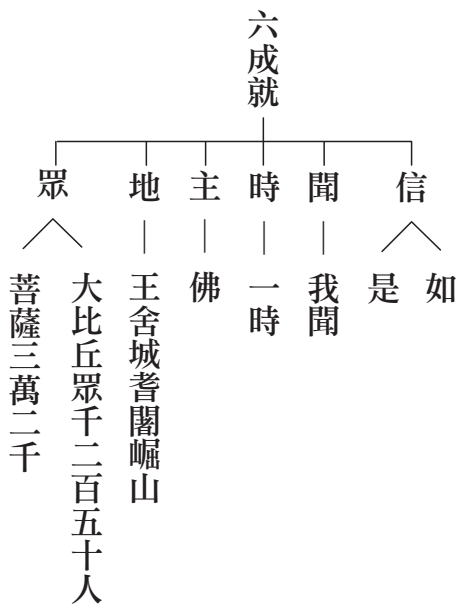
西域——敦煌以西各國、未詳其國

三藏法師——通經律論三藏之法師

曇良耶舍——此云時稱、宋元嘉時譯此經於揚州

(丁) 經文三分(序正流通)

壹、序分(證信、發起)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表(二)

逆事發起
彰極惡
令厭棄

阿闍世
來生怨
折指
前因

調達
佛之從弟妒佛造逆
斛飯王之子阿難之兄
淨飯王兄弟七人斛飯王即其一

貪心退道
眾生本有貪心
得而知足者少
得而增貪者多
四帖疏喻：以杖打惡狗鼻轉增狗惡
利養喻杖貪心喻狗鼻
調達得利背道起惡

八戒即八關齋戒
五戒
不自聽觀歌舞
不塗香華鬘
不坐高廣大牀
不過中食一齋
(戒八齋外、戒七齋內)

持八戒意
用心起行極細極急
唯限一日一夜
引佛為證以佛習盡故
功德超過人天二乘

毘陀

又作韋陀新云吠陀譯曰明智
婆羅門之經典也凡千二百六十六種

四姓

婆羅門（淨行者）
刹帝利（王種）
吠舍（商賈）
首陀（奴隸）

旃陀羅

譯曰嚴熾以惡業嚴身
四姓外之下姓業屠
以搖鈴擊木自標其惡

憂惱

別離（人口、財產）
怨會（刀兵、盜賊、惡人、逆子悍妻）
求不得（生活問題、心身清淨）
生老病死三途流轉

濁

劫（劫波，譯時分、無別體，以四濁得名）
見（身、邊、見取、戒取、邪）
煩惱（貪、瞋、癡、慢、疑）
眾生（見煩惱所感五陰和合假名眾生）
命（因果並劣壽命短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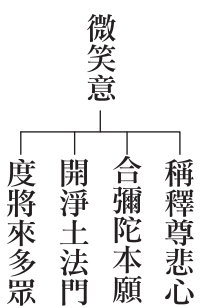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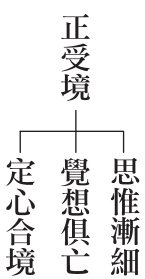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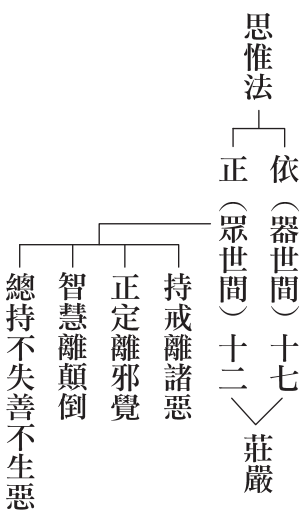
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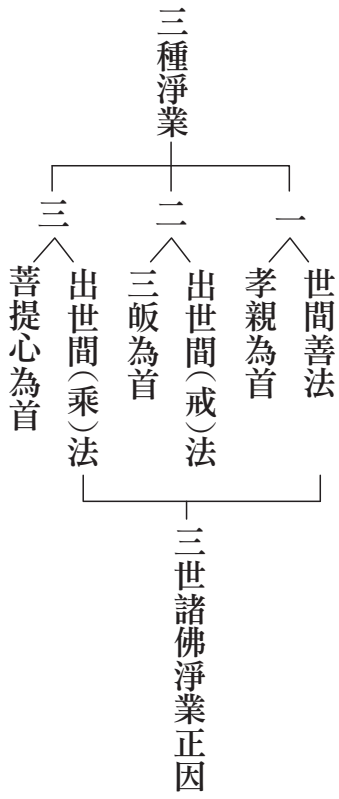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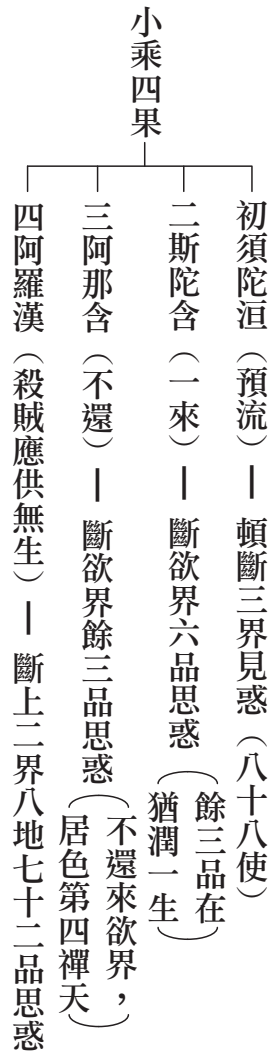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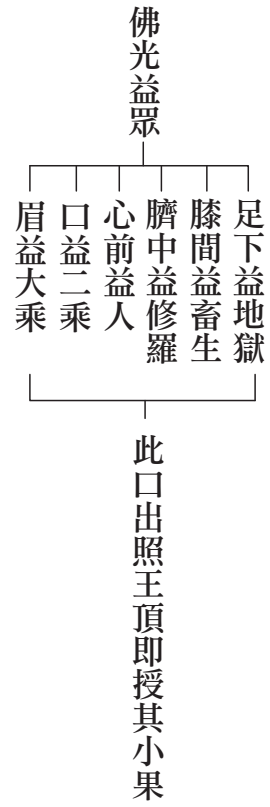
身三（殺、盜、淫）
口四（妄語、惡口、兩舌、綺語）
意三（貪、瞋、邪見）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表(三)

貳、正宗分(淨業、妙觀、利益)

一、明淨業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一】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九三二七○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 徐醒民講述. --

彰化縣花壇鄉：雪明講習堂，2014.10—

冊；公分

ISBN 978-986-5814-68-7（第1冊：平裝）

1. 方等部 2. 注釋

221.34

103020560